

華語版

出死線 (上卷)

鄭溪洋 1926 年著

鄭許聖姿 2006 年譯自羅馬字台語版

目 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有一個少女 | (21) 眼淚的力量 |
| (2) 床前的齊眉槌 | (22) 嘿！出氣禮？！ |
| (3) 他死，換得我活 | (23) 死人啊！起來，起來！ |
| (4) 嫁入靜水溪鄭家 | (24) 請原諒我 |
| (5) 他們在做什麼？ | (25) 除去一個人 |
| (6) 忽然信主、重生 | (26) 如何洗清我的羞恥？ |
| (7) 吊籃裡的媽祖婆 | (27) 你想想看 |
| (8) 玩笑成真 | (28) 代揩十字架 |
| (9) 出死入生 | (29) 嗚呼，哀哉！ |
| (10) 落難 | (30) 你從哪裡來？ |
| (11) 爬上魔天嶺 | (31) 屋角邊的大火 |
| (12) 顧念到你的父親 | (32) 真奇怪！ |
| (13) 我知我所做 | (33) 錯誤的行李 |
| (14) 跳年升級 | (34) 冒險過死河 |
| (15) 棉被裡的怪物 | (35) 你是真聲嗎？ |
| (16) 出去，和乩童拼 | (36) 求問上帝 |
| (17) 箱裡的怪物 | (37) 假如孩子死了…… |
| (18) 愛的眼淚 | (38) 死河邊的嚎叫 |
| (19) 我認識真聲 | (39) 火煉黃金 |
| (20) 我所愛的學生啊！ | (40) 出死線 |

(1) 有一個少女

台南市附近有一個地方，古松(老榕樹)很多，竹叢茂密，樹木青翠，百花常開，樹上有千千萬萬鳥兒，嘰嘰啾啾飛來飛去。因樹木茂盛，就如聖經上所說：「芥菜長得高大，飛鳥來歇在枝上。」(猶太的芥菜，能長到屋頂以上之高)。因為鳥與松樹(榕樹)很多，所以就叫那地方為「鳥松庄」。庄內有一間廟，廟裡供奉一尊三老爺，是庄民在敬拜、祈求它庇護全庄的。也常有外地的善男信女來此燒香添火、燒金紙、擲筊卜杯。

庄外周圍，不是稻田就是農園，都是此庄的人在耕作經營的。

x x x x x x

庄裡有一個少女，名叫至勤，她的身材矯健，手腳敏捷，當年(1887年)16歲，家有父母及一個小弟。父親許德是大農家，所以家裡牛與車及其他應有盡有。老母已漸漸失明，小弟尚年幼，因此，只有至勤一人能當父親的幫手。至勤雖然年紀輕，但動作輕快又殷勤肯做事。每次下甘蔗園削蔗尾，她的本事還贏過男子許多；上山收採蕃薯，她的成果也遠勝過其他婦女，常常讓大家呱呱叫。至勤很孝順父母，每天清早起來，不是上田園幫助父親做農事，就是牽著4~5隻牛去野外放牛吃草，每天如此。

(2) 床前的齊眉槌

那年2月，是刨蕃薯簽的時期，糖籐也正值搾甘蔗的時候，胡麻和花生已經收成完，白糖已貯存幾十漏缸了。古時的漏缸，型狀像倒置的銅鐘，上寬下尖，下面有一個小洞。它是用薄薄的粘土燒成，和屋瓦一樣的質料與顏色，有水缸那麼大那麼高。

那時黑糖很便宜，至勤的父親收購很多，貯存在漏缸裡，上面糊粘溪底撈來的粉泥土。糊了泥土之後，漏缸裡的黑糖水就從下面流出來，這黑糖水可以釀酒。泥土若乾了就要換新泥土，這樣換3次之後，漏缸裡的糖就乾了，結成很值錢的白糖。

可能因為大農家稼穡多，家境富裕，而引起土匪的歹念了。

那天，父親上山視農事，就在山寮過夜。傍晚，至勤牽牛吃草回來，將牛關在牛舍，家事都做完，就上床睡覺。

他們家，屋前有成排的林投樹叢。那晚，林投樹叢外的樹林裡，來了一群土匪聚在那裡，正在祭拜他們的神明「大哥」。因為強盜每次行搶之前，必先祭拜他們的神明。他們插一支旗在中間，燒完金紙後，看那支旗倒向哪一邊，就往那方向去搶劫。民間世俗的神明，真是利己害人！

至勤上床之前，聽見在前廳的母親說：「阿勤啊！外面有火，是什麼東西燒著呢？」至勤回答：「阿娘，那可能是別人家在放煙給牛燻蚊子吧?!」老人家眼睛灰花，看不清楚林投叢外土匪在燒金紙，而至勤也不解其意，關了門就上床睡覺了。

那天 2 月 26 日晚上相當寒冷，夜深時，糖籐搾甘蔗的人來要叫「頭掛牛」，因為那晚輪到至勤的牛當頭掛的。就是搾甘蔗的石車上有一支 4~5 丈長的槓桿，讓牛來拉動，槓桿被拉動時，石車就跟著轉動。掛在最靠近石車的叫頭掛牛，再來就是第二掛，最外面的是第三掛。

來叫牛的人低著頭走路，走近了才看到有土匪，嚇得要死，拔腿就跑回糖籐。人家問他：「什麼事？」他嚇得說不出話，只是兩手抖抖搖搖說：「安靜！安靜！……好怕！好冷！」然後自顧自走到火炕邊去烤火，沒人知道他的意思。

x x x x x x

半夜裡有鱗鱗隆隆聲響，至勤的母親叫說：「阿勤！阿勤！牛在相觸撞！」因為以往，牛常常在夜裡相抵觸。至勤被嚇醒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哇！三個裝面畫虎臉的盜賊進入房間來了！第一個賊手拿一支 8 尺長的「齊眉槌」用力的打過來，幸哉！槌尾端卡住竹床遮風板。至勤手快，趕緊抓住槌尾，房間狹窄，她測一下方勢，忽地就反撞過去，那三個賊推推擠擠跌成一堆。至勤趕忙牽著母親和弟弟跑出房間。算是女英雄哩，土匪也不敢輕易動手了。那時外面已經在放火了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富裕農家出至勤，
勤勉伶俐勝庄民；
一夜兇賊忽然到，
床前比武齊眉頭。

(3) 他死，換得我活

至勤從房間出來，看見土匪牽牛，她想去搶回，但看到屋子著火了，就顧不得牛，趕緊抓起一把蕃薯藤拼命摔打，打熄了火。因為土匪搶劫常故意放火燒屋，叫你顧不得追捉。那時沒有人來救援，只有至勤自己一個人對付賊，賊放火，她趕忙跑去滅火。她的苦戰不輸李陵征伐匈奴時，只剩自己一人抵擋一千人。然而，正如俗語說：「猛虎抵不過一群猴。」背後的一個賊看到這英勇的女子真有本事，若不下毒計，他們的賊計會失敗，就舉起一支大槌，對準至勤的頭頂喊說：「嘿啊！讓妳死了吧！」就使力的打下去。

時正半夜，至勤被賊打傷了頭，鮮血如泉湧出。但至勤只顧打火，頭頂在冒血也不知道，只覺一陣暈眩，顧不了打火，房屋終於著火燒起來了。至勤再拼命跑，想去撲滅，有一個賊看她頭已受傷了還能跑，還想去滅火，就拔出長刀追她，想要一刀兩斷斬死她。至勤回頭看見了，趕緊跳入火中跑過去，賊才沒有追上她。另外那邊，有人看到至勤被賊追著，就趕過來要救她，看見她血流滿身，趕緊替她止血。這時至勤才知道自己頭頂開了一個天窗，也開始感覺痛苦，顧不了火燒房屋，顧不得什麼了。

至勤的叔父許營看見賊來，就爬到天花板上小閣樓，用鐵耙對著賊砸下來，砸到一個賊，即時倒地，同伙的把他拖出去。

許營覺得危險，躲閃到別間小閣樓，拿棉被當盾牌，手拿一支尖槍，有賊進來就砸下，果然又砸到一個，同伙的又拖出去。以為這樣可叫盜賊喪膽退陣回去，沒想到，他們更兇，一群賊一起衝進來，往上開鎗。不幸，棉被擋不住，許營膝蓋中了彈，滾落到地上，賊們很生氣，對著他的胸膛和頭再開兩鎗，許營當場喪命了。

可惜啊！旁者都說：「他應該跑去外庄，去求救援才對。」

x x x x x x

房屋被燒，至勤藏在竹管洞裡的龍銀，沒有被賊翻到的一些手鐲、銀鍊，以及屋裡的蕃薯簽、米、稻穀、胡麻、豆、東西，統統被燒盡了。

外庄的人趕來救援，打死了好幾個土匪，搶回了1隻牡牛；其他4隻牛以及現款一盡被搶空，所剩只有灰燼。

那晚至勤的父親在山寮，聽見人家在喊叫，舉頭一看，火焰衝天，有如「所多馬」城被天火剿滅一般。就拼命跑回庄內，一到家，看見住宅、傢伙一盡歸於烏有，只剩庭院裡一個未燒完的鉛桶在牛車上。他攪弄著那桶灰燼，不禁想到已往的富裕，如今已全化為灰燼，想著想著不覺就昏倒在地上。

鄰居們聽見土匪已退陣，才比較多人敢開門出來看，因為清朝治台那時，一般老百姓顧己心太重，怕開門會讓賊來搶他們的東西，所以一聽見強盜來，只顧門緊自家的門。

至勤的父親醒來後，看見至勤的頭髮紅，腫脹如斗。天一亮就趕緊去請一位民間土醫來敷藥，幸哉！撿回了一條命。翌年，至勤的母親去世，再過一年父親也去世了，只剩一個小弟，而這小弟是出自中彈去世的叔父許營的。

啊！財散人亡！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英雄打火心無驚，
棉被做牌送生命；
財散人亡一盡去，
因何恨佛三老爺。

是因爲至勤和她父親常常祭拜庄裡的三老爺，求它保佑，擲筊卜杯常是得到應允的杯。想到，爲何今日我這麼慘?! 三老爺是在保佑庄民的，爲什麼我這麼慘，而它在廟裡享平安?! 三老爺是騙人的，或是假佛嗎? 不禁要生疑問了!

(4) 嫁入靜水溪鄭家

話說鄭大川，他住在靜水溪庄，他有一個童養妻子，這妻子給他生了個兒子，名叫清流。後來，因爲這妻子行爲不正，所以就按當時的法度，寫離書讓她離開了。那時清流還幼小。

光陰似箭，很快就過了好幾年，至勤已經 23 歲，雖然父母已不在，仍然殷勤不倦的工作，貞節可取，鄰里眾人都誇讚她。很多人央三託四來提親，至勤看不中意，全都謝絕。

全庄人都稱讚她目識很銳利。

至勤好婦德的風聲也傳到大川兄的耳裡，他想，這麼好婦德的女子很難得。有一天他就悄悄的去探看，看了覺得很合意，就託媒人去求親了。

至勤是細心、含蓄的女子，忽然聽到這消息，她推辭不敢當。她曾聽說大川兄的家是竹瓦房屋，他的父親是有名的拳術師父，又是高明的接骨醫師；而大川兄是擅長雕刻的美術家。最近正在各庄流行上演的那攤布袋戲的木偶，聽說也是他雕刻的；還有，俊德師那一班的北管燈，也是他製作的，非常美。他也是出名的操演木偶戲的師父、擅長唱曲的北管師。聽說，曾有幾位北管師來教唱曲，結果到了之後，很快就揩行囊回頭走，沒有什麼可教的，因爲無論北管、南管，他通曉知悉，而且還熟識一肚子文字。至勤想，我這鄉下愚拙的女子，怎敢想匹配那麼偉大的男子?! 只有自恨、認分了!

至勤害羞不敢說什麼，逕自走進房裡，只剩同堂大姑陪客人坐，稍後客人回去，大姑就叫：「阿勤啊！」

至勤：唯…什麼事呢？

大姑：我已經答應他了呢！

至勤：唉呀！大姑，妳怎麼這樣！妳沒有聽到，人家家庭那麼大，人家那麼有才幹，我捧不起那等飯鍋呀(擔當不起)。聽說人家前年才離出一個，我若去，恐怕很快就要坐回頭轎回來，那就多麼不好意思啊！

大姑：傻孩子，別人都是找好的對象，怎麼妳是嫌人家太好?!

至勤：大姑，我不是嫌他太好，而是恨自己愚拙不配……。跟妳說，人家曾離出一個！妳聽不懂嗎?!

大姑：哈！什麼原因離出，妳知道嗎？

至勤：我不太清楚。

大姑：是因爲行爲不正，犯錯，應該離出的，可見他是有義氣的男子，才會

如此做。

至勤：那，現在我怎麼辦？

大姑：姻緣是天註定，那一家的內容妳也很清楚，如今妳也沒有父兄可為妳做主，就讓我這個大姑替妳做主答應了就是。

至勤：大姑，我願意聽妳的指教。

後來，果然就這樣決定，不久就訂親了。1894年10月13日，至勤23歲，從烏松庄進入靜水溪庄，嫁給鄭大川。至勤戴珠冠，穿網襖，是當時最流行的新娘裝。

1895年8月，至勤知道自己已經懷孕了。9月5日，日本軍登陸台灣，漸漸南下到靜水溪。大川被日本軍徵召去帶路，因為他熟識路途，又是漢學者，可用寫字和他們交談，那些日本陸軍官兵很高興。過了一段日子後，他向軍長說：「我有父母兩個在家裡，已經很老了，我已經很久沒看他們，不知他們平安否，請允許我回去，若需要我時，我再來好嗎？」軍長答應了。大川手拿著柺杖，蹣跚的走向靜水溪回去。到了家只見他眼淚直流，至勤不知道他在哭什麼。(譯者按：據說，是對台灣的命運、日軍的殘暴感到悲憤。當時日治時代，不能明說，不能明寫。)

(5) 他們在做什麼？

那時，在他們家的東邊屋角有一間茅草屋，住著一個盲人頌兄，他每天早晚常在唱詩歌。有一天早上他唱(台語音)：

- (1) 天頂高高耶穌座位， 攏總天神服事拜跪；
 晃旒燦爛，面貌榮光， 權柄無限，福氣齊全。
- (2) 天地萬物未有的時， 上帝的子與父居起；
 全能主宰永活的道， 天地萬物，是祂創造。
- (3) 萬民犯罪，違逆法度， 該落地獄，攏無法度；
 上帝不忍眾人沉淪， 差遣耶穌救咱靈魂。
- (4) 耶穌降生住地面上， 品行純全作咱模樣；
 顯明神蹟傳天道理， 設立功勞替人受死。
- (5) 死了三日耶穌復活， 表明贖罪一擺夠額；
 暫住地面教示學生， 猶原上天執掌權柄。
- (6) 世間末日天門開闊， 耶穌降臨救人復活；
 世間眾人受祂審判， 報賞刑罰定著不換。

頌兄的歌聲很好聽，唱得有音韻。至勤聽了他所唱的歌詞，很受感動。怎麼耶穌這麼偉大，降世來要救人，天下真有這種人?! 這瞎子頌兄怎會知道這些？就問婆婆說：「阿娘，他們是在做什麼？」婆婆不太高興，回答說：「他們落教人在唱詩歌。」

至勤就知道原來落教人是受人怨恨的。但是他們所唱的詩歌那麼好聽，所講的意思那麼好，他們又沒有得罪我們，我們反而怨恨他們，是我們自己沒人格。假使他們所講的那個耶穌真會降世救人，我們不親近祂，反而怨恨，那就錯誤啦！至勤很想去拜訪瞎子頌兄，問他耶穌是什麼，但怕公婆不高興。因為舊時的禮教習慣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她不敢去，只將聽到的那首詩歌記在心裡，常常靜靜的思想，宛如山腳下的泉水潺潺慢慢流一般。

至勤的丈夫大川，不久之前，從朋友得到一本漢文聖經和一本聖詩，晚上有空就研讀它，想著聖詩裡說(台語音)：

世間假佛人所刻，
當知服事真無益，

他想：這兩句說的可真有理。廳裡紅架上那尊媽祖婆和槌仔祖，都比不上我雕刻的老生小旦，又不好看。我的母親怎麼服事得那麼虔誠，每天早晚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大年小節，燒金添火，普渡拜祭，樣樣做。唉！阿娘太愚戇了！

但他只暗地裡在心中靜靜的想，不敢說出口。

x x x x x x

至勤即將臨盆生產的時候，助產婆進房裡來吩咐：箱子、桌櫃、抽屜都要打開，嬰兒才會很快生出來。大川的母親是守舊的人，聽見產婆這樣說，就同意照樣做，又在媽祖婆面前燒了一把按八香，盼望媽祖婆保佑孫子白白胖胖順利生下來。

不但箱櫃桌子抽屜，連門窗都打開了，香燭也已燒完，奮鬥了大半天，嬰兒還未生出來。老母就叫大川說：「聽說落教人的祈禱很有效，不然，你去叫頌兄來給她祈禱吧?!」大川說：「好啊！我也正在想著呢！」就去請了。

頌兄說：「你家老父母願意才可以哦！」大川說：「就是他們願意，叫我來我才來的。」頌兄再問：「你的牽手也願意嗎？」大川說：「那一定的。」頌兄說：「好，走吧！」就到大川家，迫切的禱告，求上帝賞賜力氣給至勤，幫助嬰兒快順利生下，也使這一戶全家人重生得救來信主。

祈禱完，嬰兒隨即呱呱墜地生下來了，且是個男嬰。婆婆很高興說：「頌兄的上帝真靈！」頌兄說：「上帝不只是我的，而是天下眾人的，大家都有份，所以大家都應當拜祂才可以。因為是上帝在保佑照顧世人，不論本國或外邦。」

大川向頌兄道謝，頌兄說：「不，應該向上帝道謝。」就回去了。至勤跟大川說：「我很喜歡聽頌兄講的話，相信他一定是好人。前幾天我聽見他在唱：天頂高高耶穌座位，

攏總天使服事拜跪。

我聽得心裡真歡喜，好像升到天上，在那裡觀看仙境。」大川說：「原來妳也喜歡喔？我都不知道。」至勤說：「是啊！我常想，不知什麼時候有機會可聽得更清楚明白。」大川說：「我有一本耶穌的聖經，我讀了覺得真好。」至勤說：「真的？太好了！有空時讀給我聽好嗎？」

嬰兒出生了，至勤忘記生產的痛苦，夫妻兩人就在談天說地，當嬰兒哇哇地哭起來，才打斷他們的談話。隔天就給嬰兒取名叫「真聲」，意思是真理之聲。這是 1896 年 5 月 23 日的事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父母去世獨單身，
靜水溪邊配良人；
天賜愛子靠祈禱，
稱做真聲謝天恩。

(6) 忽然信主、重生

1897 年 2 月 15 日，離靜水溪邊一里多，有一個地方叫牧羊庄，那裡有很多草埔地，長很多蒲荊可以餵羊。庄外有一間廟，每年 2 月 15 日有廟會，很熱鬧。

x x x x x x

說起鄭大川，他原來是牧羊村一個姓陳人家的兒子，小時候過繼給靜水溪庄的鄭秋英的。這次，陳家人也雇用轎子來請至勤去廟會看熱鬧。鄰居有一位窮人家老太太，人叫義姆，她也來住在她親人家。

那天是禮拜天，義姆邀至勤說：「咱們去禮拜堂吧！我替妳揹小孩。」至勤問：「禮拜堂在哪裡？」義姆說：「就在那裡。」至勤以為在附近，也沒換穿裙子，輕鬆隨便的就跟著去。到了禮拜堂，看見很多人整齊成排的坐著，有一個人在台上。至勤問：「是在做什麼呢？」義姆說：「今天是禮拜天，大家在做禮拜。台上那位叫做豹伯，大家都稱他李先生，他在講道帶領大家禮拜。」至勤說：「妳怎不早告訴我，害我沒換穿裙子就來，真不好意思！」義姆說：「至勤啊！不要緊的，別人也都樸樸素素，還有赤著腳戴草笠的呢！」

豹伯先生讀了一首詩，然後就唱(台語音)：

- (1) 天地創造攏齊備， 上帝安歇賜福氣；
咱學上帝的款式， 歡喜來守安歇日。
- (2) 眾人犯罪天受氣， 耶穌降世替咱死；
功勞完全艱苦煞， 七日頭日主復活。

- (3) 耶穌疼咱救靈魂， 咱當思念祂大恩；
感謝敬拜心誠實， 常常來守安歇日。
- (4) 上帝聖冊講極真， 末日天地換做新；
耶穌學生受大福， 永遠安歇在天國。

大家齊聲唱得很好聽，每人都拿著一本像豆芽形字體的詩本在唱。至勤也學他們低頭禱告，禱告的話多是在感謝上帝，也求祂赦免我們的罪。這和她以前向三老爺許願祈求，大不相同。

豹伯先生以前是戲班的人，他活潑地形容講解，真能感動人。他講解所唱的那首詩，其中兩句(台語音)：

「天地創造攏齊備，上帝安歇賜福氣；」

講起太初古早，上帝在六日之間創造天、地、海及萬物都齊全，然後，創造人類始祖「亞當」與「夏娃」。做完創造之工，第七日就安歇。叫人類守這第七日為安息日，好讓身體休息，讓心靈與神交通，就能得到平安，死後能得永生。這就是上帝賜福氣，不是媽祖婆在保佑。所以人要學上帝，常守安息日，上帝就必常常賞賜福氣。

至勤聽了這些道理，心中如見到了亮光，告訴義姆說：「下個禮拜我要再來。」義姆很高興的說：「很好！」從那時候起，無論飯前、睡前，至勤都禱告感謝上帝，並不怕婆婆知道。

到了禮拜天，義姆要牽牛去吃草，至勤說：「義姆啊！今天不是禮拜天嗎？妳怎麼沒安息？」義姆說：「妳記性真好！可是今天我沒有草可給牛吃了，不牽出去吃草不行的。」至勤說：「不要啦！我去草棧耙草給妳的牛吃，我也替妳帶米和菜，妳同我去做禮拜吧！」義姆說：「好吧！謝謝妳！那麼就讓我替妳揩真聲吧！」

真聲小時候很好動，又總是笑嬉嬉的，義姆抱他在手裡，他一直跳動不停，義姆就叫他「小嬉仙」。

至勤做完禮拜回來，將所聽到的講給大川聽，大川看至勤那麼的用心，而所聽的都明白，他很受感動。就說：「下禮拜我也要去。」至勤說：「太好了！我求上帝幫助，讓我們全家都能歸主；那些槌仔祖、媽祖婆，可請下來讓真聲當玩具。」大川聽了開心的笑笑。

(7) 吊籃裡的媽祖婆

台南府城新樓的宣教師姑娘，聽說鄭大川夫婦信主了，就特地來探訪。婆婆遠遠看到她們來，趕緊走入後廳，至勤不知道她是去做什麼。

等到姑娘回去，至勤要煮飯了，拿下吊籃要溫剩菜，不料，嚇了一跳！就問：「阿娘，妳怎麼藏這個媽祖婆在吊籃裡呢？」婆婆說：「啊！我忘了，因我擔心紅毛人會把它拿去。」至勤說：「姑娘不會隨便拿別人東西的，她

們只是會笑我們：聰明人在敬拜龔佛。媽祖婆若是神，被放在這吊籃裡，聞這腥臭味，也會暈眩呀！」婆婆默默不答，只是請媽祖婆回原位，並給它燒香謝罪。

x x x x x x

真聲的生日快到了，按舊俗慣例要做「度晬」（即周歲）。大川夫婦並不想阻擋，因為信仰自由，想改變，要慢慢來。

度晬日很熱鬧，婆婆在槌仔祖和媽祖婆面前，燒香點火、燒金卜杯，也辦筵席請客。當時有一種風俗，就是置放 12 項東西在一個筐子裡，然後燒香禱唸幾句，再抱度晬的小孩來，讓他抓東西，看他先抓起什麼東西，按他所拿的東西來判斷他將來長大後，是做什麼事的人。至勤的婆婆也準備了 12 項東西，就是：(1) 韭菜、(2) 籬桶箎、(3) 紅龜粿、(4) 鴨蛋、(5) 銀、(6) 筆、(7) 香蕉、(8) 紅麴、(9) 桔餅、(10) 秤子、(11) 尺、(12) 紅蝦。

於是抱真聲來拿，大家都圍著看。至勤和大川只當好玩，讓他們抱去。真聲一舉手，就抓起中間那支筆，祖父看見，高興得鬍鬚都翹起來了，因為他歡喜這孫子將來是讀書人。

x x x x x x

從此家中分成兩邊，一邊信主敬拜上帝，一邊拜佛。至勤和大川常常為這件事祈禱，求上帝開路引導。不久，真聲的祖父也歡喜信主了，只剩祖母固執又迷信。

(8) 玩笑成真

婆婆每天早晚都燒香點火，在佛面前倒茶、排糕餅。

有一天早上，她叫至勤說：「阿勤，把紅架上那茶水倒掉吧！免得讓侍茶的婢女等著。」至勤笑笑說：「阿娘，侍茶女何必等？她若看見媽祖婆不愛喝了，她就會倒掉的。」婆婆聽了不稱意，答說：「嘿！還真的會喝喔？！人家只是行個意思而已呀！」至勤說：「所以啊！那些不真的事，妳就不要拜得那樣，應該敬拜創造天、地、海及萬物的主，就是生我們靈魂的上帝。是上帝使太陽出來，使天下雨，賜給我們吃、穿、用，照顧疼惜我們，差遣耶穌來拯救我們，我們應當悔改認罪，信耶穌才能得救。阿娘，這項是最要緊的事呢！」雖然至勤講這麼多，婆婆默默不答一句，手扶著門框慢慢走進房裡去，她是纏小腳的，需小心慢慢走。

x x x x x x

有一個忌日，婆婆按照慣例排佳餚在佛面前孝敬它。大川從街上回來，伸手就拿起紅蝦吃，還拈一片瘦豬肉吃，杯子裡的酒也捧起來喝。母親站在門邊，只眼睜睜的看，心裡不悅但不好說，大川卻笑笑的逕自走進房間去。至勤說：「你這樣會讓阿娘生氣，她是在孝敬媽祖的哩。」大川說：「不要緊的，不要孝敬媽祖，要孝敬我的肚子，媽祖不懂什麼，但我至少會聞香味。」

x x x x x x

一日，大川說：「阿娘，這一尊槌仔祖，我想拿去府城給牧師。」至勤說：「你會使她大生氣哦！」大川說：「我相信上帝會幫助我，必定會叫她生氣。」

有一天婆婆出去了，至勤跟大川說：「阿娘去隨叔公家給他們裁剪衣服，你若要拿媽祖婆去，現在是好機會。」大川聽了她的話，真的就拎著出去了。

傍晚，婆婆裁衣完回來，真聲的阿公坐在門前庭院，撫捋著一尺多長的鬍鬚，溫柔的說：「咱孫子的阿嬤啊！那尊媽祖婆，咱兒子大川把它請去府城給英國牧師了！現在已經是天變地變的時代了呀！就隨他去吧！不要緊啦！」

婆婆一聽，氣得鼓脹著臉。至勤在房裡看見了，心想，晚上大川回來，恐怕會挨拐杖打。

一會兒，大川回來了，直走進屋裡來。至勤站在房內，看他要怎麼辦。只見大川手拿一包青嫩檳榔和一簍鮮花頭飾，送給他的母親說：「阿娘，這些送給妳。」沒想到，阿娘的怒氣霎時間如雲消散，高興的說：「你怎麼有這個？」因為大川知道母親最愛青嫩檳榔和鮮花。就這樣，只花了幾塊錢就息了大事，算來很便宜。

然後，婆婆就走進後廳，將那尊槌仔祖拿下來，叫真聲說：「拿去吧！這個給你玩。索性全都去掉算了！」一歲多的真聲很愛玩具，高興得笑哈哈。

至勤看了很高興，在意外中，想不到的情形下，家裡的那些偶像得以順利的除去，真是上帝的幫助，她滿心歡喜，感謝上帝。

自從那晚起，家中香燭斷絕，一堆神主牌給至勤拿去當柴燒，蒸糕粿食品；一副佛祖畫軸撕下來，掛上「上帝十條誡」。喔！煥然一新！如今基督徒的大旗，顯然明朗了！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偶然受招，進入會堂，
聽了心裡明白；
聖神感化，一家齊全，
無復做主對敵。

(9) 出死入生

家裡已經掛上「上帝十條誡」，大川和至勤就致力引領老父母做禮拜，終於全家都歸主。

隔年 1898 年 2 月 15 日，教會看大川和至勤很熱心，就接納他們領洗入聖會。

到了 12 月 16 日，真聲 3 歲，正好是吃尾牙酒的日子 (初二頭牙，十六尾牙)。那晚，屋後鄰居阿臣家的一隻牛被賊偷牽去了，他們正在吃尾牙酒，不知有賊來。鄰居大家紛紛在談論，真聲也聽到了。稍後，真聲想上床睡覺，至勤跟他說：「你要禱告哦！」真聲說：「好！」就伏在床上禱告說：「感謝上帝，吃尾牙酒配蝦子醬，阿臣家的牛被賊偷牽去了，我不知道。」

在廳裡的很多人聽見了，哈哈大笑，害真聲羞得幾天都不敢再禱告。後來，至勤慢慢教他，才再開始禱告，每天早晚都禱告，吃飯也會感謝。

x x x x x x

大川信主後，把他那些演戲的器具全部廢棄。

可惜，不久得了水瘤病，1899 年 3 月 26 日，病勢已經很嚴重，就對至勤說：「我的病不會好了！前年宋牧師要請我去教大學 (按：當時的神學校) 當時我若答應，或許就不致於如今的情況。啊！凡事都有上帝的旨意。約翰 5 章 24 節說：『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於定罪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』我雖然死，但我是回天家享永生。妳要小心照顧真聲，希望他將來能榮耀主。」至勤聽見他說這些話，眼淚涔涔直流，說：「你要先去享福，留下我和這個兒子，叫我怎麼辦?!」然而，大川臨終時刻已經到，只見他舉起雙手，叫「耶穌！耶穌！耶穌！」3 聲，就離世而去了。

到了禮拜天，至勤照常要帶真聲去做禮拜。衣服穿好了，真聲說：「阿娘！沒有阿爸可以一起去做禮拜了！」至勤聽這個 4 歲兒如此說，難過到喉嚨哽塞。那情景，宛如清亮的月忽然被烏雲遮蔽了一般，好悲傷啊！

x x x x x x

大川去世的時候，至勤才剛再懷孕，已一個月了。翌年就生了一個女兒，她的皮膚很白，有如意大利白石；嘴唇像粉紅的桃子；頭髮烏亮亮，像烏黑的絃絲；她的相貌宛如「所羅門」王建造的聖殿，架構搭配姣美；她的聲音勝過唱機播出的美聲。她是至勤的最大安慰，給她取名叫文理。

文理已經會走路的時候，真聲就帶她到處玩。晚上，大哥清流教她唸兒歌，她唸得很好，也很會唱詩歌，非常聰明伶俐，阿公阿媽很疼愛她。至勤感謝上帝賜給她這個女兒。阿公常常像在請佛似的抱她在胸前，因為若抱她面向自己，她會拉他的鬚鬚。

× × × × × ×

阿公，人人都叫他秋英叔公，他身材很高，鬚鬚很長，是高明的接骨師；他也會造牛車；他的拳術是出了名的，他躺臥在長凳上，有敵人來也斬不到他，因為他會聽聲音。他也是打鎗的高手，常常帶真聲出去打鳥。他很善待窮苦人，每次有乞討的人來，就一大碗的捧給他，所以乞丐們都叫他好人公。有空閒時他就叫他的兩個孫子來，叫他們抬抬看阿公的腳，他說：「抬得起來才算有本事。」

一個晚上，阿公吃過稀飯上床休息了。到了半夜，忽然發起急喘。就叫至勤來，說：「好來好去，都是因為阿勤妳太懂事，千人萬人也挑不到一人如妳。」說完話，頭垂下來，就這樣善終而去。

啊！丈夫死，公公死，剩下年老婆婆和這3個年幼兒女。

阿公死後，就將他停置在廳邊，用被單蓋著。

隔天早上至勤走過那裡，看到被單在動，以為有貓兒鑽進那裡，想伸手掀起來看。忽然，文理掀開被單伸出頭來，說：「阿娘，我和阿公一起在這裡睡呢！」唉呀！傻孩子，阿公已經死了呢！就趕快抱她起來。這個天真無邪的小孩，無論阿公是死是活，就是愛阿公。

× × × × × ×

公公死後，至勤帶著這對兒女和繼子清流，艱苦度日並服事婆婆。到了真聲9歲文理6歲的時候，牧羊庄禮拜堂開辦小學，正在招生。至勤就讓真聲去入學。老師是同庄的人，每天上班去教學，晚上回家來。真聲就跟著他早出晚歸，帶米去那裡煮午餐，這樣負笈從師，開始求學的生活。

有一天下午真聲回來，母親說：「真聲，你去牧羊庄的南勢，請阿池伯來看你妹妹，她在發燒，熱得很厲害。」真聲聽了就趕忙出去請醫生。

醫生來看了後搖頭說：「為什麼拖到這個時候，這個樣子?!」至勤說：「好幾天以前她就在說不舒服了，但又看她乖乖的玩耍，到昨晚看她爬不起來，才知道她生病了，她生病也不會唉哼一聲。阿池兄啊！看有什麼好的藥，請你儘管開方啦！」醫生說：「耶穌講過：『使人有生命的是我。』若不是上帝憐憫，恐怕無效。」說完就開了藥方。

醫生回去後，忽然聽見阿嬤和阿娘的哭聲，真聲知道所愛的妹妹死了，禁不住跑到房角去嚎啕大哭。

因爲文理生前很愛和阿公一起睡，所以就將她葬埋在阿公身邊。

至勤爲文理的死悲傷，哀念得很淒慘，不受安慰。

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，看見兩個白衣天使在文理左右，牽著文理來到她面前，文理也穿著雪亮亮的白衣，笑嬉嬉的來，她們的面容有榮光。至勤知道了，是天使特地帶文理來，要讓我知道女兒沒有失去，而是出死入生，在天上像天使一樣。從此至勤就受安慰，不再流淚了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榮顯如草，性命如花，
日曝風吹就謝；
倚靠救主，贖我的罪，
永住樂園免驚。

(10) 落難

家裡剩下兩個兒子和婆婆。繼子清流已十幾歲，在烏鬼橋一間藥店受雇工作，收入並不多。

至勤本來是靠丈夫生活，丈夫死後還有公公可依靠，生活還過得去。可惜公公也死了，現在自己反而要被別人依靠了。公公所留下的只是 4~5 丘看天農園，就設法將它佃租給別人。自己已不能待在家裡，需要出門去工作，有時候拿鐮刀替人家挖甘蔗頭，有時候替人舂一擔米，擔去府城糶賣，晚上替人家舂米，賺米糠來養豬，有空時就擔著竹籠去採餵豬的菜，這樣拼命工作賺生活費。

真聲在小學讀書，若遇到沒有錢繳費，就拿鼎去存當。

公公所留下一點現錢，都被婆婆收藏爲私用，家裡若有人頭發燒、耳發熱，都要靠至勤兩隻手來擔當。

夏天天氣酷熱，至勤身上生汗瘡不能坐椅子，還得扛著臼槌去替人舂米，賺家用錢又服事婆婆。

克勤克儉，到了清流 20 歲，就爲他娶妻。這時候家庭好像在火中得到一滴水。

可惜，清流結婚不久就生病，一點點錢袋渣也都用光光。至勤有一些私房銀，白閃閃的，也拿出來爲他醫病。雖然是繼子，對待他沒有差別。

清流病好後，至勤就討回出租的農園自己耕作，因爲至勤從前幫過父親做農事，像個女農夫，所以就敢放膽自己經營。

經農之後，清流嫌苦，想要做生意，至勤就允許了。

老祖母是疼大孫的，看這個孫子雖然長得胖白，但是豆腐肩，鴨母蹄，不能擔又不能壓，就很憐惜他。聽到他要做生意，就甘願擠出 20 塊錢給他。

不料，清流賣蓮霧虧本，就賣魚，賣魚也虧本，就賣雜細貨。雖然他已

在做生意，家裡用度仍然是至勤在支理。照理說，他應該會剩錢才對，但他每次還向老祖母要錢去添本。看不過去了，最後只好叫他收了生意，仍然回到藥店去受雇工作。

x x x x x x

說起真聲，每天去讀書，有時沒有菜可帶，他就帶一支生大蒜去沾醬油配飯吃，滋味倒不錯，還好吃。他不敢向母親要錢，因他知道母親沒有錢。

有一天母親給他一角錢，告訴他說：「這一角錢是我昨天做工賺的，你要儉省的用哦！」真聲答說：「好。」就將錢放在火柴盒裡。

沒想到，錢卻掉落丟失了。他告訴母親錢丟失了，母親聽了很不捨，說：「那一角錢，是我流汗做工一天的工錢，你若去換 10 個銅幣，就不會一下全丟失，可以慢慢用。」(日幣「銀貨」台語叫銀角仔，日幣「銅貨」台語叫銅掛仔。)

真聲說：「阿娘，妳不要生氣，以後我會小心，因為是掉落在路上，所以找不到，如果是掉落在家裡，我就會提燈、掃地找出來。」

有一天真聲放學回來，去田裡割稻槁頭，要當柴燒的，到天晚了，還沒回來。母親從舂米屋回來，就去田裡幫真聲擔稻槁頭。那時天已黑，回到了家至勤才想到，她的圍裙胸前本來別著一朵新的帽花，是託人從府城買回來的。剛才忘了拿下來，就去田裡擔稻槁頭，現在不知掉落在哪裡，她視如要事，慌慌張張的找起來。

真聲聽見了，馬上跑出去沿路找著去，找不到，又回頭找來，天黑看不見，就用手摸，沿著牛車路巷一直摸到家。每每摸到的是牛屎牛尿及髒東西，掉落的帽花仍然沒找到。那是小東西，然而對於窮人卻是寶貝。真聲想起在主日學有讀到路加 15 章，有一位婦女在找失落的銀錢，還有牧者在找羊、老父親找兒子，他們是如何的用心啊！上帝尋找咱們世人的熱心，不知該如何言喻？！

雖然家境這麼的困難，但真聲和母親仍然繼續去做禮拜，未曾間斷。也因此，別人並不知道他們是這麼的困苦。真聲無論去上學或做禮拜，回家的路上，常常邊走邊唱聖詩。有如蟋蟀，雖然沒有可依靠的，然而上帝沒有讓他挨餓，他也時常喜樂，嘴巴常咿咿謳謳唱聖詩。他們母子正如俗語所說：「一支草一點露。」

(11) 爬上魔天嶺

公雞無意識的啼聲，在遠處的母雞聽到了會跑過來；樹上一隻蟬兒吱吱鳴叫，也會震撼別隻的耳朵。

真聲小時候很愛唱詩歌。在靜水溪，自從妹妹文理死後，已經沒有人比他唱得好聽了。

沒想到，有一天下午，有兩個 13 ~ 14 歲的女孩子從庭院前面走進來，剛好那天真聲沒有上學。她們邊叫邊走過來，真聲不知道她們的意思，就問她們說：「要做什麼？」原來那兩個是不良少女，她們同謀想做壞事。少女們小聲的說：「我們一起去那裡。」真聲是單純的孩子，也不問清楚，就跟著到了一個地方。兩個不良少女就明明的說：「咱們在這裡來做……」真聲一怔，轉臉想走開，說：「那事我不會。」那兩個就揪著他，好言引誘他，但真聲不肯，其中一個就脫衣露體讓他看，希望惡念得逞。然而，真聲想起聖經箴言說：「兒子啊！壞女人引誘你，你不可聽她。」這時真聲才曉得了引誘就是這樣。他望著天心裡祈禱說：「主啊！幫助我！」就忽地從她們手中衝出去。好險啊！從此，每次在路上遇到她們，她們就向他咬牙切齒。然而，真聲滿心感謝上帝救他脫離羅網。

正如聖詩裡說(台語音)：

感謝上帝，是祂不肯棄阮，
使伊食飽，使伊嘴齒咬去。
阮如鳥仔，自伊陷阱脫離，
羅網破裂，就阮走出逃脫，
造天及地，上帝做阮氣力。

× × × × × ×

從羅網脫離之後，1907 年 7 月學校放暑假的時候，真聲和別人去放牛吃草。中午過後，牛在那裡吃草，幾個牛童相邀要下池潭裡玩水。這裡是靜水溪的西邊，那時剛下過大雨，水很深。那些小孩會游泳，但真聲不會游，就一個人坐在岸上。一群牛童本來就愛戲弄刁難人的，他們看真聲沒有下水，大夥兒就過來，把他的衣褲剝下來拖下池潭裡。大家都在游水，只有真聲一直站在水中，大家看他不能游，就像一群豺狼一般的圍過來，一起撐著真聲，說要教他游泳。把他扶扶撐撐，一直走進去，水越來越深。真聲哀求他們說：「拜託，拜託！不要這樣啦！」然而他們笑得很得意，一直進到最深處，就放他沈下去。

真聲是書生孩子，這時候在水裡喝了好幾口水，他拼命用力衝出來，他們狠毒的再壓下去，說：「再喝飽一點！」慘啦！真聲在水裡一直滾一直掙扎，但越掙扎越沈越深。

幸好，他在危急中生智，想到必需要暫停呼吸，潛在水裡不要浮上去，不然還會被壓下。他想，必須潛著慢慢爬上岸，果然，終於爬上岸。

上了岸一臉蒼白，一大陣冷風直吹過來，吹得真聲直發抖，趕緊穿了衣服，就牽著牛回家。那時正是 7 月，民間世俗在祭拜好兄弟的時候，是涼冷

秋風季節。真聲回到家隨即發燒，醫生來看時已經很嚴重了！

俗語說：「當教孩子泅，不可教孩子爬上樹。」說得對！

x x x x x x

病情越來越嚴重。已經請過好幾位醫生，吃了一大堆藥，但越吃越慘。真聲一直喊說：「我要去醫館啦！我要去醫館啦！」當時說到醫館，就是指台南新樓基督教醫院。

後來就用轎子抬他去。路途經過大橋，在路上真聲就已經不省人事了。大哥清流跟在轎後，母親跟著邊走邊哭。

抬到醫館，等到中午大門開了才抬進去，再等到下午 4 點多醫才生來，醫生看了後責問說：「爲什麼這麼慢才來?! 爲什麼這麼嚴重才來?!」

按照醫館的規矩，12 歲以上男孩不可住女病房，但是若住男病房，則母親不能進去照顧，很麻煩。後來醫生特別准許了，就住進女病房第 4 號。

在女病房有一位女傳道，人很善良很親切，大家叫她再源姆。

醫生診斷說真聲兩邊的肺都發炎。真聲 7 天 7 夜昏迷，不知天不知地。同病房的，有一個 20 幾歲的女孩子，她是來做手術挖掉一隻眼睛，還有一個纏小腳很秀氣的婦人在受婦科治療。她們看見真聲病得這麼嚴重，都怕起來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因發高燒導致神經錯亂，往別人的床爬上去，以爲是在爬樓梯；一直鑽進別人床下，說是在鑽樓梯下；攬著母親一直打，以爲是在替母親打敵人，非常的用力，拉不開他；還大聲喊叫，好像「加大拉」的瘋人一樣。同房間的兩位女病人，嚇得都跑得遠遠的。至勤只好將門門起來，隨他去打鬥。他是因發高燒而發狂，他以爲自己是笑著在遊公園，爬樓房，好開心！

啊！可憐的母親！這個孩子從小在她身邊長大，不幸 4 歲就喪父，接著失去祖父，再失去小妹。現在向人借錢來住醫館，今天只見孩子在受苦，禁不住眼淚如雨而下，除了求告耶穌已無別路。聽見在窗外的醫生搖頭說：「這孩子已沒希望了！」至勤就死了心，只是很心疼他 7 天 7 夜的病痛，不省人事，未吃未喝一滴水。啊！萬事都有上帝美意。記得聖經上說：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。」她就迫切禱告，依賴上帝，心就受安慰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在發燒不省人事期間，他看見兩個魔鬼，全身烏黑黑的，連腳和手都長著黑毛，可真是毛鬼(台語魔鬼和毛鬼同音)，還有短短的尾巴，好像熊

。牠們從半空中飛來，兩個分兩頭一起拿著一塊青色的布，上面用漢字寫著「魔鬼子」3 個字。牠們拿它來包真聲的額頭，綁得很緊。真聲想，我從小就敬拜上帝，我已經受洗表明屬於主，我怎麼會是魔鬼子?! 他想脫下那塊布，但脫不下，因為那兩個很有力，用兩手把它壓得很緊。沒辦法，才想起耶穌有權能，祂曾趕過鬼。就大聲喊：「我靠耶穌基督的名，命令你離開我！」兩個魔鬼頓時丟下布巾，逃跑不見蹤影，不知飛到哪兒去了。真聲滿心歡喜，感謝上帝幫助他得勝利，就趴在房間地板上睡了一天一夜，吸納了地板的涼氣。醒來後才知道，自己是躺在那一位很秀氣的婦人的床下。

x x x x x x

醫生來看，知道他有在漸漸退燒了，覺得很奇怪，就叫他從床下出來。但是他卻像「參孫」被剃了頭髮一樣，軟弱如水，連動都不能動，人家才將他抬上床，讓他躺臥。安醫師拿 3 顆有 4 個角，形狀像肉粽的藥丸給他吃。沒想到，從此就漸漸的恢復過來了。

病稍好後，同病房的婦女們才說：「我們被你嚇得半死了呢！」真聲聽了覺得很好笑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已經稍可以走動了，就拿著柺杖變成 3 隻腳的，走到治療室。看見安醫師在問一個腳潰爛的病人說：「你有沒有信主耶穌基督？」病人說：「醫生，我有信哦！」再問：「聖經讀得行(讀得來)嗎？」病人答：「我的腳快能行(走)了，但聖經還讀不行呢！」醫生說：「可能要先讀聖經讀得行(讀得來)了，你的腳才能行(走)得好哦！」安醫師是一位幽默、滑稽的人，他轉過頭來小聲向助手說：「這個人的腳傷口暫且保留著吧！因他還不會讀聖經，等他會讀聖經了，再迅速醫好它就好。」助手真的就照他的話處理了。真聲聽見了，起先以為他心地不好，但後來才知道，其實他是極有愛心的，他希望那人的靈魂得到醫治，比醫治那隻痛腳更要緊。

x x x x x x

不久，看見有人從鄉下抬了一個重病的人來，要請醫生急診。病人還躺在轎裡，安醫師答應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就走到外面。安醫師平常說話都很用力，而且慢慢的說。他走到轎邊，轎門一掀開，他看見病人的腳前放著一個香爐，點著香。香爐後面有一尊金色的「大道公」佛。安醫師說：「那一個是什麼？那是什麼？」陪病人來的家屬說：「那一尊是我們庄裡的公佛，我們請它跟隨病人來的。安醫師繃繃眉頭說：「不！這一尊是賊，這一個是

賊！」說完就彎腰想要把它拿出來。那人說：「這是人家的公佛，我必需抬回去還給人的。」安醫師說：「不！不！你不要怕，沒有你的事，那些人若向你討，可以算在我的帳上。」說完就扶起佛，直往大廳裡走。陪病人的喊說：「醫生啊！拜託，拜託！還給我啦！」安醫師說：「你若想抬佛回去，那就連病人也一起抬回去吧！你們說這尊佛會保佑病人，怎麼保佑得病到如此嚴重呀?!」安醫師就拿了一條小繩子，綁著那尊佛的脖子，把它吊在高高地方，讓它在那裡蕩來蕩去。大家看了都覺好笑，想到那尊佛若真有靈，怎麼讓醫生隨意抓頭、吊脖子，還不吭一聲呢？木頭佛爺真是騙人啊！吊完了佛，安醫師馬上治療那位病人，用愛心細心溫柔的照顧醫治他，還請傳道人傳福音給他們。病情漸漸好轉，那位病人及陪伴的家人就在醫館裡學習羅馬字，讀聖經，參加醫館裡早晚的禮拜。到了出院的時候，他們很高興。安醫師說：「那尊佛可以抬回去服事。」他們卻說：「現在我們不要它了。」他們已經信主啦！

真聲住院期間，曾聽見阿霓姐在唱懷念涂為霖牧師的詩歌(台語音)：

- (1) 英國牧師涂為霖， 為著天國救萬民；
離別父母及兄弟， 過來台灣傳道理。
- (2) 他來台灣十四年， 傳道勸人真勤虔；
忠心信實人人敬， 他的信德大顯明。
- (3) 勞心勞力傷過頭， 忽然中間病就到；
一身獻主無離時， 主召升天得福氣。

這首詩很有音韻，詩詞意思又引人感傷，真聲聽了不禁流下眼淚。他想，涂牧師死得很有價值，死得很光榮。啊！今天如果我死了，是死得沒有價值，宛如一盞燈熄滅而已，誰會思念我?! 若果真世人必定有死的一天，我寧願死得有名，不要死得無名。今天我還能活著，聽到這首詩歌，我的心深受震撼！我願意學習涂牧師的樣式。啊！我深深祈望！不知我能不能？哈！哈！那些壓住我在水裡害我生病的朋友，他們雖然是意念不善，然而上帝卻以此機會讓我得到教訓。猶大賣耶穌，實在是出於惡念，然而上帝卻以耶穌的死，來成為拯救世人的大功用。如今我已能明白這道理了，現在我確知，主已帶領我脫出魔天嶺的險要了！亞波倫啊！撒但啊！魔鬼啊！上帝與我同在，你還敢敵對我嗎?! 啊！

勝利！勝利！勝利！

贏了！贏了！贏了！

x x x x x x x

真聲住院半個月，每三餐，看見人家在領飯，至勤就掉眼淚，因為錢已花光了。後來再源姆拿 10 塊錢借給她。

真聲好轉稍能走路的時候，至勤因為那些日子太過勞，加上 7 天 7 夜不

眠不休看護真聲，終於也生病了，排血很嚴重。幸好，再住 20 天之後就痊癒了。家人友人來看了都很高興，道恭喜。真聲說：「我也向你們說恭喜！」至勤說：「我大概已出頭天了！」沒想到……。

(12) 顧念到你的父親

從醫館回來之後，有一晚，有人拿一張地租的繳費單來，要託清流去區公所繳地租，應繳的錢也一起交給他了。到夜深時，清流拿那一張繳費單，就在房間桌上，拿起筆改寫金額，要改少錢數，他想要賺那差額。真聲看到他在改，但不知他在改什麼。

沒想到，第二天去繳錢的時候，公所的人翻開帳簿一核對，咦？…不對呀！拿起繳費單仔細看，看了後說：「你改寫了這張單子是不是？」清流的臉頓時失色，答不出話來。辦事的人叫他進去裡面，清流被扣留了。因為早時的區長，宛如鄉村的總統呢！

到了中午，清流還沒回家，老祖母一直等著，不敢先吃飯，因為她太過疼愛這個孫子。

到了傍晚，清流才面帶著愁容，蹣跚走回來。問他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見他臭著臉，說：「不知誰改了那張繳費單，人家誣賴我，說是我改的，就不放我走。」真聲在旁邊聽了，就知道改寫單子的正是他自己。

稍後，小店舖裡的人來說：「你們清流給人改了字，區長要罰他一台戲和一支綵旗去吊在牧羊庄的廟裡。說若不接受，區長就要提出報告，讓他去坐監。」

至勤聽了不禁一陣天旋地轉，手腳都發軟，因為才剛出院回來不久，就發生這種事。至勤問清流：「你為什麼做這種事?!」清流是戇直的人，粗裡粗氣，像「打第一鼓」一樣，回嘴說：「沒有你的事！若要關監牢，我會去！」

至勤說：「你為什麼不顧自己的名聲？不然也要顧到妻子、兒女呀！也要顧到教會呀！基督徒的名字被人吊在佛廟，這樣有多名譽嗎?!」清流不答一句，自顧自照常安穩的吃，安穩的睡，還睡得吭吭打鼾，可真是另一類人啊！然而，至勤吃不下睡不著，帶真聲連夜趕路去區長宿舍，要問個清楚。

區長宿舍在靜水溪東邊，宿舍前後都是蓮霧園，宿舍是裡面的一個別園，是很幽雅的地方。要走過一座長長的橋，才進到裡面。

至勤、真聲進屋裡拜訪區長。

至勤：區長，聽說今天清流有一件事情很麻煩你了。

區長：是啊！他把別人交託他的地租繳費單金額改少。說來是犯兩項罪：

(1) 偷改字樣，(2) 詐欺橫領，而且是國庫的錢更不應該！

至勤：啊！清流自小時候，從來未曾聽到他做過貪心的事，怎麼今天會做出

這種事來，可能是一時的傻念頭了。

區長：可能是大川死後，秋英叔也過世，錢握在妳手頭，他缺錢花用，才做出這事？

至勤：啊！區長，我丈夫和我公公死後，家裡空空，只靠我這雙手握著兩片薑(按：手掌因作工磨得像老薑般粗糙)，晝夜勞苦作工，替人舂擔米，一天才賺1角2分錢，當一家6人的菜錢。實在沒有錢可給他花用，是真的。可是他自從16歲就在藥房受雇，後來也賣魚、賣雜貨，而他未曾拿個錢出來貼補家用。生意是他在做，錢在他手頭，怎麼還要我給他錢？照理，應該是他給我錢才對。(說到此，至勤不禁眼淚直流)說來說去，都是因為他父親和我公公太早去世，我不會教導他，才發生這事，但請你多多體諒。(區長聽了也心軟)

區長：這件事，算是「犯罪未遂」，又顧念到他父親大川兄和秋英叔，已往的日子他們為人太好了！還有，自從妳踏入此地，帶這些子女長大，足可稱為貞節可嘉的婦女。要不然，今天下午就把他送到警察局了，哪能拖到今晚？!

至勤：實在感謝你的愛顧！

區長：好，現在妳們母子可以回去，我會想看有什麼辦法解圍。

至勤：謝謝你！就請你幫我招呼，請你多愛顧。再見了。真聲也向他道謝，說再見。

區長：請慢走。

啊！父母的好名聲確實會庇蔭子女，沒錯！

× × × × × ×

隔日，天一亮，母子兩人就步行到府城，買了連腳的整支豬腿，買了一擔細麵以及很多餅點。真聲差點兒擔不動，天黑了才回到家，再擔去送給區長致謝。後來就息了事。

過後清流總算也知錯了，也較能瞭解後母待他沒有差別之心。從此就悔改並認真工作，只不知有沒有真心悔改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艱難的山，魔鬼滿是，
我心攏無搖恣；
由靠救主，安然過去，
就得出死入活。

(13) 我知我所做

過了這些劫頭，真聲也已讀完小學三年級。到了四年級 12 歲時，換了一位單身的新老師，叫白川先生。學生們都要輪流做扛水、揀柴、掃地等等工作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不推諉的工作。每次輪到真聲煮飯的日子，黎明時，月亮還在天空，他就從靜水溪揹著書包走一里多路，來到牧羊庄小學，替老師煮好了飯，天才亮。老師說：「真聲啊！你病剛好，不要那麼早來。」真聲說：「我怕讓你來不及教書。」老師很高興！

真聲在小學有好幾個朋友，其中一個是「四腳」。怎麼叫四腳呢？因為他生來就腳癱瘓，他是用兩隻手爬的，膝蓋綁著一雙草鞋，雙手各拿一隻木屐，把書包揹在肩上，就這樣爬。他爬路和別人走路一樣的快。他是很乖的孩子，年紀比真聲大幾歲，真聲常把他當馬騎，他也很高興，不生氣。他很會背唸書，每次都背得很熟。

在小學讀書，是將讀過的書疊在一起，最下面的一本是新課生書，老師只教授這一本新課，其他的都是必須背唸的書。每天每本至少背一頁，老師在每本書上，用紅筆給你做記號。若已經背過多次的，就整本書都要背，隨老師指定。要背書的學生到老師桌前，桌上有一個罐子，裡面放 20 幾支籤，籤子分「有」和「無」兩種。學生要把 10 幾本書翻好疊在一起來抽籤，抽到「有」的就每本書都要背唸。若背不熟，錯一字被打一下。真聲和這個四腳小孩，未曾因背不熟而挨打。因為真聲每晚一定要背熟了才敢睡覺，而且黎明就起床，點著小燈再唸，直唸到熟如爛豆醬。有的學生懶得溫習，只希望抽到「無」的籤，真聲反而是希望每次都抽到「有」最高興。但，因真聲讀過的書很多，他若抽到「有」，背書的時間會拖太久。老師看他每次都背得很熟，後來就特別叫他不抽籤，不必背唸，只要授生書新課就好，很信任他。真聲看老師那麼信任他，自己就越不敢懶惰，怕碰巧被叫起來背唸的時候，若背不熟就很難為情。因此他每夜還是讀到很晚，讀到被母親催他休息。

× × × × × ×

小學是男女共學，這次有一個同庄的女學生名叫逸子，因為母親去世，就不能來了。本來每天從靜水溪有 3 ~ 4 個小孩來讀書的，現在真聲就少了一個同伴。

一天下午，真聲坐在庭院角落，聽見家裡人在談話，他們說：「逸子的母親死了，逸子的父親想把逸子賣到妓女戶，可惜啊！這個女孩子。若可行，可以將她領養來匹配給真聲，算來她只大真聲一歲而已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位叫老長伯的，拿著柺杖遠遠的走來，他的眼睛不太好，拓拓突突的一直走過來，好像有什麼要事。他是從逸子家方向轉過來的。真聲心想，這位老人家是否要來談這件事的？果然啊！猜想的沒錯！說來說去真的說定了。20 塊現銀拿了去，約定明天就帶人過來，事情辦得太快了！

真聲想，逸子是我的朋友，當朋友是好，但當做匹配則不可以。因為在學校，她的脾氣很壞，真聲曾爲了掃地的事被她欺負過。可是，若向母親反對說不要，恐怕會害逸子真的被賣到妓女戶。他只好默默不語，心裡想將她當大姊看待。逸子來了，廚房裡大嫂在煮飯，逸子在幫忙燒火。真聲下課回來問她說：「逸子，妳來了？」逸子說：「是，你回來了？」哥哥清流笑得哈！哈！哈！母親責備他：「笑什麼?!」從此兩人就像姊弟一樣相處。只是真聲不知道逸子心裡怎麼想。

× × × × × ×

一個禮拜天，很多人去牧羊庄做禮拜。有一個同學叫大部，他長得矮矮胖胖，同學給他取綽號叫肥豬。禮拜後，看見大部笑笑的走進禮拜堂。真聲看他擺著矮胖身材一直走進去，就跟著他走，想看他到底要做什麼。他看見大部提起一隻陶製大茶壺，像大南瓜那麼大，提到廚房去。真聲以爲他要裝茶水讓大家喝，就再跟著他到廚房，問說：「阿部，你要裝茶嗎？」阿部說：「是，我要裝茶葉茶。」真聲覺得奇怪，說：「這是開水呀！我剛剛煮的，怎會是茶葉茶？」阿部默默不答，逕自走到小屋後邊去，到龍眼樹下放下茶壺。真聲大聲喊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茶葉茶是什麼了！」阿部搖手大聲說：「住嘴！」就排尿到茶壺裡，笑著走回原來地方去。只有真聲知道這事。他想，如果告訴老師，一定會害阿部被打，想把它搶過來，但阿部手腳快，一定提著跑開。

真聲跟著到了，但阿部卻已跑開躲起來。不巧，剛好有一位老盛伯來，他口渴了，倒了一大碗，咕嚕嚕 3~4 口就喝完，喝過了才覺得不對勁，說：「咦?! 這壺茶怎麼有尿臭味?!」真聲在旁邊看到他要喝，想叫他不要喝，但無奈，他手腳很快，喝得好起勁，真聲來不及阻止他，聽到他說有尿臭味，真聲禁不住一直笑起來。別人聽到了也來試試看，果然真的有尿臭味。他們看見真聲在笑，就說是真聲摻尿的。叫老師來，老師很生氣。真聲想，若說了，阿部一定會受重刑，他平常就很壞，昨天才被老師刑罰過，現在若再指證是他，會害他更慘，而且他會恨我。再說，有時老人家患哮喘，要小孩子放尿給他喝，人家還不一定願意呢！何況，現在有人預備好給你喝，說來是應該道謝，只是人家沒要求，就自己弄給人喝，是失禮了而已。再想，我很少犯錯被刑罰，現在替人擔罪，老師可能較會寬諒，用刑較輕，而且阿部一定會感謝我。想好了，決定要以默默不答來當做認罪。果然，老師很生氣，隔日命令他停學。真聲是白川老師所愛的學生，這次犯罪，老師並不偏袒，照樣要行罰。本來別的學生看真聲和老師一起吃飯，背書又不必抽籤，都說老師有偏心，但這次看見老師在生氣，才知道老師很公平。

停學日期滿了，真聲再來上課，老師卻還在氣頭上，就叫真聲來問：「你知罪了嗎？」真聲說：「知罪了。」老師說：「若知錯了，現在要打你 20

下，你情願嗎？」真聲心想，已經知罪，已經停學過，還要打 20 板，那很奇怪。但還是回答說：「情願。」老師就在同學面前打他。打完還寫一張字條，叫他在同學面前，站在板凳上讀給大家聽。字條寫說：「我知道我所做，有違背老師，違逆上帝，請你們大家不要學我。」要唸 3 次才可下來。老師可能就是要真聲知道羞恥，並在同學面前謝罪，同時也當其他人的鑑誡吧？真聲就像讀書一樣，讀那字條，沒什麼走樣。然而在旁邊的那個阿部，垂著頭不敢抬頭看，因他知道，自己做了那件事，真聲在替他擔當刑罰，他的心一定很難過。但，他受刑罰，我得榮光呀！結束之後，阿部邀真聲到外面，小聲對真聲說：「我知道我所做的，害你很吃虧了，請你原諒我。」真聲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情願替你受刑罰，希望你以後不要再犯錯就好。」從此阿部知道真聲是他真實的朋友。而，真聲仍舊好好侍候老師，絲毫沒有怨恨；老師也依舊疼愛他。因為自甘情願替人擔罪的，再苦也無可怨恨。想到救主耶穌，替人擔罪受死，雖然釘祂的人多麼殘忍，多麼的侮慢，多麼的譏刺，祂也不生氣，尚且替他們禱告。對學生說：「父所給我的杯，我豈不喝嗎？」十字架是那樣的淒慘，祂也分毫沒有埋怨上帝。啊！祂是為要替世人贖罪，而甘願受辱！受苦！受死！啊！祂，真正是救主！

× × × × × ×

這一年開始，每次考試，真聲不是第 1 名就是第 2 名。

那年，剛好有一位鐵音牧師和師母來巡訪教會。老師帶學生出去路上迎接，大家很高興，好像在迎接耶穌入城一樣。鐵音牧師每句話都有教訓，沒有一句浪費的話，真聲很愛聽。有一天，他們來靜水溪佈道，帶了一個手風琴來。當時看到手風琴，覺得很稀奇，因為是稀罕的東西。真聲想，若能讓我彈一下，我會多麼的高興！正在想的時候，師母說：「真聲，請你替我扶著這個琴。」真聲高興極了，馬上接過來。想，真有機會可以彈彈看了！就稍走向前，慢慢彈了一下，哇！真好聽！他聯想到在天堂裡，上帝賞賜金琴給天使們，他們是何等的歡喜啊！將來如果我也到那裡，得到金琴，我一定大大讚美上帝！

從此，真聲心裡開始對音樂產生興趣。

× × × × × ×

翌年，就是小學五年級，白川先生回去了，換了一位純正先生。真聲覺得這位老師最令人敬畏。他很少說話，很少出聲笑，他有威嚴也有溫柔。他未曾打過學生，學生也未曾需要他打，只要他稍咳一聲學生就怕。他的威嚴好像有祕訣，同學們都不知道他的權威從哪裡來。純正老師來那年，真聲 13 歲，仍然得到老師疼愛，每次要回家都邀他同行。

平常，每天早上來，或放學要回家，真聲都向老師道平安的。那天早上來，打開房門向老師請安，只見老師還在床上，並且在唉哼，好像很痛苦。真聲摸摸他的額頭，啊！好燙！隨即轉身跑出去請一位漢醫來看。醫生看了後說是肺炎，真聲就跟著醫生去拿藥回來煎煮。按當時的風俗，請醫生到家診察是要送紅包的。真聲想，純正老師病得這麼厲害，他也不知道甚麼，醫生是我叫的，我得替他送紅包，但腰包裡卻只有 1 角錢，是母親給的。他就用紅紙包好，當謝禮送給醫生說：「這是一點小意思，只表示謝意，至於藥錢，我們改天另外算吧！」醫生說：「好。」真聲這樣辦，純正老師並不知道。隔天，老師就被抬去台南新樓醫院，學校的事由真聲料理。他每天帶領同學為老師禱告，求上帝照顧老師快痊癒。

經過 3 個禮拜，老師病好了，回來教書，學生都來向老師道平安。

大學的學生也來看他，說：「你的學生很乖！」純正老師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

(14) 跳年升級

純正老師一年的任期滿了就回去，小學也停了。真聲想考中學，那時中學只有台南新樓一間。

真聲很想去，但擔心考不上。剛好有一個晚上遇到 5 年前的啓蒙老師回鄉來，真聲就向母親要求一點兒錢，想去店裡買一些餅乾，買一些茶葉，買一包朝日牌香煙，預備要請老師來再教他一次。母親看真聲那麼聰明、懂事，很高興，馬上拿錢讓他去預備。

老師看真聲那麼用心，又能思念到 5 年前的恩師，就很樂意，馬上來，每樣再教一次，每項都給他仔細的講解。只是真聲對自己並不太有信心，只覺差不多而已。

老師向至勤說：「這樣去投考可以了，不要擔心。」母親很高興，向老師道謝。

那年是 1909 年，大哥清流替真聲擔棉被，帶他去考中學。母親向人借 20 塊錢給他帶去。

到了學校，看見校舍那麼大，朋友那麼多，新學生好幾十人，覺得很陌生。那年是一位英國牧師 Nelson 當校長。

那天下午，一群新舊學生在校庭裡踢足球，嘩嘩叫，很熱鬧。然而，真聲因為怕考不上，很擔心，躲在房間裡禱告。大哥清流留下他回家去了。真聲想，我若沒考上，不就要像聖經上那個癱瘓得醫治的那人一樣，要自己抬鋪蓋走回家？越想越擔憂。

那時，看見一位最高年級的學生，叫草木兄，老師叫他去幫忙抄寫考單。已經抄寫完出來，一些和他認識的就去向他打聽，看要考幾門、考什麼。草

木兄不願說，那些無恥的學生一直催逼，他才說出一些。真聲想，恐怕會考別的，如果是考三字經，多少能得分，讀白話聖經呢？是容易的事。我寧願不及格，也不要作弊而及格。

隔天考試，考題一出，真聲很快就寫完，領先去交卷。但他想，別的他大的學生一定比他強，那晚仍然很煩惱，擔心不及格。不料，第二天發表，真聲不但及格，還跳過一年！高興極了，馬上寫信回家報告消息給母親。母親看了信歡喜極了！

真聲在學校很想念母親，第一個禮拜，清早起來時想到母親，就跑到屋後去流眼淚。

學校分上半年、下半年兩學期，真聲就繳上半年的學費，並買了需用的東西，剩下 1 塊 3 角，收著要當臨時之需用。不料，那晚卻被人偷了，真聲煩惱極了。想到幾年前，只失落 1 角錢，就讓母親很難過，何況 1 塊 3 角，母親若知道了，一定是 13 倍的痛苦。啊！賊仔，你怎麼害我如此？！到了禮拜六，回家向母親道歉，想不到母親卻說：「不要怕，我會再給你。」

(15) 棉被裡的怪物

到了考試期，真聲別科的分數都很高，只有日本語分數很低，因為在小學時，老師教得很少。進了中學自 a. i. u. e. o. 重新讀。考卷發回來，只有 30 分，他回到房間，不禁眼淚如雨直流。他立志要用功，決不輸給別人。他想到聖經裡說：「若有人智慧不夠，當求上帝，上帝會賜給人智慧。」真聲就跪下禱告，求祂幫助。禱告完，就決心要勤勉學習。記得四書裡有說：「別人讀 1 遍就會的，我要讀 10 遍，別人若讀 10 遍，我要讀 100 遍。」

× × × × × ×

那時候，中學的旁屋在加蓋樓房。太陽西下時，真聲帶了一支小刀去樹下，修了幾支竹子，要釘製一個可放小燈的小箱子，他想將小燈箱藏在被窩裡，晚上就可以讀書讀到晚一點。真聲鋸竹子的時候，因為天黑了看不清楚，又鋸得太快，竹子又滑，竟把左手第 2 指鋸傷了，流很多血。真聲就用手帕綁受傷的手指。

學校規定，晚上全體學生要聚集在大課廳，自修到 9 點就熄燈，回房間睡覺，不可以再點燈。然而，真聲發奮要用功，當大家已安靜睡覺時，他起來點了所預備的燈火，怕被老師看到，就蓋著棉被，伏在床上小心讀書。

有一次，舍監老師巡視房間，走過那裡，看見床上有光影，因棉被沒有蓋好，燈光照射出來。老師看見了，喊：「真聲！真聲！」真聲聽到了嚇一跳，不敢出聲，馬上用手捏熄了燈火。他不敢用嘴吹熄，因為怕老師聽到聲

音。老師看沒有聲響，又已不見光影，以為是自己看錯的，就走開了。

第二天，教師會的時候，舍監說：「昨晚看見真聲的棉被裡有光影，但又忽然不見了。」其他老師笑說：「難道棉被裡有怪物嗎？」

真聲繼續這樣用功好幾夜。有一晚，棉被蓋得太靠近燈火了，引起火燒棉被，箱子也燒著。真聲因為太專心讀書，連自己頭上的鬚髮被燒得捲曲又發出燒焦味，還不自覺（當時的學生，流行前額留鬚髮，後頭留長髮辮）。因為那火是慢慢燒起來的，燒到燙到皮肉了，才抬頭看，吃了一驚！頭就像要鑽入火爐裡了！趕緊鑽出來，從棉被上反壓住，使它不透氣，火就熄了。掀開看，棉被燒了一個大洞，好在是自己的棉被，不太要緊。

天亮後，同學問：「真聲，你昨晚在燈下讀夜書是不是？」真聲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同學說：「知道呀！你的鼻孔都是黑煙。」真聲知道在棉被裡讀書是不妥當了，想改變方法。當時街上剛開始賣手電筒，他很想要那東西，較方便，但又覺不經濟，只好作罷。剛好暑假也到了。

暑假中真聲非常用功。校長指定，叫大家有空閒時可以自由閱讀《天路歷程》上下卷，到新學期開始時，可以參加考試；考第 1 名獎金 3 塊，第 2 名 2 塊，第 3 名 1 塊。

開學時，這項考試真聲得了第 1 名，很高興！還有，白話字（羅馬字）也考 100 分，得到三共先生的獎助；日本文也相當的進步。

有一天考試，發回考卷的時候，三代老師覺得奇怪，她想，真聲本來只考 30 分的，怎麼暑假後，竟能考 85 分？她懷疑他是否偷看了，就特別叫他來宿舍，再考他一次，沒想到反而考得分數更多！

中午，教師們一起用餐的時候，大家在談論。三代老師問說：「真聲別科的成績怎麼樣？」老師們都說：「相當的進步。」三代老師說：「我教的國語（日語）和算術兩科，他的成績都很好。」這孩子，真奇特！從此，老師特別疼愛他。可惜，真聲身體不強健。他自認自己能力不夠，因此，雖然體弱還是勉力用功。他的書裡寫著兩句古人言勉勵自己：

- (1) 一勤天下無難事。
- (2) 有心打石，石成柱。

(16) 出去，和乩童拼

放假期間真聲回家。剛好在靜水溪庄有一個人忽然起乩，說是他家裡那尊帝君顯靈，附在他身上，吩咐說要為他蓋廟，因為帝君要再來臨。起乩的人名叫阿央，大家都叫他乩童阿央。後來就真的在他家前面蓋了一間帝君廟，那尊帝君佛也重新鍍金。其他有牛爺，馬爺，虎爺，18 羅漢等等，一時增加許多，而且全都重新開眼，重新漆得金光閃爍。這是因為庄裡迷信的人看乩童阿央起乩，信以為真，就爭先恐後的，也請他們的佛來湊熱鬧的。

帝君爺修臉、開眼完，就選一天要去菜寮溪底迎神，因為開眼完必需迎神，佛才敢再來附身。真聲覺得很矛盾，覺得佛的權勢不如人，有請才敢來，怎能保佑人？

日子到了，果然，大轎、小轎、大旗、鑼鼓、宋江陣一大隊，就向著菜寮溪一直去。到了那裡，法師就打鼓、唸咒文。中午時，乩童阿央就起乩了，手舞著劍破乩，破得阿央血流滿面。真像「亞哈王」那 450 個乩童一般。請神禮畢，就排著隊伍回來，快進入庄裡的時候，真聲聽見鑼鼓聲熱鬧滾滾，就跑去靜水溪邊橋頭，想看他們迎神回來是怎麼樣情形。隊伍一直走來。

忽然，一個小轎抬一隻虎爺，像貓那麼大，轎子顛顛撼撼的來，繩子沒有綁好，過橋的時候，不小心竟讓虎爺滾落到靜水溪裡去了。好在是死物，不然這下子，一定喝水喝得大哭大叫。抬轎的趕緊下去把它扶起來，大家笑說：「虎爺也會口渴！」

x x x x x x

迎神回來，在廟前有蓋一間壇，壇後面插著一支有竹尾那麼高的燈竿，他們在燈竿下的土裡潑了黑狗的血。真聲看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

一天，乩童阿央又起乩了，他從壇上拿了 2 支劍，爬上屋頂在那裡舞劍，舞了好一會兒後跳下來。然後搏捏粘土，印鑄土銀，鑄了滿滿一個抽屜，再用封條封住。庄裡人看他這樣，有的說：「啊！這個人瘋了！」有些人唧唧咕咕談論，說：「乩童阿央在裝瘋，因有人唆使他這樣假瘋，要來殺死庄裡的落教人。」真聲聽了很害怕，回家告訴母親，母親安慰他說：「不要怕，若不是上帝的旨意，就連一支頭髮也不會失落。」

x x x x x x

隔天，俊德師父聽到風聲說乩童阿央鑄了土銀。俊德師是北管的師父，他是塌鼻子又瘖啞(喉嚨缺陷，發音不清又帶重鼻音)的人。他用五音不全的話向人說：「人家說，乩童阿央在鑄土銀，我要去看看。」他去了，剛好阿央不在壇裡，他就悄悄撕開封條，打開抽屜一看，說：「喔！哇！這麼多！」

正說著，乩童阿央回來了，看到俊德師偷看他的土銀，很生氣，馬上起乩，拔起他那兩支劍一直追，俊德師嚇得噫噫噢噢叫，拼命跑，跑到真聲家鑽進去。至勤問他：「什麼事？」俊德師說：「安應！毋要窩話，衣紅阿央要阿我。」(安靜！不要說話，乩童阿央要殺我。)

真聲看他嚇得臉發白，覺得事情很危險。至勤就帶俊德師躲藏在房間。

果然，乩童阿央追來了，狀極兇猛，哼哼叫，一間一間的找人。俊德師覺得不安全，就從房間出來，跑到後門去。不巧，被阿央看見了直追過來。他跑到阿崎的破屋裡，瘋子阿央跟著追進去，抓到俊德師，就將他壓在長凳

上，用劍鋸起俊德師的臉，鋸得俊德師咿咿噢噢慘叫！聽了真讓人寒顫。臉頰鋸破後就叫他起來，押他走，走過真聲家門前，真聲開門看，看到俊德師右臉淌著血，他用手拭了血甩在地上，一直拭一直甩，看了真可怕。

乩童阿央押俊德師做什麼呢？有人說：「要押他去敷藥。」真聲想，那麼，他殺人後，大概已知錯了？大家在廳裡談論，隔壁的木匠阿恭伯也過來一起談。

忽然，乩童阿央再跳過來了，氣勢更兇，仍然拿著兩支劍，一進來，迅不及防，對著阿恭伯兩肩搭下，阿恭伯就被他押出去了，真聲嚇得說不出話。押到阿恭伯家，進了廳，乩童阿央指著紅架上的「十條誡」說：「拆下來撕掉！」阿恭伯是信主的，他說：「不！」發瘋的阿央，兩支劍立時揮過來。阿恭伯是有功夫的人，閃個身，從背後抱住瘋阿央，想搶下他的劍。沒想到，瘋子蠻力太大，兩支劍亂舞不停，阿恭伯的臉被他劃了好幾道。鄰居另一個信主的人叫石定兄，聽到鱗鱗隆隆聲響，顧不得洗完臉，就跑過來看，看他們在那裡拼鬥，就喊說：「阿恭伯啊！放開！」阿恭伯用力推開，然後和石定兄兩人拼命跑，瘋阿央拼命追。在真聲家和阿恭伯家中間有一條通巷，巷尾圍著大人高度的刺竹籬笆，他們跑得砰砰蹦蹦像隻牛，跳過籬笆。瘋阿央從後面趕過來，擲了劍，劍尾扎到石定兄的頭，插在頭上。石定兄立刻拔掉，趕緊去找到一條繩子，等瘋阿央再跑到那巷頭來時，就用繩子絆倒他，再用長煙吹管頭往他的頭用力打下去，瘋阿央就像「哥利亞」一樣倒在地上了。

至勤本來把門門起來，關在屋裡面的，聽他們鱗鱗隆隆拼鬥不完，忍不住，拿了一支槌子開門跑出去，想打他一棍子讓他倒地。年輕時，曾對付過好幾個強盜的，何況這個瘋子想要敵對上帝的子民，我豈不應去和他拼個死活嗎？但是，當她剛舉起槌子正要打下去，別人的煙吹管頭卻已先打到瘋子的頭，瘋阿央隨即倒下去。不過，因為這樣，就有風聲傳開說：「鄭大川的妻子打倒了乩童阿央。」

稍後，警察來了，乩童阿央已經醒過來，警察賞他巴掌，左右搨他好幾下，乩童阿央也不敢再妄動。然後，綁著帶去衙門，再刑打又處罰才放了他。乩童阿央意氣消沈的回來，後來就再也不敢起乩了。大家笑說：「帝君不如「巴仙」。」從此庄內就安靜太平了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魔鬼勢力兇惡窘迫，
愛滅祀的百姓，
基督保護贏過劍戟，
平安無甚代誌。

(17) 箱裡的怪物

這些事過去了，真聲要回學校，但沒有錢。剛好有人在招募浣洗林投纖維的工人，至勤想到沒有錢可讓兒子繳學費，並且也想讓逸子去讀女學校，因此就去應徵了。留下真聲和逸子、大哥和大嫂以及老祖母，就到南部鳳山方面去工作，爲了家，她需要這樣奔波。

X X X X X X

母親出外工作那年，真聲 15 歲，逸子 16 歲。真聲聽逸子的聲音，看她的行動，已經十分清楚知道她的意思；但真聲是正直的孩子，不願意越過牆偷吃草，何況已經認她爲姊妹，一定要避免「暗嫩」的誘惑。

到了晚上，真聲將長凳當床，靜靜躺臥睡在那裡。大哥在那邊房間，向真聲說：「不要睡在那裡，進去房裡較沒有蚊子。」因爲那裡沒有蚊帳。真聲說：「不要緊，吳猛餵蚊子，我要試試看，看他忍耐的滋味是如何。」逸子也從房裡叫他說：「真聲啊！進來睡吧！」真聲說：「不必了，我在這裡就好。」逸子的行動和她的聲音，宛如樹上的蟬兒，十分動人心弦，但，真聲定意要遵守聖經道理，如保守自己的瞳仁，就繼續睡長凳到開學。毒蚊的厲害，引誘、迷惑，一切未臨到他身上，宛如獅子沒咬食責備「耶羅波安」的先知，只安靜站在他身邊一般。

X X X X X X

開學了，真聲回到台南府城。那時候，鄰居一個朋友叫主顧兄，他住在新樓園內後樓裡，在一位英國牧師家受雇，幫做雜務。那時牧師出外渡假，留下主顧兄在看守樓房。他看見真聲走過，就叫他說：「真聲啊！上來玩吧！」真聲很高興，但回答說：「怕有人在，我不敢。」主顧兄說：「你放心，牧師不在家。」真聲說：「好啊！來看看英國人的住家是什麼樣子也好」。就上了樓。主顧兄帶他從客廳再到臥房去看。看了覺得很舒適，很美。主顧兄說：「這床好軟，好舒服哦！你可以躺躺看。」真聲說：「不可以呀！是牧師、牧師娘睡的床呀！」主顧兄說：「不妨躺一躺，將來你會像他一樣當牧師哦！」真聲說：「這樣啊？好啊！躺躺就會當牧師，那麼我一定要躺躺看。」噫呀！就真的躺下去了，喔！哇！真舒服，又軟又有彈勁，一躺下，彈簧久久震不停。真聲想，英國人怎麼那麼有福氣？！實在太好了！然後還帶他看了刀、叉、桌巾等等，每樣都很美。再看他們的廁所，設置得很清爽，美觀，也沒有臭味。真聲嘆說：「唉！我們實在比不上他們！爲什麼英國人能住得好，睡得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放得好，樣樣好呢？同樣是上帝的子民，爲什麼他們那麼富貴，我們這麼粗陋？」哈！對了！老師說過，「挪亞」對他 3 個兒子「閃」、「含」、「雅弗」說：「『迦南』（『含』的兒子）受咒詛做奴僕，『閃』做差用的，『雅弗』住在『閃』的帳棚裡（創世記 9：

26~27)。」歐洲人是「雅弗」的後裔，我們是「閃」的後裔，我們得蓋帳棚讓他們住，我們得要勞動，他們輕鬆享受，我們比他們差，說來也難怪。

忽然，樓下有皮鞋腳步聲，叩，叩，叩響著，已在上樓了。是一位姑娘，牧師外出時，交代她偶爾來巡視的。

主顧兄很慌張的向真聲說：「姑娘來了！」真聲很怕，說：「那，我怎麼辦？」主顧兄就趕快帶真聲到後面走廊，那裡有一個青色的箱子，不知做什麼用的。就叫他趕快躲在裡面，真聲聽話就鑽進去，主顧兄順手鎖了箱子。姑娘上樓來，到處走到處巡看，走到箱子旁邊說：「主顧，把這個箱子開起來曬曬吧！」主顧兄很怕，只答說：「好。」真聲在箱子裡，黑矇矇又臭霉味，又害怕，因為他想，姑娘若想到要開箱看看，我就慘了！會讓她以為我是賊，也會讓主顧兄受連累，失去工作。真聲怕得直發抖，好在箱子放得很穩，不會震動。這時，真聲想到新島襄先生，他從日本偷渡去美國時，躲藏在美國戰艦裡，沒有被日本兵找到，那時若被找到，一定被判死刑的。當時新島先生不知如何的害怕了？!

幸哉！後來聽見腳步聲叩，叩，叩，慢慢走向東邊離去，他才放下心來。主顧兄看姑娘已經出去了，趕快來開鎖，掀蓋讓真聲出來。真聲拍拍主顧兄肩膀說：「唉唷！害我險些出醜！」主顧兄笑得滾倒在地板上，說：「下次再來啊！」真聲說：「多謝了！你請吧！我沒有空了。」

(18) 愛的眼淚

中學三年級時，母親爲了讓兒子讀書，還在南路的鳳山做澆洗林投絲的苦工。那時真聲患了慢性赤痢，找過幾位醫生都不見效果，連馬醫師也不行。真聲雖然生病，仍然繼續每天上課讀書，他的臉越來越蒼白，腿腳越來越無力。教他們國語(日語)的三代老師，勸他要休息才好。真聲說：「愛我的母親在很遠的地方，爲了我在辛苦做工，我若不讀書，她的勞苦就都枉然了。」老師聽了就不再叫他休息了。

真聲排血便已經6個月，西醫、漢醫藥都嘗過，還是醫不好。人家就介紹他吃金線蓮、鐵馬鞭、鳳尾草，真聲就去找，拔了藥草回來煎煮。因沒有錢買煎藥壺，就去找來一個牛奶罐，洗乾淨，就在廚房煮藥。廚房的總廚師朝枝伯人很親切，夾火炭給他。草藥一滾開，會噴噴溢出來。真聲怕藥汁溢出來可惜，趕快空手就去捧藥罐，沒想到，已捧離開火爐，藥汁還繼續溢出來。燙得真聲的兩隻手紅紅的，一直腫起來。校長叫他去給馬醫生敷藥，真聲就付2毛錢拿了診單。可惜，馬醫師見面就問：「你是什麼病？」真聲舉雙手讓他看，馬醫生看了後說：「沒病，沒病。」就推他去旁邊，還把2毛錢的診單揉捏了丟掉，只顧看別人。真聲看見馬醫生那麼無情，禁不住掉下眼淚。回到學校，校長問他：「怎麼了？」真聲不想說，校長以為他是因爲

身體不舒服而難過，就回去帶了一罐「解百力」的麥芽糖魚肝油來，說：「真聲，不要煩惱，吃這罐魚油，身體就會強健。」校長溫婉勸真聲，像照顧小孩一樣。真聲被校長的愛感動，不禁將對馬醫師的無情感傷事都忘記了。

過了幾個禮拜，真聲去一位朋友叫捶金兄的家玩，他問真聲為什麼臉黃黃的？真聲就告訴他理由，捶金兄一聽完就說：「哈！我的小孩不久前也患了赤痢，糞頭到糞尾都帶血，很久都醫不好。碰巧遇到一位醫生，開了一劑藥方，像牛藥，只吃2帖就全好了。」真聲很高興，問捶金兄是什麼樣的好藥，捶金兄就給他藥方：車前1錢，歸尾2錢，枳殼1錢，白芍1錢，檳榔1錢，蘿蔔1錢，甘草7分。不過你比較大，每項份量大概要加半倍。碰巧碰巧啦！試試看，會醫好也不一定。真聲道謝了後回到學校，傾盡錢袋只有8分錢，馬上去買藥，幸好錢剛剛夠用。藥買回來，仍然用那牛奶罐煮藥，一面煮藥一面想，只有8分錢，買了1劑藥，若吃了有好轉，想再買也沒有錢了，怎麼辦？啊！不要緊，吃完再打算吧！藥煮好了就喝下去。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唷！好些了哦！就再煮藥渣喝。隔天再看，還有一點點血！怎麼辦？沒有錢可以再買藥了，只好將藥渣再煮一次來喝。隔天一看，哇！果然完全好了。哈！小錢治了大症。真聲很高興，即時跪下感謝上帝。

x x x x x x

那時候，中學裡有一位低年級學生名叫一陽。他很有趣、很可愛，同學們都很愛他。

一天，真聲想著，我若有一個像他這樣的弟弟，不知有多好?! 哥哥清流是同父異母，他的心奸詐，手腳懶惰，他2年前偽改繳費單的事令人難忘。想到自己有兄卻像無兄，也沒有弟沒有妹，單單自己一個，怎麼辦？想到自己體弱多病，如果上帝早些召我回天家，那麼，我的母親怎麼辦？她必定如「雅各」所說：「白髮淒慘歸墓」了。想到此，突然禁不住掉下眼淚。然而，真聲即時想回來，聖經上記載耶穌說：「什麼人能用掛慮加長生命一刻之久啊?! ……今日的掛慮，要掛慮今日就夠。」他想到，目前在這學校裡，我沒有什麼知己的朋友可互相安慰、互相幫助。這可愛的一陽弟兄，我很喜歡他，如果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就心滿意足啦！早時，關公、張飛、劉備，桃園三結義，那三個結拜兄弟，他們同心如三位一體，我若能和一陽結為義兄義弟，不知有多歡喜啊！但我沒有權利命令他當我的小弟，也不能馬上要求成為兄弟。啊！不知何時能…？

過了一段日子之後，有一天，一陽來找真聲聊，真聲很高興！兩人興緻投合，愉快的談談聊聊…

真聲：你家裡有父母？

一陽：父親很早就被土匪打死了，母親還在，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哥哥，還有兩個姊姊。真聲兄你家呢？父母還在嗎？

真聲：我父親在我 4 歲的時候就去世了，母親還在，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。

一陽：你家和我家的情形怎麼這麼相似?! 太巧合了!

真聲：真的！實在巧合！一陽我知道你，瞭解你，想和你做朋友想很久了，只是沒有機會。

一陽：很高興！我也很希望和你做朋友，你的為人我早就認識。

真聲：你從哪裡認識我的？

一陽：我在家鄉小學時，純正老師和我說過你的事。

真聲：哈！哈！兩年前我也是他的學生，現在他還是我的老師。

一陽：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

真聲：對，對，沒錯。啊！聖經說：「兄弟互相幫助緊急的患難」這句話我很喜歡。

一陽：是！如果你是我的兄弟，不知有多好?!

真聲：不敢當！假如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就很得意！

真聲這句話說得很簡單，因為他覺得一陽和他是心投意合，所以才敢說出這句話，但心中難免還擔心不知是否冒失了？然而接著——

一陽：很好啊！我早就在想了。

真聲：怎麼說？你也在想？

一陽：因為我的母親曾吩咐我，學校裡若有知己的朋友，可以和他結為兄弟，純正老師也說，他和一心老師結為義兄義弟。

真聲：純正老師也很愛我。這樣，必定是上帝美意預備的。

一陽：現在，我們在上帝面前立約吧！只要嘴說出了就是了。

真聲：好！今日我認你為我的兄弟，如同親弟弟。

一陽：從今我認你為我的哥哥，如同親哥哥。

兩人說得好熱誠，真聲歡喜到流淚。接著說——

真聲：現在我們結為兄弟了，以後該如何互相對待呢？

一陽：你和我都想想看，然後暗自寫在紙上，再拿來比對，看各自想的是什麼。

真聲：對！這樣很好。

說完，兩人就拿筆用羅馬字寫。寫完了，就掀開一起看。很奇妙！宛如早時 70 人翻譯聖經一般，他們雖然在不同的房間裡翻譯，但卻翻譯得一樣。真聲和一陽所寫的，掀開一看，沒有兩樣，就是：

- (1) 要互相代禱。
- (2) 要互相幫助。
- (3) 要互相疼愛。

真奇怪！竟同心到如此！兩人歡喜至極。從那天起，兩人成爲兄弟，勝過桃園三結義的交情。雖然沒像古時，咬指頭滴血在酒裡大家喝，當契約，然而，真聲和一陽心靈相連結，親密相愛勝過他們，更不輸親兄親弟。真聲問一陽：「我們的立約，效力到何等程度？」一陽說：「到親族，到永遠。」真聲說：「沒錯。」從此兩人真正是兄弟了，就馬上寫信回家報告消息。真聲和一陽的母親看到信，都很高興的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多了一個兒子了！」

× × × × × ×

一天，清流來中學找真聲，說：「咱家羊子尾那3~4丘園地未能登記好，登記所的人說，要你蓋印鑑才可以。想叫你一起去，但你在學校讀書，這樣吧！你的印鑑交給我，我去辦就好。」真聲問他是什麼事登記不成？他說：「是遺產的承續登記，要讓兄弟兩人都有份。」真聲聽了覺得有理，就將印鑑交給他。

可惜，清流是來騙取真聲的印鑑的，拿到印鑑後，馬上去變賣祖先遺下的田園，賣到只剩一塊看天園。後來，真聲知道了真相，但，他因顧念到骨肉至親情，不想和他計較。想到主耶穌曾說：「人若得到滿天下的財利而失去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」因此，家中平安無事，兄弟依舊和好相處。

× × × × × ×

真聲在中學時，禮拜天常常和同學一起去外面佈道，那時正是傳福音的好機會。當時很盛行梅牧師所著的那一本《佈道論》，真聲也讀得很熟，就這樣去應用，人們很喜歡聽。

一天，真聲和兩功兄、泰洋兄一同去台南市外喜樹仔，白山崙佈道。便當盒裡裝鹹米糕和甜米糕，並帶聖經聖詩揹著就走。那時是將近暑假時節，路上很熱。

到了白山崙的時候，真聲不知怎麼的，忽然肚子痛起來，痛得連一步都走不動。泰洋兄和兩功兄沒辦法，就讓他躺在路邊草地上，用土塊讓他壓肚子，但壓了半天還在痛，兩功和泰洋商量，決定要輪流揹他走。當時的真聲15歲，體重大約80斤(48kg)，覺得這麼大了還要人家揹，很不好意思，但天將晚了，不得不起行，不得不讓人揹了。泰洋兄體格較大，揹久一點兒，兩功兄較矮小，少揹一點兒，兩人輪流揹得汗流浹背，真聲覺得很過意不去，而路人看了也哇哇叫。快到時，真聲小聲說：「請走偏路進去好嗎？我很不好意思！」終於到了，真聲抱著肚子小聲的說：「謝謝你們！我永遠不會忘記！」

隔天，稍好些了，就拿筆寫信，要寄給在鳳山的母親，因爲好久沒寫信給她了，而且手邊已沒有錢，想要求母親寄給他一點兒錢。信裡寫說：「親

愛的阿娘，平安！很久沒有寫信向妳問安，不知貴體安康否？我最近……」

寫到此，想告訴她最近肚子痛，已經好些，可惜沒有錢…。但，擔心母親煩惱，若說要錢，又擔心她因沒有錢而心痛。她爲了我去遠地做工，她如果有錢，一定會寄給我的呀！唉！算了！不要寫。就只在信尾添幾句：「請妳好好照顧身體，是心所願。1900年9月1日，不肖兒真聲敬上。」

寄了信，就回到房間獨自禱告：「求主照顧我的母親，求主看顧我的欠缺。」

過了4天，忽然郵差送來了一個掛號郵件，是硬硬的信封，裡面有5張鈔票，還有母親的信。信裡說：「我的兒子真聲收知。我收到你的信了，可能你正在需要錢吧？我寄5塊錢給你，若收到了就報我知道。『用功』這句話，不必我吩咐，但希望你小心照顧身體。平安！出外的母親寄。」真聲讀到「出外的母親」這句，不禁眼淚滾落下來，想到，母親爲了我，離開家去那麼遠的地方做工！

一個禮拜之後有一天，有人叫：「真聲，真聲！你的母親來了！」真聲很高興，趕快跑出去迎接，一見面，母子兩人禁不住流下歡喜感激的眼淚。可憐！真聲的母親右手無名指，因爲長期梳洗林投絲而染了毒，被醫生開刀，割了再割，皮肉全被割掉了，現在只剩指頭骨和筋。她變得烏黑憔悴，已不能工作了，所以坐火車要回家去。想到兒子在台南讀書，就特地中途下車來看他。雖然真聲已經15歲了，至勤仍然疼他如幼孩，在車站買了一包好吃的麻糬，用一隻手提來給真聲，因爲另一隻手用繃帶包著，吊在胸前。見面依舊叫他：「傻孩子。」問說：「你平安嗎？」真聲看見母親消瘦的面孔，疼痛的手，還那麼的疼愛兒子，心中非常感激，就只回答說：「感謝主！上帝照顧我。」

然後，真聲就帶一陽來介紹給母親，說：「上帝爲我預備的一位小弟就是他。」母親歡喜極了。要回家之前吩咐他們說：「你們兩個要相愛。」他們回答說：「好！妳回去後要趕快把手醫好，免得我們在這裡掛心哦！」真聲、一陽依依不捨地送她到校門外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真聲在學，時常佈道，
兩功、泰洋做陣；
艱苦扶助，安心依靠，
疼痛，愛講未盡；
身軀軟弱，心神勇健，
兄弟，相愛扶持；
老母疼子，忍受痛疼，
豈不當紀念她？

(19) 我認識真聲

至勤回家之後，手痛慢慢的好了。

一天，有一個陌生人從外面進來。至勤問他：「朋友，你從哪兒來？」他說：「我住在台南，我在做律師的通譯，我也是信主的人。」至勤說：「我家的真聲在新樓讀中學。」他隨即說：「啊！中學、大學我常常去玩，真聲兄我認識。」至勤再問：「我們這裡有一位去讀大學的，名叫振祥，你認識他嗎？」他說：「振祥兄和我很熟。」

那時候剛好至勤的弟弟有一塊地產登記不順利，聽那人說他在律師事務所做事，心想他可能懂一些，而且又聽說是熟人，因此很想請教他，就問說：「有一個人姓許，入贅於姓劉的，戶口上就改從劉姓了。但，這次許家有一塊地要給他承續，卻登記不成，說因為他姓劉。請問這種情形有沒有什麼辦法？」那人說：「那很簡單。」至勤聽了很高興，就吩咐家人去買茶點，晚上還煮佳餚款待他，希望能拜託他辦事。

那天剛好是禮拜六，振祥兄從大學回來，晚上來找清流聊天。一進屋，那人問說：「這位先生貴姓大名？」清流聽了覺得很奇怪，剛剛他說和振祥很熟的，怎麼現在卻不認識他？振祥兄悄悄告訴至勤，今晚要很小心，恐怕這個人是賊。

吃過晚飯，他們要做家庭禮拜了，就請那人做主理。拜六晚應該唱哪一首詩？如果真是基督徒，應該知道的，清流請他選禮拜六唱的詩，結果一本聖詩翻來翻去找不出一首。最後請他禱告，也禱告不來，真是露出馬腳矣。那晚至勤和清流整個晚上不敢睡，把槍和雙眼都準備好，放在床頭，想他若安安靜靜就罷，若想作怪，就要和他拚個死活！

好哉，到天亮都安靜不敢妄動。振祥兄要去新市禮拜講道，來邀清流同去，就邀那人也一起去。將到的時候那人說：「你們先走，我等一會兒會跟著去。」他想逃跑，就鑽進甘蔗園裡去，再也沒出來。清流他們等了好久，不見他再出來，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。噫！好險！撒但常窺探想陷害人的靈魂，也是這樣吧？危險啊！我們當謹慎！到了下個禮拜六，真聲回來，母親問他：「在台南有一個律師的通譯，說是你的朋友，真的嗎？」真聲說：「亂說，騙人的。」

(20) 我所愛的學生啊！

第二年4月，學校改成3學期制。至勤設法要讓逸子也去讀女學校，因她想，以後若要匹配當傳道師的真聲，有讀書較適合。真聲看母親省吃儉用，千勞萬苦，為他的一生在計劃，我若按照三年前的想法，不接受逸子，恐怕會讓母親的心志受委屈，讓她不高興。想到耶穌教訓人孝順父母的話，他想，

有順才有孝，順從是有孝心的憑據。想了後就決定：我雖然不喜歡逸子，但如今我願意認她為我的未婚妻了。逸子進入女學校的時候，是愛子老師在當校長。

x x x x x x

Nelson 當中學校長的時候，他很愛學生，學生也都很尊敬他，每年年終，學生都為他熱鬧，慶祝他的生日。這年，在校長的樓房前，用榕樹枝搭了城，城上掛「壽比南山」4 個字，城兩邊拉繩子到校長的房子，繩子上掛小旗，中間吊小燈，吊圖畫，很漂亮，晚上點了燈亮閃閃的，很熱鬧。這個榕樹城是搭在女學校對面，晚上一群女學生出來看，都說很好看，說：「中學男生很棒喔！」

天亮了，中學生去巡看那些裝飾的東西，因為沾到露水，旗子和圖畫弄濕了，就拿下放在草場上晒。男生去上課的時候，剛好女生經過那裡，就把那些圖畫收進去，慢慢欣賞。等到男生下課出來，嗚呼！東西不見了！中學生料想是女生拿去的，想嚇唬她們一下，就寫信說：「女學校學生平安！我們知道，那些圖畫是妳們中間有人擅自拿去了。限妳們 3 日內拿來還，不然必定追究。平安！1911 年 11 月，中學學生寫。」

這張信，就派一個學生拿去放在女學校的牆內，第二天，一大疊圖畫就獻出來，放在榕樹城牆邊蓮霧樹下。

x x x x x x

再過了幾個禮拜，將近農曆過年的時候，Nelson 校長眼睛痛很嚴重，臨時換了忠心先生當校長。

當時女學校有個規矩，學生的信件都必需經舍監看過，才可寄出。有一個學生，因為不想再讀書了，私下寫信回家和父母商量。那封信沒讓舍監看過，就託一個同學的弟弟拿出去寄。同學名叫玉子，其弟名叫雪郎，是和真聲同年級的中學生。

過幾天，那個不想讀書的學生，家裡寄回信來了，信裡說：「我有接到妳的信，說不想讀書的事…。」老師看到這封信，就叫學生來問：「妳前幾天寫信回家，怎麼沒先讓老師看過呢？」她說：「沒有啊！」老師說：「妳不要說謊，妳看這封信，妳家人說收到妳的信，說妳想退學，妳怎麼說沒有寄信呢？」她靜默，無話可答。老師說：「告訴我，是誰替妳去寄信的？」她回答說：「是玉子。」老師就叫玉子來問。

玉子不知頭不知尾，老師問她：「妳為什麼私下替人去寄信呢？」玉子說：「我沒有啊！」老師說：「不要騙我，這封信說『我收到妳的信…』，聽說是妳替她寄的，妳怎麼說沒有呢？」玉子說：「啊！老師，那不是我，

是我的弟弟，他前幾天來找我時，順便替人帶去寄的。」老師說：「好，下次要小心。」

x x x x x x

那天下午，雪郎要去找玉子，路必經愛子老師的樓上，雪郎一上樓，糟了！挨子彈啦！愛子老師看到玉子的弟弟來，就責備他說：「你爲什麼替我的學生偷寄信呢？」雪郎說：「沒有。」愛子老師責備說：「你們中學男生都是說謊的。」（嘿！這句「都是」很厲害！）

雪郎顧不得說詳細，快步跑回中學，聚集了一群學生，宣佈說：「女學校長罵我們中學男生都說謊，你們打算怎麼樣？」學生們聽了很不服氣說：「前幾天女學生偷了我們的圖畫，今天又被她們校長罵說謊？！我們去和她理論吧！」真聲說：「不要這樣！」但他們一定要去。少年家血氣方剛，一大群人，咻咻叫，推推擠擠，就一起去找值日老師。那天的值日老師是老相公，他在教中學，也兼教女學校的課。學生問他：「女學校的校長罵我們都說謊，我們要去問清楚，好嗎？」老師看見學生一大群，心想，可能是很令他們生氣的事。一時難於回答，說不呢？怕學生生氣；說好呢？對女學校長不好意思。學生一直逼問，好像猶太人逼問「彼拉多」一樣。老師只是踱來踱去，腦裡在想可不可以讓他們去，學生越來越大聲的問，他只是嘴裡「哼？…哼？」學生問：「你是說『好！』是不是？」老師還是「哼？…哼？」學生已不耐煩了，自做裁決說：「老師說『好』了哩！走吧！走吧！」唉！沒有抉擇的老師，責任大也。

真聲想，這件事其實無關緊要，如果女學校長沒有這樣罵人，那就只是雪郎的私怨而已，大家這樣一群人一起去打擾人，是自己不對。如果校長真有罵，也不要緊呀！耶穌說：「有人打你右邊臉，就左邊也給他…」何況今天這件事。再想，我們的民族，本來就很自私的，一旦喊攻打，人人都喜歡，然而卻如散沙不能團結，帶頭的人若受罰，伙伴就溜了。如聖經上說：「我擊打牧者，羊就四散。」真聲想了後，就去躺在床上。同學來要拉他一同去，他說：「我現在身體很不舒服。」

女學校學生聽說中學男生要去圍姑娘樓，就在注意看真聲有沒有去。

說到那群學生，砰砰蹦蹦上了樓，大聲喊嚷，問愛子老師：「爲什麼說我們是說謊的！」婦學部的姊妹看情勢不對，趕快跑去叫甘牧師。甘牧師來了，問：「是什麼事？」學生說：「女學校長罵我們全是說謊的，我們來要問：到底我們是怎麼樣說謊。」甘牧師說：「好，好，這樣好了，你們放心回去，我會辦，辦得讓你們滿意。」學生們聽了高興的拍手，拍拍響，然後就出去了。

x x x x x x

第二天，代理校長忠心先生召集學生來，責備說：「同學們，你們爲什麼去藐視姑娘到如此呢？！是誰去她們樓上的？」學生昨晚開過會的，他們早預料到愛子老師一定會去報告校長，所以大家決定要同心應付。這時候聽了校長這樣問，就大家都站起來。校長再說：「你們爲什麼這樣呢？你們要去向姑娘道歉才好。」學生說：「是她先罵我們的，她應該先道歉，然後我們才去道歉。」校長說：「不對，不行！」他很生氣的敲鐘，再說：「你們要先去道歉才可以，因爲你們做得太不應該，知道嗎？」學生說：「我們去問她的時候，聲音大了一些，這點我們知道錯，但她罵我們『都說謊』難道她沒有錯嗎？」校長說：「她的事歸她，你們的事歸你們。」學生說：「她罵我們是她不對，我們去嚷她，是我們不對，那麼，一加一減等於零，沒輸贏。」校長說：「不！不能這樣說。你們誰願意去道歉？」大家靜默不答。

沒辦法，只好叫幾個學生代表到忠心先生家去，慢慢談，校長說：「你們幾位一起去道歉較好。」學生說：「雙方都有錯的，應該和平解決，想要保護姑娘的榮譽，但一方面也應當保留學生的體面。若不然只逼學生道歉，是沒道理，不公平，恐怕會引起擾亂。」校長卻不採納學生意見，一味主張向姑娘道歉，讓她高興。

福音書院(大學部)的學生聽見了這件事，很憤慨。就召開臨時同學會，討論這件事。他們說：「偏面強迫學生道歉，是蹂躪人權呀！可以連盟罷課，各自回家。以這方法來對抗偏面叫學生道歉的無理主張，同時保護學生的權利不受踐踏。同學會也決定要寫信給家長，免得學生受家長責備。」學生們想起甘牧師說過：「要處理得讓你們滿意。」然而，現在反倒是在辦我們，好讓姑娘歡喜；不但沒有守約，反而壓制到如此。越想越不服氣，現在聽到同學會的話，就壯膽了。

隔天，忠心先生上堂，舊校長 Nelson 雖然眼睛流膿也來參席，其他教員也都出席，排列圍在講台邊，儼然像審判司。

這時，校長很生氣，學生很不服氣。校長起來再問一次：「你們有誰願意去向姑娘道歉？」學生們靜默不答。老師和幾位英國教師就商量，要用「離間法」拆散學生。就一個一個分別叫去旁邊問。希望這樣能得到幾個願去道歉的人，同時可拆散學生團結心，使事情好辦。

真聲被多馬牧師和兩木先生叫去問。校長也另外在問一個，其他的教員也在叫學生去問。問的時候都有記名字，記口供。真聲被問：「你有沒有去攪擾姑娘樓？」

答：沒有；但我也有關係。

問：什麼關係？

答：因爲我也是學生之一，學生若受罪，我也會受牽涉。(多馬牧師一聽，眼睛睜一下)。

問：哦?! 這樣，那麼你願意去向姑娘道歉嗎？

答：我想，道歉的方式，不一定要到面前去道歉才算道歉。不是心裡知錯才是重要嗎？如果只為外表的陪禮，那我不願意，我寧願隨從大家的樣式。

問到此，牧師說：「好！」就叫別的學生去問。學生全都問完了，結果，沒有一個學生願意去道歉。教師們再上堂，忠心校長說：「學生啊！你們實在不對！知道嗎？為什麼不願去道歉呢？」這時候舊校長 Nelson 先生看見情勢很不好，越喊嚷越加添學生的怒氣。他就站起來，說：「我所愛的學生啊！（學生一聽到這句話，宛如一團冰塊，來貼在熱滾滾的心頭。）請你們聽我的話，我知道你們很愛我，我很高興，可惜最近我的眼睛流膿，不能和你們多交通，致使你們發生這件事，我深感我有責任。不但你們難過，我也很痛心。我所愛的學生啊！我希望你們願意和姑娘和解，來息了這件事，你們這樣做才是愛我。」

他流著眼淚說話，學生們被這句「我所愛的學生啊！」深受感動，不敢抬頭看，都伏在桌上流淚。後來，學生代表站起來說：「我們所敬愛的校長所說的話，讓我們很感動，我們已知道我們的錯，現在我們願意道歉了。」

沒想到！忠心先生真是個剛直的人，他說：「喔！你們是為舊校長才要道歉，這樣不算數！」

可惜！這句話如同把將熄的火再挑旺了一樣。學生們生氣的站起來，說：「如果這樣不算數，好吧！您請吧！再見了！」大家砰砰蹦蹦走回宿舍，關了門打包行李、釘箱預備解散回家。教師們都大嘆息，忠心先生更加嘖嘖叫。聽見學生們鱗鱗隆隆釘箱子，就跑過去要進屋，但進不去，他就喊說：「請開門！中學豈是你們的嗎?!」

學生們打包好行李，紛紛亂亂的回家去了。還唱說：「歸去來兮，愛情將無，胡不歸。」意思是說，回去吧！愛情將沒有了！為什麼不回去?!

再過 2 天就是農曆過年，學生趁機會順便過年假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和一陽也回家去了。隔天，同學會就寄信給家長，說明停課的理由，家長看了信只是笑笑。過了 2 天，中學也寄公函來說：……這幾天，學生和姑娘之間發生了攪擾事件，學生自行解散回去，預料已回到家。敬請各位家長設法讓貴子弟回校，校方必設法處理到圓滿。

家長們看了信，就都勸孩子回校去。

真聲想，所謂的「圓滿」，可能不是 15 夜的「滿月」那麼圓，而很可能是初 3 ~ 4 晚那彎弓形弦月。想來想去，還是回學校去了。

一到校，看見別人早就都到了。啊！台灣人的團結力量，果然很容易瓦解。

第二天，代理校長忠心先生上堂，以笑容、溫柔聲音說：「這次，我們大家來商量，希望大家得到和平。我預備了一張紙，上面寫 8 個代表人名字，就是每個年級 2 人，請這 8 位代表蓋印章，將這張紙，如送信般拿給女學校長，這樣就好。」那 8 個人之中，一個是真聲。學生聽見那種溫和的聲音，也心平氣和，說：「他若早這樣，哪會惹成如此。」箴言說：「說話溫柔，可息了人的怒氣，說話若暴虐，會激人生氣。」說得沒錯！

蓋了印章，校長就帶那 8 位學生代表來到女學校長面前，排成一列。真聲前日沒有來此做罪，今日卻來此替人擔罪。是的，替人擔罪是他應負的義務。他排在中間，如罪中的罪人。

排列立正站好，忠心先生就向愛子校長說：「愛子校長，這次我們中學學生有人來此打擾了妳們，實在對不住妳們諸位。那不但是學生失禮，我們當老師的也有錯失之處，希望妳原諒！」

學生聽了這些話，心中怒氣滾滾，心想，喔！哇！崇拜女姓到如此？！

愛子校長回答說：「今天真勞煩你們諸位老師和 8 位代表，我很感謝。我知道，那天來這裡攪擾的學生，是今天沒有來的，然而你們替他們來，還有忠心先生講這些好話，我就很高興，我也不會生氣。就這樣，謝謝大家。」

說完，學生行禮送信給她。回到中學，同學問說：「情形怎麼樣？」真聲回答：「忠心先生賣得很便宜，連本錢都賠上了，算了，不要緊啦！」

那天傍晚，有人慌張的叫說：「真聲啊！愛子老師在大門口要跟你說話。」真聲嚇一跳，心想，我家逸子在女學校，我今早當代表去道歉，現在她叫我，是不是要另外責備我？到了門口，沒想到，愛子老師說：「你今早雖然也來道歉，但我相信你那天並沒有參與鬧事。」真聲說：「愛子老師，妳瞭解我的心嗎？」

× × × × × ×

事情過了不久，真聲即將畢業，有很多朋友相邀要去投考醫學校、師範部、國語部等等，然而真聲說：「我是像『撒母耳』和上帝立約一樣，我的心已決意要當傳道人。」朋友就不再邀他。剛好，平安小學正缺教員，他受推薦，就去當教員，開始了拿教鞭教書的工作。那時是 1912 年 4 月，月薪 8 塊錢，算來不少。

(21) 眼淚的力量

在小學教書有不少趣事，真聲是擔任一年級甲組。這組學生參差不齊；有的 13~14 歲，有的 6~7 歲，很麻煩；有的很乖巧，有的很頑皮押霸。

前任的老師說：「剛開始當老師，面容態度要兇，學生才會驚畏，才會

聽話。」然而真聲試了這方法，覺得不好，覺得那樣反而是在做兇的樣式讓學生學樣，實在不好。有老先輩曾說過：1. 氣，2. 暢，3. 忍，這3項若齊全了，就可算是老練的教師。真聲就改變，以笑容來親近學生，因此就有很多學生在課外時間喜歡來找他，真聲都高興、笑笑的陪他們。耶穌說：「容許小孩來就近我。」大概就是這樣吧?! 門徒不親善，不准小孩來就近，耶穌卻歡喜允准，一項失敗，一項成功。我發現了！耶穌是最好的教育者。

可惜，學生中有一個小孩，有時故意不順服，叫他坐著，他卻故意站起來；叫他安靜，他卻故意叨叨唸唸。常常唱反調，想這樣逗其他同學笑，想叫老師隨他意思，以這樣為快樂有趣，天天如此搗亂。真聲都快忍不住了，想生氣，氣也沒有用。草木兄說過：「一定不可以真生氣，而要假生氣。」

可是有一天，真聲被這個愚頑的學生折騰到毫無辦法，不禁眼淚潸潸流下。其他的學生，平常看到他在刁難老師，都會笑得幾乎轟動全營，讓那頑皮學生更加得意。現在忽然看見老師拿手帕掩面，流淚如雨，哭得淒淒噲噲，頓時大家都安靜下來，沒人敢出聲。別的老師說：「真聲啊！何必這樣？若能教的就教，若不可教的，打打就是，難道你怕他皮肉痛嗎？」真聲說：「你不瞭解我的意思。」就進入房間，關起門禱告，求上帝感化這個孩子的心。

還沒有禱告完，有人來敲門，開門一看，原來是那個忤逆的學生阿三，他推開門進來，跪在真聲面前，流淚哭得喘不過氣，然後說：「老師，請你原諒我，赦免我的錯！」

真聲歡喜極了，馬上牽他起來，說：「我常常原諒你，從今以後，你要做好榜樣讓大家學，因為你比別的同学大，這樣对大家才有益處。」阿三說：「好！謝謝老師！」從此，宛如滿天的烏雲給一陣驟雨沖散了一般，雨過天晴。這一群學生很有趣，從此不再有什麼麻煩事，真聲說：「我的學生很乖了！」學生說：「我們的老師很好！」啊！教學，教學！

(22) 嘿！出氣禮？!

在小學教書已到年底，正值北風冷颼颼時節。宿舍後面，靠近胡椒管(測候所)那條大路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叫賣：燒……米糕！燒米糕……！(熱米糕)。已是冬天的景象。

一天晚上，有一個岡仔林的朋友來。真聲和他坐在火爐旁，一邊烤火一邊聊天。朋友說起他們那裡，有一群牛童一起去山上放牛吃草。太陽下山的時候，大家相邀要騎牛回家了。其中有一個坐在水邊，拿一支小槓刀在削蕃薯，邊削邊吃蕃薯。朋友叫他回家，他回答說：「我的牛拜託你們帶回去吧！我要在這裡待一會兒。」就將牛繚繩纏在牛犄角上，讓牛回去了。家人問說：「他為甚麼沒回來？」同伴說：「他還坐在水邊，坐得出神了一樣呢！」

他的父母看天將暗了，孩子還沒回來，就提著火斗出去找，到了水邊不見孩子只見有血跡，血滴直滴往山上方向去，就順著血跡找到山上去。看到他用腳巾吊在樹上，手裡還拿著有沾血的刀。解下一看才知道，他是在脖子前面刺了3刀未死，才再上吊的。在山頂上，天黑地暗又淒寒，父母大聲哭嚎說：「我兒啊！我兒啊！你為什麼來這裡呢?!」

那哭聲從山上迴響到山下，令人聽了不禁打寒顫。

真聲是膽小的人，聽了這故事後很膽寒。

那晚半夜裡，真聲想去廁所，但因廁所離很遠，還有，想到傍晚時聽的小孩吊死的故事，不禁一直害怕起來。但已經很急了，怎麼辦？他想到宿舍後面一家鄰居，在他們屋角有一叢矮樹，差不多有齊人之高度。真聲就開門出去，就在那裡方便了，那時大約半夜3點鐘。

忽然，鄰居主人從外面回來，看見他蹲在那裡，疑為是賊，就慢慢走過來，大聲喊說：「你是誰?!」

真聲本來低著頭，沒想到半夜後還有人會來，被人喊了這一聲，嚇了一跳，不覺跌坐到地上。心想糟了！他若知道我是鄰居，又是老師，那真不好意思！可是，若不說明我在這裡的理由，人家會以為我是賊，或要打我呢?!就裝個假聲音說：「我因為忽然肚子不適……。」那人才知道不是小偷，但還是喊說：「嘿！出氣禮嗎?!你！你！你怎麼可以這樣！」真聲顧不得弄清楚，立刻奔跑，闖進大街小巷，去繞一大圈，回來看那人已不在那裡了，才進屋去睡覺。那時冷風吹得咻咻響，真聲卻不怕冷；衝跑過黑暗巷路，卻不怕什麼，只覺得這件事是自己一生的大失敗！

早時「雅各」要去「巴旦亞蘭」，在路上舉目無親無友，單獨一人行走曠野深山，有豺狼野獸的恐懼，「雅各」害怕極了。他跪下禱告，上帝果真做他的主，深山暗夜也不必驚惶。我為什麼怕呢？上帝與我同在，耶穌也說：「我日日與你同在，直到世間的末日。」驚慌是自取的，壯膽是信靠主而得的。不要怕！不要怕！從此，無論多暗的地方，都敢去了。這些是真聲在小學當老師時得到的教訓。

x x x x x x

隔年3月，就申請入學福音書院。院長很高興，特別來探訪，和他談論關於前途的事，宛如天使來壯膽加力量一樣。然後一起跪下禱告。4月就入學福音書院，當時也稱為大學。

(23) 死人啊！起來，起來！

1915年，土匪余清風自稱大元帥，在南庄作亂，他的同黨匪類橫行在

焦巴岬、岡仔林等地，許多老百姓受他們騷擾陷害。

後來，政府來清庄了，首魁被抓，送到法庭去判罪、正法。其餘附和的罪犯也都受刑罰。

當時在內岡仔林有一位傳道師，叫做全獻先生，他駐在那裡當傳道。他聽說那晚土匪要來，就趕緊和全庄的會友一起去山上躲藏了，煮得香噴噴的一鍋肉，都來不及吃放在那裡。果然，傍晚時土匪到了，一到就放鎗，舉火把，大喊說：「先生在哪裡？出來，出來！」有的說：「進去拖他出來！」有的說：「連房子一起燒了吧！」有的說：「不可以燒，燒了你就和紅毛人算帳算不完。」那時有一個會友躲在樹上，像「矮仔撒該」躲在樹上偷看耶穌一樣。他聽見土匪喧嚷喊叫，怕得腳浮手軟，險些就撐不住滾下來。

土匪找不到傳道人，也沒有看到會友，就把那一鍋肉吃完了，就退陣回到外岡仔林去。

後來，政府的搜索隊來圍捕了，只有老弱、婦孺、殘障的得以保全，其餘呢？就好像5個餅2條魚一樣，被綁成一掛一掛的，被推下黃泉。啊！罪的工價就是死！

已經回復平靜，開放交通之後，真聲去山壩庄找泰洋兄，他幾年前曾揹過真聲。他也談起他們被土匪驚嚇的事。後來帶真聲去探訪一位會友，那位會友素來是熱心又樸實的人，教會和地方人士大家都認識他。不幸，因為土匪經過他們那裡時，鄰居有人去靠攏，因此，當搜索隊來清庄時，全庄人連那位會友都一併被抓去了。

被帶去後，已經排列跪在地上，眼看就要被殺了，忽然吹來一陣大風，把那會友的草笠給吹走掉在地上了。剛好有一個本來就相識的警官看到了，才認出人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唉！怎麼抓這個人?!」就趕快跑去向隊長說：「這個是好人，是基督徒，我認識他。」後來就放他回去了。

真聲聽後有一些感想：

- (1) 平常品行好，能大大庇蔭於危急時。
- (2) 上主大能會替祂的子民開活路。
- (3) 在刀劍面前仍有恩典。

說完，他們一起去外岡仔林，想探聽當時的情形。看見政府有替那些被處刑的罪犯遺族蓋了草屋讓他們住，就是不但刑罰也有憐憫，覺得這樣做是對的。再看那裡的房屋，很多都燒毀了，裡面是罪犯的萬人冢，這間也是，那間也是，屋裡地上有裂痕，上面很淒冷。真聲站在那上面，宛如站在陰間，心中為他們難過，呼喊說：「死人啊！起來！為何不起來認罪呢？啊！死人啊！你若認罪，你仍然是死，因為你的死是公道的，你是因你的罪過而死。但，你若誠心認罪，你的肉體雖然死，你的靈魂必得生命。聖經說：『人若認罪，上帝是的公義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過，洗清我們的罪惡。』啊！死人啊！怎不起來認你的罪呢？啊！且慢，我認為你是和那『所多馬、俄摩拉』

的人同類的，他們若有得救的希望，你們也差不多啦！『保羅』說：『在上有權柄的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，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。』（羅馬 13:1）

啊！愚頑人啊！你為什麼造反來取罪啊？你不但得罪了上帝，也得罪官府啦！」

(24) 請原諒我

真聲進了大學。朋友看見真聲在掃地，就問他：「真聲，你本來在當老師，現在當學生，會不習慣吧？」真聲說：「掃地是小事情，來這裡就是要學習服事人的，何況這些小事情。」

x x x x x x

兩年之後，一陽也來讀大學，然後選民兄也來，這位選民兄也是真聲的知己朋友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已經四年級了，那時學校裡有一個去年畢業的朋友，名叫雄浩。他在學校補習，沒有出去傳道。他想表現他是高一年級的學生，有一次他向日本國內訂購東西，訂購者寫為五年級學生雄浩，生意人也就照樣寫了寄東西來，大家看了都覺得好笑。舍監先生曾吩咐說，因為他是畢業生，所以在校學生要互相尊重、聽話，而已經畢業的，也要和低年級生互相和睦。同學們聽了覺得很奇怪，其實老師是很普通的勸勉而已，並不是設立他擔當有司官，老師只是好意，而雄浩兄卻記在心，常常顯出學生頭的色彩，同學們都很不高興。因為他是補習的，不按照時間上課，有時上街回來，別人還在讀書，他卻不管別人，很不客氣的拖著木屐叩叩響的走，反而要被四年級生喊他：「太吵了！請小聲！」

那時，學校裡有一小撮同學，不但讓真聲覺得有點兒奇怪，連其他同學也覺得奇怪。其中有一個，不久就被退學了。

x x x x x x

一天，真聲和一陽在散步的時候，談起了雄浩兄的思想。沒想到，被他的朋友聽到了，就跑去對雄浩說：「真聲和一陽在說你的閒話。」雄浩因此就懷疑，心不悅，以為真聲和一陽結黨，要敵對他，便等著機會要對付他們。

在這事上真聲覺得自己也有失錯，他認為自己忘記了兩句話：

(1) 閒談莫說人非。

(2) 靜坐常思己過。

就是說閒話時不要說起別人的錯，應該靜坐常思想自己的過錯。

× × × × × ×

那時候，宿舍有一項規矩：在中廳桌上放著一本簿子和一支鉛筆，若要拿公用的書或報紙到別處去看的人，必須記名在那裡，好讓別人方便找。

當時正是歐洲大戰期間。一天晚上，忽然送來了一份台南新聞號外來。那時許多同學都在樓上，聽見一陽在樓下喊說：「號外來囉！」大家急忙叫他拿到樓上。一陽看大家那麼趕，也顧不得在簿子上記名字，就拿到樓上了。那份號外是在報導日本對德國宣戰的事，大家都愛看，一手接過一手的傳著看。不久晚鐘響了，大家匆匆忙忙跑下樓去做晚禮拜，最後看的人匆忙中將報紙留在樓上。

禮拜完，雄浩從外面回來，走進中廳就喊說：「誰拿號外去了？不守規矩，不記名字……」很生氣的說了幾次。爭先搶看報紙人人愛，一旦有人在問，卻推諉說不知，一口就說：「一陽拿去的。」全賴給一陽擔當了。一陽說：「大家叫我拿去樓上給他們，後來他們很多人輪流看，一個接一個的一直傳過去，最後是哪一位接手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過起先是我拿的沒錯，對不起！」

真聲以為這樣事情就完了哩，不料……。

隔天，選民兄向真聲和一陽說：「聽說有人計謀好要打擊你們兩個，今晚若能忍就忍著才好。」真聲說：「真奇怪！到底有什麼事？」

時候到了，那晚做完禮拜，雄浩就開口說：「大家且慢，我有幾句話要說。」

那晚大家桌上都放著玻璃的氣油燈。真聲不知道他要玩什麼節目。雄浩從口袋裡拿出一本簿子，裡面寫著 10 幾項罪狀，宛如「路德馬丁」在控告教皇一樣，說：「我今天被低年級生欺負太甚，例如最近，一陽仗著他哥哥是高年級生，就不按照規矩，不尊敬長輩，輕視我。我看他有好幾項錯誤，第 (1). ……，第 (2) ……，第 (3) ……，你好大膽！」

說到此，忽然衝向一陽，當著面指指戳戳，還使力搥他的桌子，搥得桌面都凹了，而且桌上檯燈差點兒滾下去。四年級同學喊說：「小心！小心！」

真聲看他那麼兇，只差沒有說髒話，不然就和外面的粗魯工人沒兩樣。心想，他可能有結黨，身邊有幫手，才敢這樣放膽。

真聲知道，雄浩要藉此機會壓迫低年級生，只是無的可瞄，就拿他和一陽當箭靶了。真聲就伏在桌上暗自禱告，求主幫助，賜給力量能忍耐到底。

雄浩又指又戳，邊講邊拍搭，橫眉豎眼，咬牙切齒，砰砰碰碰拍打桌椅；

一陽默默不出聲，也沒有動。雄浩以為他們如軟土，可深掘，可欺負了？接著要火燒山了？說：「你們四年級的，不要想高升啦！真聲你不要想太紅！太紅了會脫蒂的。兩位是高過中等身材，若要，就來比個輸贏吧！」

還邊說邊捲起袖子，像有準備要用武力解決的樣子呢！不知你有沒有見過？但可惜，在神學校裡就是有過這種熱鬧。真聲想，好啊！隨便你要口舌亂戰，或要動武毆打，我決定採取無抵抗主義。任你怎麼藐視，我都將它當做平地起風波，決不回應。

後來因老師來了，才匆匆收拾解散。

隔天，選民兄說：「真佩服喔！若是我，我一定忍不住！」真聲和一陽說：「小事情，不過是如夏天的響雷而已，假使他敢動手來打，就更好看。」

一位同班同學說：「我很不服氣喔！」真聲說：「何必呢?! 不服氣就是想報復嗎？但我說，那種事不必去應戰，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人格；因為想做頭的，就應當服事別人，而且仁愛是不發怒不嫉妒，我們當學習。」

X X X X X X

到了暑假，大家要回家了，真聲在房間打包行李，忽然，雄浩進來，放一張紅字寫的單子在桌上，然後笑笑就出去，單子寫：「真聲君：平安！我那一陣子對你很失禮了，是因為我一時的急性子。請你原諒我。有空請你來我家玩。平安！雄浩寫。」

真聲看了很高興說：「夠了！我的忍耐值得了！」

稍後，一陽來，說他也收到一張，意思也同樣。真聲說：「很好，我們要感謝上帝。」

對於那晚的感慨，忍耐的景況銘刻在腦裡。被迫忍耐是很痛苦的事，然而，後來卻有成功的喜樂。哥倫布因忍耐，發見美洲大陸，基督因忍耐勝過十字架。古人說：「銳利的刀插在心上還能忍得住，才算忍。」請看漢字的「忍」字，是一支刀插在心上，正如「西面」向「馬利亞」說：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」(路加2:35)。啊！後來在十字架下的「馬利亞」，她的心果然是應驗了這一句話！她看兒子被釘，她的心不知是如何的痛苦！但，仍然是默默的忍耐。

想到此，真聲嘆息說：「唉呀！好慚愧！我這等忍耐，跟她比起來，可真微不足道。不過我已知道，我活在這世間，必需以忍耐來完成我的工作。」從此，每件事情真聲都以忍耐來得勝！喔！忍耐的力量是多麼重要啊！啊！雄浩啊！當時你的壓迫、威嚇，有如在嚴格訓練我忍耐的老師呢！喔！雄浩老師，在此我不禁要感謝你的威嚴了！

之後，雄浩和真聲、一陽仍舊是好朋友。

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(1) 卒業中學心決意，無想別途，賺大利；

新入小學若鍛鍊， 轉入書院，心志堅。
(2) 十架苦杯要擔當， 才會隨主，到樂園；
何況將來傳道職， 若欠忍耐，無齊全。

(25) 除去一個人

一天早上，有人從靜水溪跑來報知真聲說：「你的祖母去世了！」真聲接到消息，就打電報去八仙庄給母親，因為母親在路加醫院幫院長照顧小孩。

真聲也去女學校通知逸子，然後一起回家。

到了家，已在準備葬事，棺材放在廳邊。看逸子絲毫沒有傷心的樣子，真聲覺得很奇怪。

棺材還在廳邊，母親因為久久不在家，家裡沒有預備，所以就安排晚上真聲到朋友家過夜，而逸子回她父母家睡。夜晚了，真聲算好喪葬費，就要去朋友家，逸子也要走，因為是同路，就一道走。真聲並沒料到逸子心中有在想什麼。那時已經 10 點多了，天黑地暗，逸子忽然伸手來牽真聲，叫：「真聲啊！」真聲以為她看到了什麼東西，問她：「怎麼了？」逸子卻用另一隻手來抱他肩頭，叫：「真聲！」並且要親他。真聲的肩頭被她熱熱的手燙得好痛，這才知道她的心中藏著蛇，就用力掙開了，逸子很不高興。真聲說：「為什麼要這樣？不知道我的時間還沒到嗎？應該保重正道和名譽。」葬禮完了，兩人就再回到學校。

再過了好一段日子，逸子女學校畢業了，也教過女子小學，有一次還去八仙庄找至勤玩。

有一晚真聲在睡覺，忽然看見異象：有一個老人，白白鬍鬚垂到胸前，他的臉有光，他的衣裳和人不一樣，他站在床前，但沒有踏在地板，是離地板有一尺高，但看不見他的腳，因為他的衣裳很長，蓋過腳。他叫：「真聲！真聲！」真聲注視著他，說：「我在這兒。」他說：「要除去這個人，要除去這個人！」真聲想，我是在做夢？或神經衰弱？或吃了什麼不消化的東西，才見著這奇異事？想不懂，就問他：「要除什麼？」他再說：「除去！除去！」說得很迫切，宛如猶太人在喊要除去耶穌。真聲想問到底，就說：「要除什麼人？」那形象卻忽然不見了。真聲越是疑為在做夢，但做夢怎沒有躺著？就開燈看鬧鐘，已是半夜 2 點鐘。真聲將這事放在心中。

過了不久，一天，母親來，面帶愁容說：「逸子這幾天做了大壞事，犯了第七誡(上帝十條誡之第七條)。」真聲靜默一會兒才問：「真的嗎？」母親說：「真的，有明顯的證據，我們大概必需讓她離開，不然，恐怕會阻礙到你的將來。」真聲說：「現在我已明白那異象了。以前讓她來，是順從你的意思，現在要讓她走，也是順從你的意思。只是深感可惜她的靈魂。」想

到逸子以前對他的行爲，相信她真的跌落了肉慾的深淵。

說完了話，母親就回去設法，將逸子還給她的父親，她的父親是隨世俗的人。逸子很快就歸給別人了。啊！上帝的旨意。

(26) 如何洗清我的羞恥？

過了不久，再半年真聲就要畢業，那時有好幾個人很熱心想爲真聲做媒，真聲不知道伴侶在哪裡，只祈求上帝爲他預備一位能幫助他的人。八仙庄寸岩先生向至勤介紹說：「全才先生有一個女兒很好，雖然沒有進學校，但，家庭教育很好，婦德也很可取。她的父親去世不久，聽說目前和母親住在桃李山，我想，她來匹配真聲很適合。」至勤說：「真的嗎？」寸岩先生說：「真的。」至勤就將這事向院長夫婦說了，他們一聽，就很高興的說：「全才先生和我們是親戚呢！他的夫人是我們的姨母，現在住在桃李山。我可以帶真聲去看看，然後再設法。」

隨即寫信去神學校，叫真聲約定時間。真聲不習慣做這事，但因母親的吩咐，就寫信給桃李山的傳道先生，說清楚拜訪的時日及目的。傳道先生回信說：「這個女孩子很可取，若能成親，必定對你很有幫助；可惜你沒早說，她昨天已去她哥哥家了。」原先她的哥哥全獻傳道以前是在岡仔林，現在換到三城庄。真聲看到信後，就通知母親說：「不必去看了，反正去看，也不過是看到外表而已，只是欣慕貌美的女子，恐怕不妥當。何況，已經有好幾位知己朋友在誇讚她，我相信他們是說真話，我們若去了也不過如此了。因此就決定不去看了。沒有看而信的人有福氣，這句話並不是在指這事，但說得也沒錯呀！」

母親將這信拿給院長夫婦看。因爲至勤對他們很忠心，所以他們也很誠心替她考慮。剛好仁和先生來，就拜託他幫忙。這位仁和先生對這類事很老練，而且他也很歡喜，很快就跑去三城庄接洽。真聲曾吩咐母親要交代他們：請她自由、情願，一定要有同心爲主工作的意願才可以，不要用好話去勸誘。幾天之後，來回覆說：「女方很歡喜，沒有異議，不過不必太急，希望稍緩之後再回答，大致可能成事。」

後來，剛好多仁牧師去那裡巡視教會，他們談起這件親事，多仁牧師也很贊成，本來想叫真聲去看看，但後來決定不必看。

就寫信來通知：「決定 1916 年暑假中，雙方同時在教會報告配親。」真聲寄居在台南，可以在台南報告(當時在教會報告配親，叫做「唱禮拜」，需繼續「唱」3 個主日，然後若沒有阻擋才訂婚)。

日子到了，真聲沒接到異議，所以就「唱禮拜」報告配親囉！不料！「唱」過第二禮拜之後，有一天早上，真聲忽然接到信，說：「真聲平安，關於這件親事，可惜「唱」了 2 禮拜後，我們家很不平安，惠子堅持不肯，任

我怎麼開導也沒有用。現代世界呀！女孩子若不答應，雖是親長也不能強迫。總之，真失禮！請停止『唱禮拜』。全獻寄。」

那時，真聲暑假在教會的工作已結束，回到神學校，自己一個人很安靜，只有幾隻蝙蝠在樓上批批撇撇做響。看了這封信，心裡很難過，馬上通知母親，並寫一封要直接寄給全獻先生的信，信只是寫說打算取消親事並告辭而已。母親知道後，馬上拜託仁和先生再去看，路加醫院院長夫婦也很憤慨，說：「怎麼那麼沒有信任。」其實是有人在相爭提親，寫信去作弄。真聲交代：若再去談的時候，不要說誇讚的話，但要問她們，所懷疑的是什麼，實實在在的向他們解明就好。仁和先生過了幾天就去。

真聲也寄去自己的回信。信裡寫：

「全獻先生平安，我接到你的信了，多謝你。但，對不起，現在請容許我說幾句話。

令妹惠子和我的親事，從頭到現在，完全是出於上主的引領和人的介紹。經過這麼多時日，讓我們兩方可探聽。其間，要或不要，進行或停止都可以的。然而，我接到了答應的信，並約定要『唱禮拜』報告配親，如今已『唱』過2次了。如果，在不太相識的人中，『唱』過配親後再放棄，是不太要緊的，但，我們身為傳道人，是有關名聲，所以必要慎思了。

所說，令妹不願意，你不能勉強她，這我能瞭解。我想知道的是，答應之前不想抉擇，如今兩人名字提到台前唱給人聽了，這對惠子的名聲也許沒甚麼損壞，但人家必會猜疑我，是因著什麼壞名聲而被拒絕。現在，我將如何洗清我的羞恥於眾人之中呢？

我寫這樣，並不是在勉強你們，只是分訴分訴而已。婚姻是上帝所註定，若合祂旨意，願這件親事能成事，若不合祂旨意，願祂讓我們停止，是我心所願。求主庇佑你們全家，阿們。1916年8月15日 真聲拜寫。」

這封信寄去後，全獻先生向師母說：「妳看，我們雖然拒絕他了，但他回的這封信，沒有難堪的話，說得很有理。」說完就把它插在信匣裡。

隔天早上，惠子掃地時，看到有真聲寄來的信，就打開來看。從頭看到尾，看到那句「要如何洗清我的羞恥於眾人中間」不禁眼淚掉下來，才想到，對啊！真是啊！我實在做錯了！

過一會兒，仁和先生到了，談天說地一大堆，但是惠子並不注重那些好話，只想著那句「要如何洗清我的羞恥於眾人中間」，心裡難過如被火燒痛。最後仁和先生說：「我是自己人，盡情的跟妳說了，希望妳今晚好好想想看，明早給我回覆。」

隔天早上來就叫：「惠子啊！妳想好了嗎？決定怎麼樣？」惠子說：「事情出於上帝的，我不敢違逆了。」仁和先生很高興，隨即回去報佳音。接著就順利「唱」了第3次配親，然後就訂親了。

X X X X X X

翌年一月，決定要讓惠子來讀婦女聖經書院，母親寫信來，叫真聲來火車站迎接，她要從八仙庄帶惠子來。真聲穿了深藍色斜紋細呢料的制服，戴著深藍色制帽，去車站出入口奉迎。已經下了車，出來了，母親叫：「真聲啊！你來。」真聲說：「是。」就叫 2 輛人力車讓她們坐。真聲見到惠子很高興，惠子也很滿足。那情景有如光明月亮撥開密雲而出現。真聲和惠子雖然未曾說過話，也未曾寫信，然而，他們在禱告裡互相交通，這事除非上主，誰能相信？

每次相遇，都覺得很有趣，心裡就湧出清水一般的愛。「保羅」說：「基督愛教會，如丈夫愛妻子。」實在說得很對。傳心術的奧妙可能就是這樣？不！不是！他們是共鳴的愛！

有一次，真聲有事去找姑娘。姑娘說：「惠子真好，很適合你。剛剛還在這裡做裁縫哩！我叫她來吧！」真聲說：「不必了，我不是為她來的。」他們的戀愛不在於肉體，是在於心。

X X X X X X

1917 年 3 月，真聲神學校畢業，受派到四維庄當傳道師，至此，母親早年的心志已完成了。

結婚的日子到了，4 月 4 日下午 6 點，真聲和惠子就在三城庄舉行結婚典禮。惠子的哥哥全獻先生為他們辦了大筵席，那地方有名的八音隊也來，笛笛叮叮湊熱鬧。這是真聲最歡喜的日子。有如「以撒」娶「利百加」進入母親的帳棚而歡喜。真聲娶惠子成為夫妻，進入聖愛的生活，第三天就同去四維庄住教會。仍然以忍耐來建立完滿的家庭。真聲很愛惠子，惠子很會幫助真聲，他們已然成為聖愛的人。

(27) 你想想看

真聲和惠子駐在四維庄教會 2 年之久。那裡雖然是鄉下，教會很小，住宅稀微，人口不多，但是，樹林茂盛，香果豐富。溪邊魚池很好玩，傍晚太陽將西下時，若有空，真聲和惠子就去那兒散步。真聲就做聲呼青蛙，一呼，很多青蛙就從魚池中菱角下，一直跳上甘蔗園來。真聲一直呼，惠子一直捉，很有趣。回到家，鄰居說：「你們兩個真好！」

有月光的晚上，真聲就帶教會任職的同工一起去佈道，有時和惠子一起去探訪會友。這裡的會友很有趣，有痲瘋病的，有佝僂的，有瘡啞的，也有瞎子；有富裕的，貧窮的，沒有戶籍的…，統統有。大家如同一家人，很好

相處。

真聲駐在那兒其間，有幾項很受感激的事：

- (1) 離四維庄向東，過 10 幾重溪流的山裡，有個地方叫古川庄，有一個會友叫做葺 (khi-no-khoh) 先生。他本來是吸鴉片、喝酒、嫖、賭樣樣來的人，後來悔改重生，鴉片全戒掉，賭具也燒掉了，每禮拜徒步走那麼遠的山路來做禮拜。常常別人還沒有吃早餐，他就已經到了。真實熱心的人，做禮拜不會嫌太遠。
- (2) 裕生兄，他在四維庄，家中缺少子女。他雖然死了一個兒子，後來再死一個女兒，也沒改變他的笑容，仍然熱心事奉主。他常常說：「上帝的旨意人不可違逆。」真是個樂天家。
- (3) 人足伯，他是真聲的鄰居，長得很高，頭髮鬍鬚都白了，子女卻還幼小，正是父老子幼。他雖然窮，但每禮拜都獻金在奉獻箱裡。年底結帳的時候，他的奉獻都比富人多。窮人小錢常奉獻，勝過富人久久獻一次。一滴一滴的水，成爲河與海，一粒一粒黃砂，結成地與山。願上帝加倍賜福於這位老人。
- (4) 這裡的姊妹很熱心，很有愛心。其中，鼓姆和她的女兒白水嫂，很體貼真聲，有如早時「抹大拉」的「馬利亞」以及那些姊妹，善於幫助耶穌一樣。

x x x x x x

一天，有人向真聲說：「白水兄犯了第七誡，怎麼辦？」真聲說：「真的嗎？」答說：「真的，很可惜！他有錢，沒人敢說他。」真聲說：「耶穌敢。」答說：「對啊！除了耶穌有誰敢說？」真聲說：「耶穌若叫我去，我一定敢去。」答說：「你要小心哦！恐怕正是烽火頭，假使惹他生氣了就麻煩。」真聲說：「這樣嗎？」那人回去後，真聲在房間裡想著，白水兄是任職者，又是很疼愛我的人，我必需勸他才是愛他，他若肯聽我話就很好，若不肯聽，我沒有過失。不知該怎麼說？我有那膽量說他嗎？他就禱告，祈求上帝幫助。禱告完就放膽去了，宛如「施洗約翰」要諫諍「希律王」。在路上遇到一個人，問他：「先生，要去哪裡做什麼？」那人是老人，所以真聲就向他說了將要做的事。他說：「不要，不要去！他是有錢有勢的人，你勸他會使他不高興。」真聲說：「兄弟啊！我有個怪僻，不論是親人或好朋友，若有錯處，我絕不能視若無睹，當它沒有錯。而且我已經過思考決定的，我不隨便改變，所以我一定要去，並且要按照良心來說話。」說完果然就去了。

那時候真聲還年輕，但卻顯得有威嚴。他請白水兄來禮拜堂，向他說：「白水兄，你平常很疼我，所以，今天我有幾句話應該跟你說，對你才有益處，才是愛你。聽說你犯了第七誡，這事已經顯露了，無可辯駁。或許可以

瞞過人，但，不能瞞過上帝。在上帝面前，基督的身邊，這行為合宜嗎？身為基督徒，尚且擔任教會職務，當會友的榜樣的。請你自己想想看吧！」

聽著真聲說這些話，白水兄眼淚如雨潑潑滴下，說：「嗒！…我一時受迷惑，如迷路羔羊，今天聽你這些勸勉的話，我像睡醒了一樣，我深深知道我的過錯了！」真聲說：「感謝上帝！今天我說這些話，不是我敢來說，而是上帝差我來的。如今你有悔改的心，我很高興，上帝必定也歡喜。」說完就一起禱告。

後來，白水兄仍然很熱心，很疼愛真聲。誠然，是藉著禱告來得勝。

(28) 代指十字架

一天，在三城庄藥店受雇的哥哥清流，忽然來訪，他是要回去靜水溪，路過四維庄轉進來找真聲的。真聲問哥哥為什麼回來？他說：「在三城庄最近有很多感冒的，每天都有人死，看了很害怕，賺錢有數，生命要顧呀！」

隔天哥哥就回去靜水溪。後來去楠仔坑，受雇於藥店。

兩禮拜之後，有人來通知說：「你哥哥生病很嚴重，吩咐你回去。」真聲連夜趕回去，馬上設法請醫生看診、問藥方。他是肺炎，雙肺已硬化了。本來兄嫂已經生了2男2女，大女兒死了，第二男過繼給娘家。那時再生一個女兒才3天，放在屋簷下，在抽搐嘔泡沫。

真聲那个月的薪金13塊，為哥哥的病用光了，還不見好轉，就打電報去八仙庄叫母親回來。母親回到家，剛跨進門，清流從房間顛顛的走出來，叫一聲：「姆啊！妳回來了？」說完就進去，沒再出來。

那時清流的丈母娘也在那裡，講著她女兒嫁給清流是如何的吃苦，清流在房間裡，已經不能說話的，聽到丈母娘說那些話，就很勉強的說：「艱苦，……，艱苦，……，艱苦也要養妻、養子女。」

說完，就已不能再說什麼話了，只見他舉起手，然後斷氣了。

唉！死神在追，任你如何躲閃還是死。

X X X X X X

清流已經死了，家裡一貧如洗，早年，一點地產被他賣掉，現在反而要至勤借錢來埋葬。死人還停放在廳邊，他的丈母娘對至勤說(親家母對親家母)：「親家母啊！妳很難得回來，趁這個時候我們來談談吧！我想，阿毛(清流之妻)嫁給清流，吃苦到現在，很不值得，如今他死了，丟下她們母子，怎麼辦？」

至勤說：「說到吃苦，哪比得上我吃的苦的一丁點！我當時，大川死了，公公死了，婆婆也死了，沒有人可依靠。何況，她現在若肯認真刻苦，都還

有我，還有小叔可幫補她的。」

親姆接著說：「我在想，和日庄有一個在開染房的人，來過我們那裡賣布，最近剛喪妻，他家境很不錯，不知道將阿毛介紹給他好不好？」

至勤說：「今晚我不想這些事，妳們若有意思，想做什麼事，可以去做。不過，我的公公曾說過一句話：『命若生大骨，大刀削不禿。』」

x x x x x x

埋葬完，大嫂帶著小孩回娘家。

不久果然託人去做媒。親事將談成了，就請人來問真聲說：「你大嫂若再嫁人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真聲說：「我沒有意見。她若不再嫁，那2個小孩，我和我的母親會幫補她。若再嫁人，姪兒姪女是我的，我會設法，會疼他們如己出。其他沒有什麼話。」那人說：「這樣好。」就回去了。

x x x x x x

不久就談成，果然訂親了，禮品有金環、金花…，統統有，真好！勝過以前。一進門，丈夫的鑰匙就交她管，很得意啊！還有佣人洗衣煮飯…，實在找對了靠山。

然而，沒來得及享受這世間福氣，不久就發病，起了厭世的念頭，後來學「猶大」的樣式自盡了。啊！可憐！留下一個兒子一個女兒，真聲和惠子就替她措十字架，像「古利奈的西門」替耶穌措十字架一樣。啊！人生如夢，說得對。

(29) 嗚呼，哀哉！

在四維庄經過2年之後，一天，忽然撒該牧師來訪，要鼓勵真聲出來當牧師。真聲說：「我喜歡，但我還年輕沒經驗，要怎麼當牧師？」撒該牧師說：「『保羅』對『提摩太』說：『不要因你的年輕而使人看輕你。』上帝和人若歡喜用你，豈有難做的事嗎？」談論了很久，真聲想了後說：「當牧師的責任重大，我要求問上帝看看，如果是上帝的旨意，到時候，無論哪裡我都願意去。現在就用一句話送給你當伴手禮——就是『將來，我願意盡我所能幫助你。』」說完話，撒該牧師就回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有一位很老練的牧師來，問真聲說：「聽說撒該牧師在鼓勵你出來當牧師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真聲說：「我還沒有老練怎能做牧師？」他說：「真聲先生，我跟你講，『老練是算年號』，是做久了的就算他老練，而不是老練了才去做事。」真聲聽了很感動，說：「多謝你的指教。」

再過幾天，撒該牧師又來了，問真聲：「求問結果怎麼樣？」真聲說：「現在我的心已預備好了。」撒該牧師說：「那麼，現在有幾個地方，你喜歡去哪裡，你可以隨意選，我就去接洽。」真聲說：「我不要選，若有工作可做，哪裡都可以去，上帝若差遣我去，我不敢推辭。」撒該牧師說：「很好，那麼，現在沙島教會正在考慮要聘請牧師，我看那裡很適合你。」真聲說：「若合於主的旨意，我願意去，可是還沒有經過公選，不知他們要哪一位。」撒該牧師說：「早時上帝命令『撒母耳』給『掃羅』抹油設立他為王，那時候還沒有讓百姓知道，抹了油後才讓百姓抽籤，仍然是抽到他抹油者。如今我來見你，你的心志已經決定，上帝也已內定公選你，我深信不疑，到投票公選的日子，一定如此成就。」

真聲說：「好！萬事順服天父旨意就是。現在我當準備考試了。」

心志既已決定，惠子也贊成。再一個月考期就到，3期的書當1期考，真聲就盡力用功準備了。

「教師考」考完了，沙島教會隨即申請聘牧，接著投票公選，結果滿場一致，要請真聲當他們的牧師。3個禮拜之後就去上任了。就任典禮很熱鬧，議長忠心牧師送他一本金邊聖經，裡面寫一節金句勉勵他，金句是「務要謹慎，盡你從主所受的職分。」(哥羅西 4:17)。

那時一陽在日本東京留學，聽到這消息，寄一封信來道喜，並寄一本書做紀念。多馬牧師在上海，也寄一部書送給他。真聲很高興，感謝他們。

想起早年在神學校後樓牧師住家裡，主顧兄的祝福，如今，偶然得以成就。實在感謝上帝。

X X X X X X

過了1~2個月後，接到一陽的信，說最近他在東京常常生病，常流鼻血。那些幫助他的人所送的每月獎助金，出發時全都預領完。到了東京後，要買書、預備雜用品，然而，囊中如洗身體又生病。「啊！聖詩 81 首：至好朋友就是耶穌，擔當罪過與煩惱…，本來對這首詩不太熟悉的，現在卻很愛唱，唱了再唱。」

真聲看到這封盡情傾訴的信，他知道，一陽本來是很客氣的人，現在在那邊一定是很艱苦，信中才會寫這些話。就翻翻錢袋，想寄些錢給他，然而，錢袋空空，只好去預領一個月的薪水寄給他，並寫幾句話安慰他。一陽接到的時候，他知道真聲寄的錢是「窮苦人在幫助窮苦人」，就在遠遠的東京，流淚感謝而接受。

到了暑假，一陽不得已回來調養。他的家在水泉庄，真聲知道他回來，就去看他。真聲看他的臉很蒼白，就一起商量，一定要調養好才可以再去。

然後，真聲騎腳踏車回家，水泉庄是在山上，所以下坡相當快。到了白河橋，這個橋有好幾丈長，2~3丈深，左邊剛剛夠4個人並排著走，右邊有

輕便車的小鐵路，橋下有砂有石頭也有水。

真聲騎車到橋頭，橋頭在上面，橋低低在下面，就是要往下走一段坡路才到那橋。真聲看見橋中有 4 個人並排的走，後面還跟著一隻狗。因為還離得遠，就一面按著車鈴，一面順著坡路一直往下騎，以為他們會讓路。但，那 4 個人不但不讓路，也不回頭看一下，就以爲他們是要等他更靠近了才讓開。所以真聲仍是踏著煞車檔，倏倏的一直溜下去。

哀…哉！不料，他們還是不讓路，慘了！臨急要煞住已不可能，仍然一直溜下去。嗚…呼！撞到那隻狗了！腳踏車忽然跳向右邊，就要衝往橋下墜落啦！真聲心想：我的死期到了！

然而，他還想要在最後 3 秒鐘裡，要盡力拼命，看能不能跳出死線。就放棄腳踏車，看準橋邊，急速跳下，剛好一腳在鐵橋內，一腳在鐵橋外，僅僅之差擋在那裡。他抱住鐵桿，希望不跌落溪底，盼能免於一死。

唉！他大叫一聲，接著，碰！一聲巨響，就跌倒在那裡，果然沒有滾落橋下，不過胸膛和頭撞到鐵桿，撞得很嚴重。只聽見那些客家人喊說：「哀哉！…」真聲就暈過去，也不知神魂跑哪兒去了。那 4 個客家人也沒有走過來看他的死活。

過了好一會兒才醒過來，但，爬不起來，只見他的腳踏車還在橋上。不巧，這時一輛輕便車轟隆轟隆的，從橋頭下坡而來，真聲想，慘了！剛才好險沒跌死，但，這下子可要當輕便車的煞車檔了，嗚呼！哀哉！我命休矣！

幸哉！那位駕駛輕便車的人，有如同「撒馬利亞人」的慈心，遠遠看到了，馬上換車檔，慢慢推過來。看他受傷不能動，就顯出憐憫的心，扶他起來坐上輕便車。他的腳踏車撞得彎彎曲曲，變成「牛挑彎」。那人載他到車站。真聲很勉強的慢慢走，向他們道謝了，就坐火車往南回家。

(30) 你從哪裡來？

話說，真聲還沒回家的時候，惠子在家裡，那時她已經有一個兒子和一個 3 個月大的女兒。晚上禮拜完，就關好門去睡覺。

那天是 7 月 30 日，大約 11 點，惠子和小孩已安靜的睡了。雞不啼，狗不吠，只有牆壁內灶雞子的習習聲。通舖床裡都已安安靜靜，惠子已經安排好小孩，正是好睡覺的當兒，不料，忽然出現了一個年輕人，身穿台灣衫，頭抹桂花油，滿身的香水味真刺鼻。不知是用了「亞波倫」的大魔術否？怎能進入房間，爬上惠子的床，躺在惠子身邊，想要學「暗嫩」的行爲？惠子驚醒了，猛的跳起來，嚇得心臟、八股都發抖。起先還以為是強盜，睜眼一看，才知是「亞波倫」第二。年輕人馬上手握好幾張鈔票，要拿給惠子，惠子生氣的摔掉錢。正如魔鬼試探耶穌，將天下尊貴放在祂面前，若伏下拜牠，就要給牠一樣。他看惠子摔掉錢，就揀起來再給她，說：「你們做這種工作，

我知道妳比較欠缺，這些給妳用。」惠子說：「今天即使有滿屋子的錢給我，我也不收。你若知道我在為主做工而想要幫助我，有別的時候可做，為什麼要偷偷爬上我的床？你的意思我都知道。」說完就避開他，去坐椅子。「亞波倫」的意思好像馬，心肝好像猴，滿身好像火，雙手好像大繩子要綁惠子的身體，惠子很怕，一面怕他用武力，讓她抵抗不了；一面怕被人看見，反倒懷疑是她自己壞，會連累到真聲所做的工，若能快快讓他出去最好。就在心中暗自祈求上帝，然後說：「你從哪裡來的？」「亞波倫」笑笑說：「我不跟妳說，因我來往不一定。」惠子趕他說：「趕快出去，不然等一下被人看到了你就羞愧。」他說：「不要這樣啦！我做事很機密，天下沒人會知道。我從好幾年前就很愛妳而得不到，今夜我是為了愛才來的。」惠子大膽不畏懼的責備他說：「你在說什麼？你是魔鬼之子，敵對公義的，天下無人知，唯獨上帝知道。我是什麼人，你竟敢進入我的房間！你趕快出去，不然我要把你當做賊辦。」「亞波倫」看事無法成，就開門出去。

出去後，惠子趕緊關好門，整夜不睡到天亮。她想，好在上主幫助我得勝，感謝主！

沒想到，第二天真聲仍然還沒回來，惠子很怕，天晚了，就小心點檢門窗，每處關妥當才上床。但那晚，還是來了！在開拉門的時候，惠子就醒了，趕快從通舖床下來，坐在隔壁的椅子。心裡越發害怕，想：他昨晚受我責備，今晚還敢來，一定有備而來。果然，他想強制行事了。惠子是纖弱的人，好在得到神幫助，賜她及時的力量，纏鬥了幾分鐘，絲毫不屈不敗。「亞波倫」很生氣說：「假如有刀，我一定殺死妳！」說完就坐在那裡歇息。惠子默默在心中禱告，求上帝幫助她得勝。「亞波倫」再說：「我是為了愛情才來的，怎麼妳這麼無情，無情到這樣？！」惠子說：「誰會同情你的惡？……你不知罪到如此！也不想我和我丈夫是做什麼工作的，還敢來侵犯！而你自己，掛著基督徒的記號，嘴唸基督的真道，為什麼外皮是羊羔，內心卻是豺狼？可惡至極！你若不悔改，你有災禍啦！」惠子嚴嚴的說了這些話後，「亞波倫」一時如戰敗之兵，求她說：「惠子啊！現在我已知道我的錯了，不過，我是因為太沉溺於愛情，才做出這傻事，請原諒我，不要將這件事傳給別人知道。」惠子說：「我看你還沒有徹底知罪，你趕快出去，去學「彼得」深深痛悔。」「亞波倫」說：「多謝妳啦！現在拜託妳開門讓我出去吧！」惠子說：「那很奇怪，看你從哪裡進來的，就從那裡出去啊！看你在哪裡跌倒，就從那裡起來，回轉如起初，你聖經讀得很好，這句你不記得嗎？」說完，時鐘剛好響 1 點鐘，「亞波倫」就離開去了。

惠子立刻大大感謝，正如詩說(台語音)：

- (1) 日斜西山，願主祢與我住； 暗暝愈深，求祢無放撒我；
全無依倚，同伴離別我去； 助人的主，願祢與我居起。
- (2) 求主近倚，我心就攏免驚； 目屎未苦，災禍無害性命；

死失未害，歸土也免掛慮； **我允當贏，由靠全能的主。**

天亮，惠子眼睜睜等待，盼望真聲今天下午能到家。等到傍晚，才終於回來了。吃過晚飯後，真聲就告訴惠子，他在白河溪橋上，如何脫出死線的情形，惠子聽了很心疼。然後她也說她這兩個晚上，和「亞波倫」苦戰得勝的事給真聲聽。真聲聽完，很佩服的說：「妳實在有勝過天使的能力(創世記 32:35)，值得我學習。魔鬼是如此的厲害，然而上帝的能力無限。祂每次都救我脫離死線，而這次也幫助妳出死入生，實在當感謝。」說完，兩人就跪下禱告感謝上帝。時間已是夜深人靜時。

後來，「亞波倫」有誠心悔改，繼續熱心禮拜，真聲和惠子也不記恨，繼續敬重關懷他。

(31) 屋角邊的大火

隔年正月初，天剛亮，真聲騎車過河去探訪會友。忽然天氣變化，真聲就感冒了。回家後那晚流鼻血、暈眩、嘔吐，手腳發直，不能動也不能說話，這樣繼續幾天。真聲想到在沙島還沒有做出什麼工，上帝若要召回他的靈魂，實在沒有成果可獻上，覺得很慚愧。看到兩個小孩，一個已會走路，一個仍襁褓中，沒人可料理，不禁潸然淚下如雨。教會迫切替他禱告。

這時就叫惠子寫信去叫一陽來幫忙照顧，也打電報去東京叫母親回來，因為她跟路加醫院院長的兒女在東京。

至勤接到電報，慌忙的趕回來，恨不得有翅膀可飛呢！

一陽來的時候真聲正危急的當兒，他跑東跑西的幫忙並安慰惠子，真誠的互相幫助。一天，爲了真聲，去桃李山找醫生問藥。回程坐車到平島時已經日落西山，然後再騎車回沙島。在半路有一座橋，剛好拆下來在修理，因爲天暗，一陽又忘記橋已拆了，就連人帶車掉下去！幸好，人與車沒有太大損傷。真聲在病床上掛心一陽那麼晚還沒回來，不知遇到什麼事。回來後才知道，一陽爲了他險些送了命。

教會信徒許多人來探病，有的送東西，有的送錢，真聲流著眼淚向他們道謝。想起那句「仁義莫交財，交財仁義絕」（意思是說：仁義，不要用錢相交往；若用錢相交往，仁義會斷絕。），他想，他們這樣愛我，以後若喊說：「釘他十字架！」那才更危險。

其中有一位有錢人，常來說：「怎不讓他入院？住院較好呀！」惠子說：「我知道住院較好，但沒有能力。」那時別人是 10 塊 8 塊 3~2 塊的帶來看他，然而這位有錢人，他疼愛真聲的愛是 2 包藕粉。真聲爲他很難過，不是因爲多得東西才歡喜。「保羅」說：「給人東西的，比得人東西的，更爲有福。」然而，這人若只迫切爲他禱告，還勝過送禮物。由所獻的禮物，足可看出他的慈愛有多大。聖經告訴我們：「不能愛所能看見的弟兄，怎能愛那所不能

看見的上帝？」他是好像空空對弟兄說：「弟兄啊！願你們穿得暖、吃得飽。」經上又說：「你們的愛不可用嘴用舌，而當以真實以行動。」那人對待我如此，不知對待別人如何？他在物質上是富有，然而靈性上卻貧窮，真聲很為他的貧窮掛慮，為他禱告祈求上帝感動他。真聲病情越來越危急，惠子在他身邊拉著他的手流淚，真聲小聲說：「不要擔憂！越危險就要越迫切禱告。」聖經上說：「出於信心的祈禱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」(雅各 5:15)

感謝上帝，從此真聲就漸漸好轉，到母親回來的時候，真聲已稍能起來走，只是尚無力氣。

一天晚上，忽然聽見隔壁鄰居在喊：「失火了！」，衙門的鐘鐮鐮響起，消防車叮叮噹噹叫著，街上路人跑得砰砰蹦蹦，火燒聲劈哩啪啦響！真聲心裡恐慌，就起來探頭一看，才知火在屋角邊燒著，火焰衝起紅紅火舌。消防車轟轟漉漉的，正朝著隔壁草屋潑水。真聲很擔心，以為快要燒到禮拜堂旁屋了。他本來是需要扶牆靠壁而走的，不料，一旦遇到這緊急關頭，他顧不得什麼，趕忙扶起一架風琴，獨自一個人搬著，跑到外面路上去，然後還跑進跑出，搬出幾件笨重東西出去。不久火撲滅了，他卻沒有力氣搬回那些東西，需要別人慢慢抬進來。

由此，真聲覺得「病氣」是一種無形的敵人，它攪擾精神。精神受攪擾，就產生疲倦、病痛來。所以病是從精神受損傷而來，因此病要好，應從精神調養。吃藥，是由腸胃吸收藥料，然後藥料就和血同行往上，刺激頭腦，讓腦的精神再起活動，好像拿竹子撥一撥將熄的火堆，讓它再發旺一樣。然而吃藥之外，對精神直接的療法，從根本總攻擊，不但同樣有效，而且收效更快！就是以有信心的禱告，使病人本身的精神直接受聖靈感動的好方法！耶穌醫好病人，也是看他有信心，才用聖靈權能感動他，讓他得到醫治，說：「你的信救了你，可安然回去。」那時病就好了。箴言 17 章 22 節說：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。」實在有理。

這些是真聲在病床上，實地演練的真理。

x x x x x x

真聲已經漸漸恢復健康，依舊治理教會。因為生病開支了很多錢，而且家中人口多，不得不借錢度日，以至成為負債者。有位過得不錯的會友，以為真聲牧師有錢，反而來向他借錢。真聲說：「弟兄啊！現在我沒有錢，以後我若有，給你都可以，不必借。」

有一天，一位親愛的弟兄來，談到真聲家庭生活困難的事。他說：「牧師啊！我曾聽某執事說，傳道人很輕鬆，有的剩錢很多。但依我看，你薪水一個月 30 塊，一家 8 個人，和「挪亞」家一樣多，我想你一定不夠用，可是他說你有剩錢。你怎麼不假裝去向他借錢，讓他知道你夠不夠用？」真聲

說：「我愛說真實話，不願裝假，有就說有，沒有就說沒有。我得到教會愛顧，這樣就夠，只是因為這次生病多花了錢，目前有負債 50 塊錢。」弟兄說：「那，怎麼辦？」真聲說：「我不煩惱。記得當時，我沒有錢可讀書，就清早出去揀豬屎來賣；後來，不夠錢繳清學費，我就拿鍋鼎去存當，這樣刻苦，我仍然畢業了。我相信上帝會幫助我。」那位弟兄聽完默默不語。

隔天，差人來請真聲去談話。真聲一到，他說：「牧師，昨天我聽你說你負債 50 塊，今天我想替你還清，好讓你可以安心為主做工。」真聲說：「昨天我實在不該向你說這件事。」弟兄說：「我知道你實在有欠缺，我覺得不可放著不關心。而且聖經上說：「你右手所做的，不可讓左手知道。」所以我今早要替你做的事，我也不讓我家裡人知道。」真聲說：「多謝你的恩惠，願全能的上帝加倍賜福，使你更有餘。因為聖經上說：「有的，要賜給他更有餘，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取去。」真聲就向他道謝。

(32) 真奇怪！

話說一陽，他在未去東京之前，在湘東庄受到那地傳道先生的介紹，約訂了一件親事。後來，為種種原因，他想廢約，心中難於處理，就找真聲商量。真聲問他：「什麼原因想廢約？」他說：「這件親事是在一個晚上偶然之間談成的，而當時還沒想到要去東京。如今，我去東京要好幾年，而且，越想越不適合。」真聲說：「這樣啊！那麼女方本人的意見如何？」一陽說：「我看，她是捨不得放棄，因為我決定要去東京之後，就寫信向她辭退，我說得很堅決，但她也不改變心意。還有，當我要出發的時候，她也親自來車站送我，還拿 5 塊錢放在我手上，不管我怎麼還，她還是丟回來。從此我的心一直很不安，常常想必需廢親，但她想永遠不離開。不知賢兄你想怎麼辦才好？」

真聲說：「我想這件親事必繼續進行，因為若以這親事是偶然決定的，因而不要，那是顯明自己無深思遠慮。再說，為了留學時間很久，這理由也不對，她既然瞭解並贊成你去留學，一定不嫌時間久。而且，學問越久，人格與信實是越重，如果你廢親了，難免會受批評，不但失去人格，也沒了信實，那時，任你有多少學問，都有如被烏雲濃霧所遮蔽。俗語說：『男子漢大丈夫，一言放出，駟馬難追。』何況我們是基督的差使，更應當注重人格，一旦說出口的，就應該如此實行才合乎道理。就像基督說祂要受釘十字架，「保羅」主張說無論如何的苦也要為主做工，後來果然始終沒有改變他們的心志。所以我希望我和你也要有這種心志。」

一陽聽完說：「賢兄，你說的很有理，我同感。本來我心中要與不要，兩邊大交戰，但今天已經解決，平安了，好！進行吧！」

X X X X X X

過了一段日子，一陽的身體強健些了，就問真聲：「賢兄，你想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去東京？」真聲想了後說：「關於你去東京留學的事，本來我就很贊成你去，現在也是。但什麼時候可去？這，我們要考慮。依我想，需要3項齊全：(1)有錢，(2)有健康，(3)有用功。這3項，只要缺一項就不能成功。我看你現在已經缺兩項：就是錢不夠、健康不夠。關於錢，若自己有錢最妥當。然而，我們有如「以利亞」，需要讓烏鴉族請客，還讓寡婦供養(列王上 17:4~10)。本來在贊助你的，今天已有人不能繼續，以後若再有人退卻，那就麻煩啦！再者，你的身體，假使去了之後再病弱，那麼，任你多有錢，多有努力用功的心志，也沒有用的。既然如此，我想，就在此停止留學了吧！光陰似箭呀！不要再浪費時間了，將我們一生獻於傳道界，出來傳福音最好，這樣也是榮耀上帝。」

一陽說：「選民兄也是這麼說，我也這麼想，如果出去了後，於半途再有什麼阻礙，就不但多花費金錢，也是浪費時間。西洋人說：『時刻是黃金』呀！」真聲說：「對，沒錯。」

兩人談了很久，然後就決定不再去日本東京留學了，兄弟兩人相當能交通。

X X X X X X

一陽已經決定要出來傳道。頭一任，傳道局派他去桃李山教會。那時就商量婚事，決定要在沙島庄舉行結婚典禮。真聲爲他籌備婚禮諸事。婚禮很熱鬧，有外地3位牧師來參加，其他還有很多人來一同祝福歡慶。真聲視他爲親兄弟而辦理這些事。第3天，一陽夫婦要去桃李山教會之前，一陽感激真聲之愛，流淚辭行。真聲也說幾句勉勵的話，就送他們起行。

過了3個月，一天，忽然接到從桃李山打來的電報，說：「一陽危篤，請快來。」真聲接到電報，知道一陽病情嚴重，天一亮就去看他。知道需用錢，然而家裡也沒有錢，臨時去向一位老姊妹借了20塊，就匆匆而去。

到了，果然是重症，選民兄也在那裡。醫生診斷是腸炎，已經出血2次，是相當危險，需要安靜臥床，日夜罩冰袋睡冰枕。桃李山教會的醫生很愛他，很親切來診視，他說：「這種病，醫藥沒有用；藥，不過是幫助身體較有力氣可抵擋那病而已。要到病期過了，身體已經勝過病勢之力，熱度就會退下。一般的腸炎是發燒3個禮拜，起先稍熱，第2禮拜大熱，第3禮拜就漸漸退熱。」

沒想到，一陽3個禮拜過了，4個禮拜過了，5個禮拜，6個禮拜仍然在發燒，身體更加虛弱。想送去野碼入院，但他不能坐車不能坐轎，搬動搖撼一定更加危險。只好在此順服天父旨意了！

那時光景很慘淡，不時有噶噶噶噶剝冰塊聲音，晚上有會友迫切替他禱告的聲音。高武庄的傳道先生也特地來到他床前禱告。啊！……前途有望的青年，今日他竟然已如一盞將熄的燈……，那情景宛如死蔭幽谷。那時，唯一可倚靠的是萬能的主而已。來探病的人無不流淚。每天黎明時，真聲和選民兄以及好幾個人，在禮拜堂內做禱告會，他們的禱告非常迫切，情景有如在陰府求叫主。禱告的時候會覺得淒冷寒顫，但仍然迫切，不絕望。每晚有會友的禱告會，也是很熱切祈求。

然而，真奇怪！每次祈禱會完，去檢查他的體溫，都加熱好幾分，這樣經過 1~2 個月。真聲想，人越熱心，魔鬼也越發動工，但是大家越發同心禱告，最後就能勝利，雖是常常昏睡的一陽，也得以再起來。剛好那禮拜的「主日神糧」金句是雅各 5:16，說：「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可以得醫治。」這一天，一陽起來學走路，這消息一傳出去，大家都歡喜並感謝上帝。那月份的教會公報報導說：「一陽，出死入生。」Y-O 牧師來向他說：「如今你當許願囉！」

X X X X X X

真聲照顧一陽，已經好轉，越過了死線。真聲的大兒子說：「爸爸我也要去叔叔。」真聲說：「好。」就帶他去，還帶了很多香蕉當伴手禮去。一陽聽說有香蕉，已經好久沒吃了，就很想要。但至勤反對，因怕他病剛好不久，吃了危險。一陽請求說：「一個給我聞聞香味就好啦！」至勤就拿給他，但陪在那裡守著，深怕他吃下去。真聲想到：剛剛信主得救的人，欣慕真理如飢如渴，就像這樣，而那些沒生病的人，看到好吃的東西，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。同樣，信主久了的人，對於真理麻痺不感動，也是如此。

隔天，聽說颱風將到，真聲和兒子要趕回家，到了八樂溪，溪流大漲，火車橋都被沖走了。真聲和兒子坐筏子過溪，一隻筏子得要兩個筏夫撐，因為颱風猛刮，溪水湍急，水勢好兇猛。真聲和兒子險些遭遇翻筏子而送命。後來總算安然過了溪，但天已暗了，真聲看不清楚路，就讓兒子坐在腳踏車橫桿上當司機，指示左轉右轉，自己則坐在車座上踏車，使車行走。父子兩人這樣合作駕駛，終於平安到家。真聲覺得這方法很不錯，從此，每次夜間要出去佈道，就邀兒子一起去，父親當發動機，兒子當司機，世間罕有之妙。

(33) 錯誤的行李

1923 年 12 月 25 日晚上，在沙島教會有聖誕節慶祝會。過了年，正月初，平島教會有新聘牧師暨聖誕慶祝會。真聲帶一群主日學學生去參加慶祝會湊熱鬧。惠子和幾位女老師也一起去。

隔天就將表演用的衣物，以及平島有志者所送的東西，裝入柳籐箱裡，然後用草蓆包好，再用繩子捆綁，打算回去後再分發給大家。

時間還沒有到，真聲和學生就帶那些東西去車站，抬去寄行李的地方。出來的時候剛好碰到惠子來，真聲向惠子說：「時間還沒到，我去市內一下，妳們在這兒等。」

真聲去的時候，已經開始賣票了，惠子擔心真聲會遲來，就先去買票。買了票後就找那件行李，想要掛寄行李的銅牌，可寄同班火車同時到達。看看去，看到車站門口有一件行李，就將它扶上去寄了。真聲到了，惠子說：「我們已經寄好行李了。」剛好已經開始剪票，大家就拔陣上車了。

回到家吃過晚飯，真聲就想搬那件行李來打開，一拉，……哇！怎麼這麼重？！解開繩子掀開草蓆，咦…？！不是柳籐箱，而是老舊的牛奶箱！那…我們的不知還在平島車站沒有？

真聲趕忙跑去沙島車站，向他們說：「最後一班車要從平島回來時，一件行李和別人的錯換了，是內人看錯而將自己的寄貨牌掛上的，不知我們那一件還在車站沒有？」站長很親切，馬上打電話去問。平島站的人說：「沒有啊！」真聲很煩惱，一面也好笑，難道我們看錯，他們也拿錯嗎？他們若果真拿去，這時一定也在打開看，也在覺得奇怪了。越想越好笑。

真聲向站長說：「我的行李是柳籐箱，用草蓆包，用繩子捆，沒有掛寄貨牌，拜託平島車站工友找找看。」隔一會兒，回電話來說：「有一件沒有掛牌子，沒有寫名字的，保管在這裡。」真聲說：「可能就是。」隔天早上，真聲將那件錯誤的行李，請沙島車站的人送回平島站，真聲則騎腳踏車去平島領出自己的。向行李站的管理員說：「昨晚打電話說拿錯行李的，就是這一件，我就放在這裡。」管理員說：「那個內地人(日本人)找不到行李已經去報告了，請你等一下，他一會兒會來。」真聲說：「對不起，這件行李是我未到時，我的內人拿錯，掛錯寄貨牌的。那個人找不到行李，一定很難過；我拿錯別人的行李，我也很抱歉。不過，我很忙我必需趕回去了，現在將那人的行李放在這裡，請你將我的行李送到沙島站去。等一下那人若來了，請轉告他我在向他道歉。麻煩你啦！謝謝！謝謝！」回到家，家人和那幾位老師，大家笑得嘖嘖咯咯，真好笑啊！

(34) 冒險過死河

真聲在沙島教會好幾年。有一次，立秋時分，和惠子一起經過 3 重的溪流，去到上京庄佈道。那年的洪水異常的大。佈道完太陽將西下時，真聲和惠子一起往沙島方向回去。坐筏子過了第 1 重溪時天已暗了，到了第 2 重溪，已看不見路，那時溪流漸漸漲，水勢漸大，而且筏夫已經回家去了。想往前，是溪流，想退後，也是溪流，再看，剛剛撐他們來的那隻筏也回去了。真聲

和惠子在那裡心慌腦脹，正如俗語說的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應。」若待在溪邊不走，不久溪流漲得更高，會被淹死的，這條溪常常淹死人，可真的是死河呢！

兩人看河流逐漸在漲，就決定趕快過溪回沙島，於是冒險下溪了。溪面一望無際，真聲牽著惠子涉水走，越走越深已深及半身，水勢湍急，洪流滾滾，而且許多草絮、樹枝順水流來。真聲和惠子很難站穩，心急，但，腳卻走不進前，水越深，水勢越兇猛，害怕極了！想到早時幾位傳道人，涉水過死河的情形，不禁心起同情。水勢逞兇刮來刮去，一個文質的真聲，和一個纖弱的惠子，實在太危險啦！好幾次兩人險些被撥開，好在惠子緊緊的抓著真聲的手，真聲也用右手緊緊的拉著她，死河的水也對他們無可奈何！終於冒險成功，平安過了河。記得「保羅」向羅馬人說：「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嗎？是困苦嗎？是逼迫嗎？是飢餓嗎？是赤身露體嗎？是危險嗎？是刀劍嗎？……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已經得勝有餘了(羅馬 8:35~37)。」

家裡的人焦急的等著呢！真聲和惠子再涉水過了第3重溪流，然後，深夜時終於平安回到家，向家人述說了所經過的情形，他們聽完說：「唉唷！幸哉！平安回來……感謝主！」

x x x x x x

過了好幾天後，真聲騎腳踏車越過利高山到高武庄，然後要去台南府城。到了高武庄，就轉進去訪問西門先生。

進了門，咦?!……靜悄悄的，……再走進內廳，看見幾個姊妹帶著愁容坐在那裡，再進後廳，看見幾十人在那裡禱告。真聲想，今天又不是禮拜二，也不是禮拜三，也不是禮拜五，更不是禮拜天，為什麼在做祈禱會？想不懂，就問那些姊妹：「西門先生在哪裡？」她們告訴他：「在房間裡，因為師母患產褥熱，病情很嚴重。」那時西門先生聽見真聲的聲音就出來，西門顯得很憂慮，見到真聲，禁不住眼淚涔涔滾落，說：「真聲牧師，我看見你來，心裡很難過。」說完就去後面與別人一起禱告。真聲不懂他的意思。真聲就進入房間，有幾位姊妹在那裡，她的小叔在床邊替她按摩胸膛。師母已經不省人事，手腳已不動，面容已無氣色，只有嘴還活著，但不能說話。真聲和她是朋友，忽然看到她即將從這世界經過死河，到另外那邊的世界去，情不自禁流下眼淚。她的頭面向牆壁已久久不動的，人家告訴她：「真聲牧師來看妳呢！」她即時振作起來，宛如「雅各」聽到「約瑟」還在世，面容歡愉的轉過來看真聲。真聲問她：「師母，妳心裡平安嗎？」她說：「平安！真聲牧師啊！我很愛聽你講道，請你現在講給我聽好嗎？」真聲說：「不是我講的道理好聽，而是我們的主耶穌好，祂的真理必在我們心中成為水源，長流不停息，直到永遠。」師母點頭小聲的說：「是!……到永生！」

真聲說：「目前妳需要安靜休息，我不願打擾妳太久，現在我要為妳禱告。」她高興點頭，說：「好！」

真聲跪著，手按她的額頭，禱告說：「天父啊！求祢憐憫祢的使女，若合祢的旨意，求祢讓她留在世間繼續做工，榮耀祢的名。然而，這個杯若是當承受的，我們只有順服，但願全能上帝聖手扶持她，賜她平安，使她永遠在祢身邊，阿們。」

禱告完，真聲握她的手，向她辭行說：「師母，現在我們在世上，我要和妳離別了，希望日後在天上再相見。」她笑笑，點頭說：「是……」

這位敬愛的姊妹，當天晚上就從死河過去了！西門先生為她的離去大大哀傷。

x x x x x x

啊！要過死河實在是冒險。這邊的人在挽留，那邊的聖使者在邀請：「來吧！來吧！」然而，歸去來兮日子既定，那就必須決心的。無論如何冒險，如何悲傷，也得邁向天上家鄉。啊！死河，死河！（著者也日益靠近死河了！）前面有榮耀，有美意；後面有黑暗，有悲傷。唉！要擦去眼淚而決心啦！死河啊！任你如何兇猛，或漲 7 倍，我也必冒險踏破！盡程達到目的為止。

x x x x x x

過了幾個禮拜後，西門先生寫了一首安慰自己的詩，寄給真聲請他校正，並請他譜曲。真聲觸景生情，提起筆就寫，詩詞如下（台語音）：

題目----受傷的蘆竹----

(1) 加利利海，湖邊蘆竹， 枝葉茂盛青綠；
啊！可惜啊！風忽然起， 蘆竹受傷險折。

(和) 受傷蘆竹，主照顧無抑折，
你可安心，主也顧你無離。

(2) 世人宛然，蘆竹情形， 有時平安心清；
啊！可惜啊！禍忽然到， 險絕望目屎流。

真聲為這首詩作完曲，越唱越有滋味。說：「啊！當我要冒險過死河的時候，我也很愛唱這首詩歌。」

(35) 你是真聲嗎？

話說幾年前，真聲要來沙島教會的時候，向撒該牧師說過「盡所能要下南部幫助你」，這句話一直不敢忘記。有一天，聽說撒該牧師臨終的日子快

到了，真聲就去醫院探訪他，說：「撒該牧師，你有什麼話要吩咐我沒有？」那時撒該牧師已經失去聲音，想說卻說不清楚，真聲就俯耳在他枕邊聽他細微沙啞的話。他說：「我不需吩咐你，我知道你所要做的，一定勝過我所說的。」真聲說：「好，那麼請你到天父面前的時候，替我禱告，讓我的心志能接續你的腳蹤，直到成功。」說到後來不禁喉嚨哽咽，幾乎說不成話。撒該牧師說：「不要哭泣攪擾我的心！我的工作已經做完，我的心已經預備好了，我歡喜回去…」真聲說：「願主耶穌迎接你。」說完真聲就回去。那晚平島教會建堂的帳目結算清楚，撒該牧師就別世而去，應驗了他所說：「禮拜堂若建好，我就回天家去。」

x x x x x x

從此，真聲常常想起他和撒該牧師最後的談話。凡自己做得到的，必定為著他的心志而盡力。

x x x x x x

本來，南部教會有設立一間「三 S 新報社」，是派真聲在兼任。當初開設這間報社時，真聲和幾位同工，不知費了多少精神，多少工夫。沙島教會會友說：「那個無錢工(無薪工作)，為什麼年年是你獨自在擔當？難道沒有別人可同擔嗎？」真聲說：「這是教會的事業，現在還找不到適合的人可去，我不過是暫時維持，而且這也是先人撒該牧師的心志，我願意替他做。」因為我有個怪性，無論哪項事，一旦答應受交託，就不管有多辛苦，我也必定去做。會友聽了只笑笑。

真聲從沙島到三 S 報社，有 1 ~ 20 里的路程，還要過溪過橋。每次上班工作的日子，就帶飯包，穿台灣衫，戴草笠，穿木屐，騎腳踏車，涉水，過橋的去。說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扮，可是輕鬆又方便。

x x x x x x

一天，真聲在報社裡，正低著頭在校稿，忽然一個內地人(日本人)警察走進來，真聲請他坐，他只哼哼叫，也不說話。真聲問他：「什麼事？」他才兇巴巴的說：「你沒看見你們這裡有人打赤膊嗎？」真聲說：「剛才我是沒看見，若有，可能是剛剛脫的(因為天氣熱，這位職員脫下衣服掛在辦公室，去後面沖冷水，回來要穿衣時，碰到那個警察進來)。」警察說：「我剛才就看見了，怎麼你現在才看到？」就叫那職員來，問他什麼名字。真聲想，打赤膊是犯法，稍稍受罰受教訓也對。後來看他問名字，回答了後他又聽不懂，就拿筆寫給他看，但他也看不懂，只生氣的打那職員的手。真聲看

了也不舒服了，就問：「你記他的名字做什麼呢？」他說要罰錢。真聲說：「要罰錢，你警告過他幾次沒有？」警察一聽，氣得也顧不得記名字，把記名的簿子收起來，鋒頭轉向真聲，跑來真聲桌邊嚷說：「爲什麼我須警告，不警告就不能罰嗎？」真聲說：「要罰就罰呀！那是你可以做主的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曾幾次叫他不可打赤膊。」警察很生氣罵說：「你不懂規矩！馬鹿(傻瓜、笨蛋)！貴樣(你！冒失鬼、膨風龜)！生意氣(傲慢、臭青龜)！」像要打真聲了！但是真聲靜默不語，只顧寫字不想理他，心想，他若打來，我仍然是不抵抗主義。後來警察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真聲看他要記名字，就明明的回答說：「我是沙島教會的真聲。」警察一聽，很吃驚的說：「什麼?! 你是真聲?!」(因爲真聲的名字在衙門中知名度是很高的，但那個警察見他穿台灣衫，拖木屐，因而看不起他。)真聲說：「是呀！剛才我問你一句『你警告過他幾次？』你爲什麼那麼生氣？」

這時警察已經轉變口氣，小聲的說：「按照規定不必警告，若看見就可罰。」真聲說：「西洋人說，好的法律後面必有利劍。所以你一看見就要罰，也是可以，因爲你不是空帶著劍。然而，當國家宣戰的時候，尙且限定 24 小時的預備時間，何況，這件小事情？但，我們教會，會友若有犯錯，都應該先勸告，如果不聽勸告，才按照規矩辦理。我希望你們警察界也應該這樣才好。一個人爲要賺幾角生活費而在此工作，因爲天氣熱，脫下衣服擦擦冷水，要再穿上衣服時，剛好碰到你來，並不是故意要違逆。所以處罰之前應當先警告，如果不聽，以後再犯就是違逆，那時就應當處罰，很公道。好了，今天如果必須罰，你要罰他多少錢？我願替他出。」

警察收了簿子說：「好了，下次不要再犯就是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x x x x x x

那天下午，真聲送一個朋友去車站。朋友說：「我給你介紹一個人。」真聲說：「好啊！」就跟著進入火車廂裡。他對真聲說：「這位是郡長，他要去九層庄。」真聲穿著台灣衫，戴草笠，拖著木屐，右邊褲管破一個洞，覺得很不好意思，趕快用手遮住破洞，和他行禮。朋友向郡長介紹說：「這位是三S新報社的主筆。」郡長很高興說：「我好久以前就聽過你的名字，請坐！」就很親切的請真聲坐在他身邊談話。真聲說：「很失禮啊！因爲往來騎腳踏車，又要涉水過溪，穿這樣比較方便。」郡長說：「好，好，無妨，無妨。」

談論完，時間到，真聲下車，郡長辭行而去了。

真聲很感激郡長有禮相待，正如聖經上說：「不以外貌取人。」官階越高，越謙卑，越有禮。可以這麼說，人若自高、蠻橫，可斷定其人格不高尚。

(36) 求問上帝

真聲在沙島教會經歷過很多事。

有一個禮拜天，真聲問主日學學生：「昨天，外面未信主的人在迎媽祖，你們當中有誰去看了？」大家默默不語，只有一個名叫仁慈，大約 8 歲，很伶俐得人愛的女孩，舉手說她有去看。真聲誇讚她誠實，然後告訴她：「那種拜偶像的戲是不好的，下次不要再去，若去了上帝不喜悅。」仁慈答說：「好。」

主日學下課後，仁慈向真聲說：「牧師，我現在覺得好冷，不能參加禮拜了。」真聲摸摸她的額頭，熱熱的，臉頰冷冷的，面色蒼白。真聲知道她病了，就叫她回家。

仁慈回家後，隨即發冷發熱，那晚很不安寧，她的父母憂心極了。因為他們正如「亞伯蘭」，是年老得子的，所以很疼愛顧惜她。可是，越疼惜越有麻煩，越照顧病得越嚴重，真奇怪！

隔天一大早，真聲去看她，那時仁慈正在發高燒。旁邊有她父母、大姊在看護，還有其他人在照顧。

再隔一天，因為吃了退燒藥也沒效果，就知道這病不簡單了。她的父親是醫生，但這個時候卻急得心很亂，不知怎麼辦，因而請別人來主治。真聲要去三 S 那一天，轉進去看她，知道仁慈的病很沈重了。就向她的父親說：「醫師啊！這次上帝用這個為難的問題要你回答了。」醫師默默不語，只有滿面愁容。

稍後，仁慈說她口渴，就讓她喝冰水，喝了好幾口後，忽然變色，五形變樣，手腳僵硬，眼睛往上吊，牙床緊咬，一直抽搐。頓時，房裡一片慌張，亂哄哄，她的母親和大姊號啕大哭。那光景慘淡，宛如燈光忽然熄滅。真聲看了，手腳都發抖。

於是趕緊替她打針，但眼睛仍然不動，嘴不能說話。一天幾次這樣抽搐，每次抽搐每次加深憂慮，這樣經過好幾天，家中蒙罩著無可言喻的憂傷。她的父親幾乎不眠不休，不思飲食，看著這個心愛的孩子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，都不退燒也不醒來。想到自己年紀已大，心愛的女兒卻將別世。唉！想得精神都錯亂了，有時笑，有時哭，有時喃喃自語，有時亂講話。他說：「為什麼上帝賞賜了，還要討回去？豈有此理，實在想不懂，想不懂！……」因此，家裡就再添加一項煩惱事了。

仁慈 3 個禮拜不省人事，她的母親常常躲到屋後去哭，親人們常是噙著眼淚。真聲常去安慰他們，幫助他們。看他們為父母的，如此深愛孩子，幾乎願意替孩子死。想到「大衛」在哭「押撒龍」說：「我兒『押撒龍』啊！我寧願替你死，我兒，我兒『押撒龍』啊！」忤逆的兒子，大衛尚且愛到如此，何況這個可愛的仁慈，難怪她的父母如此傷心。

醫生每天給她打針，胸膛好幾十針痕，然而，這個可愛的女孩，卻一直邁向著死路而去。她的父親問真聲說：「是這小孩犯了什麼大罪嗎？爲什麼上帝刑罰她這麼嚴重？或是我犯了罪因而連累她？若是我犯罪，上帝爲什麼不刑罰我？我實在想不懂！」真聲說：「耶穌遇到生來就瞎眼的，門徒不明白，爲什麼生下來就瞎眼，是誰的過失？耶穌說：『不是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爲來。』耶穌說完，就用唾沫和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叫他去『西羅亞池』洗，他去一洗，果然就能看見了(約翰 9 章)。那時，那個瞎子是以安靜的心默默的等著。現在你心愛的女兒這個難題，實在是很難。然而不能說是因爲你犯罪，也不能說是因爲你的女兒犯罪。我相信上帝要在這件事上顯明祂的大權能；你必需以謙卑的心安靜等候。耶穌說：『不要怕，只要信。』」仁慈的父親說：「好啦！牧師啊！我信啦！我的女兒如果好了，無論你叫我做什麼，我都願意聽你。」真聲說：「你要安靜，教會大家在替你祈求上帝，我也要迫切替仁慈禱告。」

正說話的時候，別的醫生來，聽聽看看之後說：「這個小孩恐怕撐不到天亮。」真聲一聽全身都發抖，想到剛剛才對他說：「我要祈求上帝…」，現在卻聽到醫生宣告死刑。啊！我的話在哪裡？我的信仰在哪裡？就聚集許多弟兄姊妹，跪著迫切求告上帝說：「上帝啊！求你憐憫這個小孩，留她生命在世間。我相信會使她的父母更熱心，家庭會成爲好榜樣，能在祢的教會大大出力而榮顯祢聖名。求祢應許祢僕人的祈禱，盼望他們能因此而降服在祢的大權能下，並要相信是祢差遣我。」

禱告完，真聲看到仁慈有很大的變化，已經不再抽搐，餵藥也會喝下了，只是還不能說話。真聲感謝上帝，如此的垂聽禱告。天亮了，醫生聽見她還沒有死，就再來看，說：「這是打針的藥效在維持的，仍然是不會太久。」家人對真聲說：「醫生說她活著是暫時的，不會太久。」真聲說：「小信的人啊！爲什麼怕？」

經過好幾天，仁慈漸漸恢復，但是舌根緊縮不能說話，她的父親很擔憂，想，她如果只是活著，不能說話有什麼用。就對真聲說：「牧師啊！請你替我問上帝，看我女兒能說話不？」真聲說：「你自己也可以問呀！因爲我們是新約時代的人，每個人都可以靠著耶穌親近上帝，不像舊約時代，必需靠祭司。啓示錄 1:6 說：『祂愛我們，用祂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，又使我們成爲國民，做祂父神的祭司。』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祭司的職分，每個人都可求問上帝。」他說：「現在我不敢問，因爲我是有罪的人，我不配！牧師，你是專心服事上帝的，請你替我問。」真聲看他心神混亂，不能相信他的每句話是認真實意，然而，真聲還是誠意的答應他說：「好，我今天晚上替你求問上帝。」

那晚真聲迫切禱告，祈求上帝憐憫，使仁慈能再說話。到了半夜，已經禱告兩次，都沒有得到指示，心裡很憂鬱，擔心天亮他來問我時，我要怎麼

回覆他呢？我答應要求問上帝，實在太冒險了！第3次再禱告，那時周圍很安靜。真聲聽到了小小聲音說：「她一定會出聲！」

隔天，真聲去看仁慈，他的父親就問說：「昨天我拜託你求問上帝，你問了沒有？」真聲聽見他再提起，就知道他是實在認真，不是因心亂而亂說的。真聲告訴他：「我問了，上帝說她會出聲。」

再過了幾天，仁慈漸漸退燒，也會講話了，父母大大歡喜！從此更加深信世上萬事都由天父旨意而成，就帶領全家熱心服事上帝。真聲滿心感謝上帝垂聽他的禱告。

(37) 假如孩子死了……

1924年7月，仁慈已經康復。那時惠子生病，一個禮拜之久眼睛都看不見，也沒有力氣說話。想去白水庄療養，仁慈的父親就爲此事援助他們。在白水療養一個月，已經好轉了才回來沙島。

x x x x x x

隔年5月18日晚上，惠子生了第三兒子。這個孩子在真聲的所有兒女中，可說有如摩西那樣「生成不俗」（生性、面貌脫俗）。出生後真聲叫起全家兒女聚集，在深夜裡一同歡慶。給他取名叫「事必能」(Spring Voice = 泉聲)。

「事必能」漸漸長大，很可愛，常常笑嬉嬉的，連最不爱抱小孩的人看了都想抱他。真聲很愛他，每次從外面回來，遠遠的就在叫：「『事必能』，你在哪裡？」惠子就抱著他出來迎接。真聲的家庭生活困難，裡外工作很操心，然而只要看到「事必能」快樂的面容，所有煩惱就煙消雲散。他讀過賴仁聲先生所寫《阿娘的眼淚》，只看那書名，就會想到內容是憂愁的聲音。真聲卻常常想：我要寫一本《我兒子的笑容》，讓人只聽到書名，不看也會露出笑容來。

然而真聲知道，上帝交託他這個兒子，責任很大。人世間常常在樂極之後有傷悲、有眼淚，我不可以此爲誇口。

一天晚上有一位執事來，在廳裡坐著對真聲說：「牧師啊！有人拜託我向你問一件事，我好久都不敢向你提起，但他今天又來問我有沒有向你提起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得已今晚來和你商量。」真聲問他：「什麼事呢？」他說：「『事必能』」很可愛，那個倍景庄的馬仁兄說很喜歡他，想以200塊向你領養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真聲就叫惠子來商量，他想，馬仁兄是教會的兄弟，他沒有兒子，而我們已經有三個，將一個分給他也是好的，而且將自己所愛的分給人是好事。不過，生小孩來賣是不合宜的，而且上帝是將這孩子交託

我，不是交託他，不合乎上帝的意思。」說完就去回覆了，沒有成事。

隔天，別人聽見了，來說：「你若肯，我要 250 塊給你。」還有一個人說：「300 塊好不好？」真聲說：「金和銀都不能買上帝的旨意。」

X X X X X X

有一次，真聲和惠子談到港仔墘平生嫂，自從她兒子死後哀傷想不開，就很少來禮拜了。真聲說：「我去勸勉她好幾次了，她就是不肯來。」惠子說：「可能是她的心還沒有得到平安。」真聲說：「很奇怪，不知要怎樣才能使她受安慰？可能未曾死過孩子的人，較不懂喪失孩子的痛苦，要安慰就較沒有力量。」惠子說：「假使我們的孩子死了，你會怎麼樣？」真聲說：「我的心不會改變，耶和華賞賜，耶和華取去，我都歡喜。」惠子說：「真的嗎？」真聲說：「真的。」

有一天，真聲剛從平島回來，一進門，惠子告訴他：「『事必能』在發燒，喘得很厲害，我看，忽然發燒就喘成這樣，很不尋常。」真聲一看，果然不尋常。這個生病的孩子，仍然是可愛的笑容，此時他才 9 個月大。真聲問：「給醫生看了沒有？」惠子說：「有啊！早上看過，吃了藥還是這樣。」真聲知道，他們前天談論的話，給撒但聽見了！好吧！凡事只有靠上帝了。

經過 5 天了，還沒退燒，到了禮拜天，會友們說：「要請別的醫生來看，做參考才好。」那天真聲講道的題目是：「父所給我的杯，我豈可不喝嗎？」(約翰 18:11) 講的時候，邊講邊自覺：我必需喝我的苦杯。

那天下午，一位姊妹來看了後搖頭說：「可惜！『事必能』這孩子，人家 200, 250... 的想要領養，你都不要。」真聲聽了心裡難過，回答說：「姊妹啊！假如給別人後生大病，我們拿了那些錢，心裡會平安嗎？做生意的人，賣了東西拿到錢，就可以不管東西遭遇好壞，但，我不是生意人呀！做生意以錢為中心，但，父母是以愛為緊要。」這時，真聲就決意：這個心愛的兒子無論是死或是活，我必不缺失我服事上帝的工。如同撒該牧師，大兒子死的時候，他不因此喪志，仍然繼續監督建聖殿的工程。

當天下午，就請別的醫生來看，才知道將轉為肺炎了，就用肺炎的特效藥 Lemijin 給他吃，那種藥很苦，「事必能」卻乖乖的一直喝下去。胸膛也貼芥辣膏，用特效藥這樣攻打，還是不見效。這個心愛的「事必能」，自從生病以來都沒哭，未掉一滴眼淚，而且乖乖喝苦藥，真聲和惠子越想越傷心。想起上次仁慈生病時，她的父母照顧的苦心，很能體會同情。

禮拜天有長執會，討論關於日本國內有兩位先生，就是三日先生和出田先生，要來沙島教會佈道的事。各項事情安排好了，真聲就去平島迎接。預定禮拜一、禮拜二要在黃鶯庄佈道，禮拜三、禮拜四要在沙島佈道。所以禮拜一下午，連兩位客家話通譯和三位福佬話通譯也都一起到，很熱鬧。那晚，一大隊人就租一部汽車去黃鶯庄，佈道很有收獲。佈道完，全班人再坐車連

夜趕回來，大家滿心火熱，然而，「事必能」此刻也在病床上高燒發熱。

第二天，禮拜二早上，真聲帶三日先生和出田先生去探訪沙島本街的會友。有浪蕩人受勸勉悔改了，有信仰冷卻退步的受勉勵再熱心起來。最後真聲帶他們去探訪平生嫂，平生嫂因為死了3個兒子，心感哀傷至極，無心做禮拜。真聲先告訴了兩位先生這情形，到了之後，談到她兒子的事，平生嫂就流眼淚。三日先生說：「姊妹啊！妳還有幾個兒子？」平生嫂答回說：「還有兩個。」三日先生說：「妳還有兩個兒子，但我，一個出生沒幾天就死了，一個11歲也死了，到現在我沒有半個兒子。我和我的內人，每天靠著上帝而歡喜過日子，這次能安心來到此地佈道傳福音，都是因耶穌基督的安慰才得以成行的。所以，我勸妳要常常禮拜，和主相連結，妳的心才能得到平安。」平生嫂聽完話，很高興，心受安慰，眼淚就乾了。

誠然，經過苦難的人，較能安慰受苦的人。真聲想：他所說的話，不但平生嫂得到勉勵，我也受到安慰。正在病床中的「事必能」，無論是死是活，願上帝幫助我，讓我有如同三日先生一樣的心志。

下午回到家，進入房間看孩子，看他似已無望了。再請醫生來看，請求他打針。醫生看完說：「不必打針啦！」就出去了。惠子也知道這個心愛的兒子，今天可能將離去了。

教會裡一位漢醫，用羚羊犀角給他吃，也不見效果。那時，睡冰枕、罩著冰袋的「事必能」，在病苦中，一時卻像好好的，眼神笑笑，嘴巴動動，好像要說話。惠子拉他的右手，流下不捨的眼淚，真聲拉著他的左手，眼睜睜的看著他，他的哥哥姊姊也都圍在他身邊，「事必能」好像在和他們辭行。真聲向惠子說：「我們要甘願擔當，若沒經歷痛苦，較不能體貼痛苦的人。」

那時，因為有佈道的關係，禮拜堂長執、會友進進出出，就有很多人也進入房間圍著看，連一位失明的老姊妹也摸著來。有人說：「那位山西醫師，很多患肺炎的人被他醫好，怎不請他來看？」真聲說：「好，請他來吧！」這個會友趕緊就跑去了，但不巧，醫生剛去九層庄外診。他就趕忙騎腳踏車追去，因為騎得太快，不慎和別人相撞，撞得車子都彎彎捲捲。那時「事必能」的體溫是39度7分，比前一天降5分。

(38) 死河邊的嚎叫

三日先生他們吃過午飯就去休息，因為晚上還要去黃鶯庄佈道。那時下午1點多，「事必能」微笑的臉忽然變化，五形異樣了！他的手腳抽搐，牙床緊咬，雙手緊握，眼睛往上吊。真聲希望他會像仁慈一樣再回醒過來，就摸摸他的脈搏，但沒有跳動，他的肺沒有呼吸，他的肉冷冰冰，他的身體硬邦邦。唉啊！我所愛的「事必能」啊！我所愛的「事必能」！我的兒子啊！你沒有罪！爸爸、媽媽、阿嬤都很愛你，如今……你要和世間了斷……現在

要離別，只有盼望再相見於天上了……。

啊！父子之情，禁不住流下疼惜的眼淚。在那裡圍看的人也紛紛啜泣起來，這個可愛的「事必能」已經過死河而去了！啊！苦杯！

「事必能」呼吸脈搏停止 3 個多鐘頭，一直都沒動，家人就認為已死了。三日先生午睡醒來，問說：「什麼事？」真聲說：「他已去天堂了。」三日先生說：「怎麼會這樣?! …要繼續禱告！」就回去叫出田先生來。這兩位先生是很有信心，很熱心的人。

「事必能」已硬邦邦，來看的人都搖頭流淚說：「可惜了！這個孩子，已經沒有辦法了，要把他扶出來旁邊。」正說著，兩位先生進來了，真聲說：「他離開世間的時候這麼痛苦，兩手都握得緊緊的，請祈求主讓他安然去睡吧！」然而，兩位先生卻在這死河邊跪下，大聲嚎叫，宛如耶穌在叫「拉撒路」復活。三日先生先禱告，然後出田先生禱告。他們的禱告非常迫切，要向天父求神蹟。禱告說：「永在永不變的上帝啊！求祢允准祢僕人的禱告，祢藉著聖子耶穌說過：『只要信，不要疑惑。』現在我們深深信靠祢，求祢讓這個小孩再活過來，使眾人相信祢是永活的主。古時的上帝有那種權能，今日的上帝也是如此，求祢讓他復活，以榮耀祢的聖名，阿們！阿們！」

三日先生禱告的時候，出田先生的手按在小孩的胸膛上，很迫切很大聲說：「阿們！」出田先生禱告的時候，三日先生也很迫切大聲說：「阿們！」惠子牽著「事必能」的右手，真聲牽著左手，手指頭把著脈搏。當兩位先生呼號祈求主讓他復活的時候，「事必能」的脈搏忽然跳動起來，嘴哼了一聲。這時還在禱告中。真聲禱告說：

「天父啊！求祢憐憫赦免我的罪！

這個孩子，不是我的兒子，
也不是人的兒子，
是上帝祢的兒子。

父啊！求祢愛他，我也相信天父祢愛我。祢必定以最好的方法教導我，我必要降服，誠心順服！」

禱告完，大家很驚訝！因為「事必能」已經復活了！本來自從前天就全身不能動的，現在會舉起手摸自己的臉頰了。大家就一齊感謝上帝，讚美祂是永活的主。

x x x x x x

傍晚時，山西醫師來，那時剛好禱告完，「事必能」已經復活，也會呻吟，山西醫師看了說：「大概不要緊了，只不過心臟較弱而已。」就給他打強心針劑。此後，山西醫師每天都來巡視診察。

(39) 火煉黃金

「事必能」已經復活，仁慈的父親來問三日、出田兩位先生，看「事必能」情形如何？兩位先生說：「不要緊了！」仁慈的父親說：「我看還不保險。」三日先生說：「我相信可以放心，不要怕！」

× × × × × ×

山西醫師主治後已經一個禮拜，還沒有退燒，因為一般肺炎發燒期是一個禮拜，沒想到，兩個禮拜了燒還不退。這兩個禮拜中，真聲和惠子仍然有如在死蔭山腳下照顧「事必能」。他們時刻禱告，每次禱告的時候，都會起寒毛疙瘩，好像在和惡魔交戰一樣。「事必能」的肺炎從右邊轉移到左邊了。真聲想，10個月大的小孩，已經病了半個月，現在又換到左肺發炎，實在沒有體力可維持了。山西醫師說：「有人發燒，熱得兩個鼻翼都在動了，也會好過來，何況『事必能』！」才剛說完，「事必能」兩個鼻翼就爍爍動起來了！那時因為發燒，喉嚨和口腔都破爛，不敢開口。至勤說：「他若肯開開口，就較好呼吸吧？」真聲說：「是鼻子喘不來才用嘴喘，用嘴喘是將氣呼出，反而更不好。」話還沒說完，果然就大張小嘴一直喘起來了。唉！奇怪！真聲想，上帝既然應允了祂的僕人的禱告，必定不會失誤。惠子說：「可是看他越來越虛弱，也許是上帝使他暫時復活，只是要我們預備心而已。」啊！真是奧妙！真聲躺著一直想——

我有好幾個兒女，只死一個，我就這麼的不捨，何況上帝將祂的獨子賞賜世人，使信祂的人免於沈淪反得永生。祂愛世人到如此！上帝實在愛我們萬萬倍！……真聲想到此，就不再流淚了。

然而，這個死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上帝用這個死，讓人這麼痛苦呢？想到聖經上論到死的功用有3項：

- (1) 死，是人終局之路。
- (2) 死，是刑罰的方法。
- (3) 死，是好壞的試驗場。

真聲躺在通舖床上兒子的身邊，想著這3項，不知上帝用哪一項對待我和「事必能」？他想，上帝讓這個奇特的孩子「事必能」出生，諒必有要交代他做什麼工，然而才剛10個月，都還未做什麼工就死嗎？想來他一定不是第(1)項的死。而且一定也不是第(2)項，用死在刑罰他的罪，好像命令「掃羅」剿滅「亞瑪力」人。這樣想來，「事必能」的死，我相信是為要做試驗的。就是上帝要以我最疼愛的兒子的死，來試驗我是否也愛上帝到如此。耶穌說：「凡愛妻子兒女更甚於愛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門徒。」啊！我真慚愧呀！不但如此，祂必定也在試驗我的信心。耶穌說：「信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」想到此，真聲又羞愧又自責說：「你會替人禱告，替人求問上帝，

爲什麼在此好像猶太人說的那樣『會救別人，卻不會救自己』啊？」

想到這幾天以來，每疑惑一項，果然那一項就臨到。例如說到鼻翼顫動，就真的動起來；說到開口呼吸，果然就張大嘴巴來呼吸；懷疑左肺也會發炎，果然左肺就發炎；擔心肺炎醫不好會變肺癰，喔！怕真的會哦！那天，山西先生因生病不能來看，剛好鼓山的吳醫師來，真聲就請他診察。一聽，果然是肺癰，肺膜積膿。隔天就替他抽膿，果真抽出很多膿，「事必能」痛苦極了。啊！爲什麼會這樣？！聖經說：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。」我相信上帝真使他復活了，然而還留著他的病在試驗我！正如以色列百姓，雖然進入迦南地了，但還留著一些迦南人來試驗以色列人。雅各書 1:6~7 說：「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，因爲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，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。」我深信上帝必行使祂前所應許的話，我不敢再疑惑了。

吳醫師看完說：「現在要趕快就近入院開刀！」並拿 10 塊錢幫助真聲。真聲就設法帶孩子去平島入院。啊！這段日子真是試驗期，火煉黃金！

x x x x x x

要去住院那天一大早，有一隻烏鴉飛來「事必能」房間屋頂上，飛來飛去嘎嘎叫，盤旋 7 次，飛得很低，差一點就撞到屋脊。惠子看到嫌牠太吵，就拿一支竹子趕牠走，心裡並沒想什麼。

x x x x x x

住進醫院之後，院長親自來看診，隨即吩咐不要讓他喝奶，下午 3 點要開刀，要讓他聞迷香。

自從復活至今 2 禮拜，只剩一絲氣息，一層皮包骨，很擔心一旦聞迷香，恐怕永遠不再醒來。但這時只有將他交在醫生手中，在禱告中交託給上帝。就打電報去英美街和高武庄給三日先生和出田先生，請他們代禱。也寄好幾張信卡給知己的親友。

隔天三日先生回信，說他們要迫切禱告，求上帝讓他手術順利，漸漸好轉。一陽接到信，也趕來看，在醫院裡一起禱告。

下午，護士來抱進手術室，真聲和至勤要求要看手術，醫生不准。只見他被醫生脫光光，用白巾罩了面，門就關緊了。惠子和至勤在外面大大嘆息。真聲說：「我們既然入院，就應當交託醫生處理，我們相信上帝，也應當隨上帝作主。」惠子說：「心愛的兒子，可能到此爲止了。」：真聲說：「不要疑惑！」

手術做了半個鐘頭就開門，真聲進去，院長在打針，也叫真聲看開刀出來的膿血，大約有 2~3 大碗之多。隨即抱入病房，孩子的眼睛往上吊，嘴

巴吐著白唾沫。過了 5 個鐘頭仍然沒醒，惠子很憂心。真聲用濕毛巾替他擦臉，冷敷額頭，就慢慢醒過來了。隔天，接到台南趣味先生的信，安慰說：

大家要祈禱，
請你免煩惱，
求主賜大福，
醫好！

真聲看到這 4 句，心裡很高興，也很受安慰。

× × × × × ×

手術後，接到四維庄一位弟兄寄來的一包草藥頭，這藥是單一味的藥材。他寫信說：「如果真的是肺癰，不要開刀，有時候開了刀也不會好。這個草藥，雙手承捧之量，以 20 份水、1 份酒，燉給他喝，只要喝 4 次就可見效。」

收到信的時候，卻已開完刀了。唉！這也是苦杯，不能不喝完。

院長幫「事必能」開刀後，就回日本國內去了，由別人代理他。

「事必能」動手術的那天下午，有另外一個小孩也做手術，術後一直發燒，「事必能」也一樣。惠子伏在病床上的「事必能」身上，開口在禱告。這時，撒但出現在她身邊，惠子很害怕，好像天使長在和魔鬼爭取摩西的屍首(猶大：9)。那時，真聲和惠子及至勤 3 人輪流照顧「事必能」，護士日夜巡視，每一個半鐘頭打一次針，真聲都任由他們了。「事必能」已經瘦巴巴，只剩皮包骨，很可憐，在那裡一共已打了 70 多針。

隔 3 天，代理院長的醫生來看了之後說：「左邊也積膿了，可能要再開刀。」真聲怕再次給聞迷香，恐怕反而催促他早走。他想起四維庄那帖草藥那麼好，就悄悄地弄給「事必能」試喝。隔兩天，醫生再來看，仔細聽了後說：「不必再開刀了，好轉了。」真聲心裡想：嗯，嗯，…這草藥真不錯！

「事必能」動的手術是剪掉一支右邊的肋骨，傷口有 3 寸長。每天抱去換藥，只是從傷口抽出橡皮管，擦一擦再放進去包紮好而已。可說只是消毒乾淨，等他自己復原，並沒有什麼其他辦法。在醫院 3 個禮拜，仍然繼續在出膿，孩子也更衰弱。真聲照顧到此，感覺好像是一項工程，那不捨的心，變成像是在掛心工作做不完似的。

這時有人說：「當退院轉去台南就醫才好。」有人說：「要去找南須博士較好。」前幾天當真聲聽到說左邊也積膿時，有請教過那位外科醫生看該怎麼辦，他說：「不必一定再開刀，左邊的膿會往右邊開刀的洞口流過來。」後來再問別的醫生，卻說沒有這種道理。同是外科醫生卻兩樣說法，很奇怪。想到自從開始，已經照顧到此，如果挫折了，就前功盡棄。想到西洋諺語說：「天助自助者。」就想，我若盡所能幫助完成上帝的工程，就如耶穌要將水變成酒的時候，僕人出力去挑水，倒滿那些石甕一樣。想來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假如退院後沒好轉，想再入院一定很不好意思，像前天有一個人，出

院後再回來，醫生不太高興，後來那人死了。真聲想來想去無法解決，於是跪下禱告求上帝指示。

後來做了一個夢，夢裡看見一個新的墓穴，有一個護士抱了一堆紗布和棉花來鋪在穴內。真聲問她：「鋪那些做什麼用呢？」她說：「要抱小孩來這裡睡，鋪這樣較軟。」真聲說：「這裡是墓穴，應該是埋死人的，妳好意要在這裡照顧人，但，恐怕埋死人的來了會弄錯，會被他埋死，那麼妳所做的工就白費啦！」

說到此，真聲就醒來，馬上告訴惠子這個夢。他說：「這可能是上帝的指示，因為我剛才求祂指示我。這裡的護士都很親切，可是醫生治療的方法不明確，怕有錯誤會死在這裡，那就誤了上主的意思。」惠子說：「我剛才也夢見一丘甘蔗園，那甘蔗外觀很好，其實裡面卻是空的。」真聲說：「我平常不太相信夢，但今晚我們的夢，我想並非沒意思，一定是上帝的指示。」惠子說：「這樣明白了，我們明天應當退院。」

x x x x x x

隔天退院了，但不知往哪裡好，朋友來介紹，說東說西。後來就坐火車往八福山，去找南須博士。

坐了 8 個鐘頭火車，在車上遇見謝先生，他是很熱心的人。他打開皮包，拿出他為他的愛子去世以及夫人別世所寫的感想文，翻開給真聲看。真聲很感動，覺得他是一位很有理想的人。說完話，他給「事必能」按手禱告祝福，就下車去。

自平島坐 8 小時火車，到達八福山時天已暗，在人地生疏中找到醫院。

天亮，南須博士來診察後說，手術的位置差不多，如果給他開刀也是開在那裡。真聲問他：「左邊有沒有出膿？」他聽聽後說：「沒有。」但看小孩太瘦，面色蒼白，傷口有異樣，就向助手說：「好像是結核性的。」真聲聽了很憂鬱，問他：「依你看有沒有希望？」他說：「很難說。」隔天再來看，也是搖頭說：「很難說。」

當時在那裡有 3~4 個同病的小孩，有的 3~4 歲，有的更大，都是給南須博士開刀的，過 1~2 個月了都還沒有痊癒，何況「事必能」這麼小又這麼軟弱。博士看「事必能」這麼消瘦，還以為他是結核性的，若果真是，那就沒辦法了。

第三天有一位蔘先生來玩，那時，因為南須博士的醫院沒有病房，真聲他們暫時住在八福山禮拜堂。真聲問：「蔘先生，聽說你有一帖肺癰的特效藥，吃了病會好，不必開刀，真的嗎？」蔘先生說：「真的，那是平埔族人的祕方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真聲就將「事必能」的症狀詳細說明了。蔘先生聽完說：「這帖藥對未手術的病人，我們試驗了很多人，吃了都有效。但，你的孩子已經開過刀那麼久了，而且這藥每次須喝半碗，你的孩子太小，恐

怕較麻煩。」真聲說：「碰巧碰巧啦！可以試試看。想找你都很不容易，今天你會自己來找我，可能是上帝的美意。請問你的祕方是什麼？」蔘先生說：「鹿仔樹根和鴨蛋，加水酒摻半去燉，而鴨蛋殼要輕輕敲打讓它稍有裂痕。吃了以後膿會漸漸減少，病很快就會好。這藥不禁忌油葷，實在好！」真聲說：「這是粗俗的東西，能醫治重症大病，真是不可思議。」

說完話，馬上到處去找藥材，找來找去都找不到，只在南須博士的樓下找到3棵，就挖了一束樹根，隨即備好一切下去燉藥。真聲趕著想讓孩子喝藥，惠子卻認為全然無望了，因為來這裡後，反而又發燒又氣喘。藥尚未燉好，趕緊再抱去請南須博士看，請教他：「博士啊！假如不能醫了，請明明告訴我，因為路途這麼遠，我們需要趁早回去。」他仍然說：「那很難說。」

真聲和惠子想了想，就決意要回家，因見孩子沒好轉，醫生也很難辦。看「事必能」的臉一直失色，就請醫生的助手打一針，再趕緊抱去照相，然後將剛才燉好的藥汁慢慢餵他喝，剩下的就裝入罐子裡帶回去。

真聲簡單寫一封信，寄去台北給正在那裡參加教會大會的一陽，告訴他「事必能」沒好轉，此刻正要抱回台南。啊！苦杯！他們看到這封信，以為「事必能」已經死了。

x x x x x x

火車已起行，車裡有兩個客家人，責備真聲說：「為什麼讓這個小孩病成這樣？」真聲就說生病的來歷給他聽。那人說：「若是肺癰，用生的落薤煮稀飯，喝那粥湯很有效。」真聲說：「若不是上帝的旨意，真仙藥也救不了無命人。」

火車一直南下，「事必能」一直變紫黑色，惠子想到這個孩子，活活的抱出來，死死的抱回去，邊想邊哭。真聲安慰說：「惠子啊！這是我們的十字架啦！我們要甘願擔當，我相信上帝對我們必定有美好的旨意。」惠子默默無語。

唉！這個「事必能」要怎麼辦？

(40) 出死線

在火車上，真聲想，如今我們的心已經預備好了，凡事要謙卑順服上帝，誠然人是無能的。這時想到：和惠子一起照顧「事必能」，日夜不離已經一個多月，而且還沒有完。我若能如此日夜熱心照顧上帝的羊群，實在也是應該的。再想到：今晚10點多會趕到平島，或許得要設法埋葬在那裡，或者從平島坐人力車回沙島庄，半夜後才到家。這個「事必能」，看來可能在路途中就會死第二次，可想像到家時悲傷的光景、哭號的聲音。邊想邊往南下，

一邊將藥汁給孩子喝，爲他止渴。真聲想到：上帝的權能，不但能由無形的禱告得到醫治，就是由有形的物質，也能完成上帝的聖工。耶穌醫病，有時只說：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病好了。」但祂也曾用唾沫和泥土，塗抹瞎子的眼睛，叫他去洗就好了(約翰福音 9 章)。這是物質和行動並行同工，信而遵行則神蹟就顯現，眼睛就亮了。西洋諺語說：「天必助自助的人」也是同此道理。現在我決定要將在八福山得到的粗俗藥繼續給孩子喝。我祈求上帝，若合祂旨意，就從這卑賤的物質來顯出祂的奇蹟，也讓我更加能見證這項真理。

因爲想起吳醫師曾介紹三一博士，不去請教過意不去，就在台南站下車。時已日落西山，於是將行李寄放在車站去找三一博士。三一博士看了後說：「手術位置沒錯，可惜身體沒有活力可抵擋病氣。」真聲問他：「依你看有沒有醫治的希望？」三一博士想了想，說：「他這麼軟弱，脈搏這麼快，喘得這麼厲害，恐怕會在半路斷氣也不一定。你若想回去，就跟你那邊的醫生說：給他強心、消化的藥就可以，在我這裡也只此而已。不過，路途這麼遠，你若想在這裡過夜也好。」真聲和惠子想想後，就決定住下來。

那晚，兩人迫切向上帝祈禱說：「上帝啊！我們將孩子獻還給你，不敢將這心愛的孩子視爲己有。求主憐憫，因爲我們已經無路可走，有如以色列人後面有軍兵，前面是紅海一般。啊！求主你來開一條活路！啊！主啊！主啊！」

x x x x x x

「事必能」已經獻還上帝，真聲和惠子就不再爲他的死而煩惱，或死或活都好。若是上帝的旨意，雖然是死了，也會變成活的。

很奇妙！世人所絕望的「事必能」，那晚卻一直好起來，第二天就會笑了！醫生說：「現在不要緊了！」傷口漸漸癒合，膿水也漸漸沒了。當時那裡有一個病患也是肺炎轉肺癰的，不能坐、不能躺、不能靠、不能唉哼，說不出的痛苦，真聲和惠子想到「事必能」當時的痛苦，不知是何等的苦！

仁和先生從台北的教會大會回來，一路上替真聲禱告，求上帝安慰真聲和惠子的心，因爲他們心愛的兒子蒙主召回。到了台南趕去找惠子，卻看見她很平安，「事必能」也很活潑，就覺得很奇怪，也很好笑。在三一博士那裡住到 4 月 28 日，就平安回到沙島。大家圍過來看，都說這個「事必能」上帝實在使他復活了。別的他強健的人，都需要好幾個月才能痊癒的，然而，「事必能」卻真讓人料想不到！人所做不來的事，惟有上帝能做。現在他已經鑽出死線了！啊！感謝讚美全能的上帝！

真聲抱著「事必能」，告訴他：「『事必能』啊！你是上帝的兒子，是祂所喜悅的。」

就翻開詩篇來讀：「……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因爲你

與我同在。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祢爲我擺設筵席。祢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」(詩篇 23:4~6)

出死線 (No.1) 1926 年 9 月 11 日

譯者的話

先夫鄭昭穎，是《出死線》的作者鄭溪泮牧師的第五男。他在晚年，自工業職場退下後，在巴西南美福音傳播中心主持文字事工。那期間，他有機會再次閱讀了《出死線》。書內容依舊感人，令他懷念。他很想再次出版，推出這有趣又有益的自傳故事書，至少在鄭家親友子弟中得以存留，以便紀念先人並且做爲勉勵。

但，《出死線》原版書是以 80 年前的羅馬字台語文書寫。目前，能讀羅馬字台語文的人已很少，而且當時的人、地、事、物之名詞、用語、說法都受日語、外來語摻雜影響不少，並且，現代台語本身也有很大的變化。故，對於現代人，恐怕有不易讀懂之虞。爲此，先夫覺得必需翻譯，推出現代人較能普遍接受的華語版。

爲種種原因，遲遲未能翻譯之際，先夫卻於 2005 年 9 月蒙主恩召歸天。我得到兒女的鼓勵，以及大伯鄭泉聲牧師(書中小主角「事必能」)的贊同，勉力接續先夫的意願，就於 2005 年 11 月底開始將此書翻譯成華文。爲了要達成正確的翻譯，常常需要翻閱國、台、日語字典，並找資料對照。另外，還需體貼我那患有嚴重乾眼症的老花眼，因此意外的拖長了時間。然而，感謝主！2006 年 2 月底終於完成了翻譯工作。

翻譯此書，雖然盡所能忠實的翻譯了，但仍有幾項不知何物，或不能直譯的字句，就稍加修飾說明，希望能有助於瞭解。不過，忠於原書完整敘述的內容及本意，是我一貫努力堅持的。

感謝上帝！讓我在古稀之年，還有這種事奉的機會。若能蒙神與人悅納此微小事奉，實甚感榮幸！

許聖姿 2006 年 2 月底於巴西聖保羅

華語版《出死線》附註

----- 目 錄 -----

(括弧內的字句是原著本所用的語句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有一個少女 (……女子) | (21) 眼淚的力量 (目屎的氣力) |
| (2) 床前的齊眉槌 | (22) 嘿！出氣禮?! (Hi, 面當前?!) |
| (3) 他死，換得我活 (伊的死換我的活) | (23) 死人啊！起來，起來！ |
| (4) 嫁入靜水溪鄭家 (入大川氏之家) | (24) 請原諒我 (……赦免我) |
| (5) 他們在做什麼？(阿娘，in he……) | (25) 除去一個人 |
| (6) 忽然信主、 重生 (……、重頭生) | (26) 如何洗清我的 羞恥 ? (怎樣...見誚?) |
| (7) 吊籃裡的媽祖婆 | (27) 你想想看 (你chiah想看māi) |
| (8) 玩笑成真 (損笑變做真實) | (28) 代措 十字架 (替giâ……) |
| (9) 出死入生 (……活) | (29) 嗚呼，哀哉！ |
| (10) 落難 | (30) 你從哪裡來？(你tùi tó-ūi來?) |
| (11) 爬上魔天嶺 | (31) 屋角邊 的大火 (厝角頭……) |
| (12) 顧念 到你的父親 (帶念……) | (32) 真奇怪！ |
| (13) 我知我所做 | (33) 錯誤的行李 |
| (14) 跳年升級 (跳過年) | (34) 冒險過死河 |
| (15) 棉被裡的怪物 | (35) 你是真聲嗎？ |
| (16) 出去，和乩童拚 (爾，來去！) | (36) 求問上帝 |
| (17) 箱裡的怪物 | (37) 假如孩子死了……(設使kiá ⁿ 若死) |
| (18) 愛的 眼淚 (……目屎) | (38) 死河邊的嚎叫 |
| (19) 我認識真聲 (真聲我bat伊) | (39) 火煉黃金 (黃金過火) |
| (20) 我所愛的學生啊！ | (40) 出死線 |

----- 較特殊的字句 -----

- * (1) 自古，台灣人就叫榕樹為松樹，地政上地名也是「烏松庄」。
- * (1) ki-kut tà-tah，枝骨湊搭。枝骨=身材。湊搭=架構、構造、搭配合適，美觀結實。我以「矯健」一句概括了。
- * (7) Téng-á = 戥仔 = 秤子 = 秤小東西重量的器具，非鍋鼎也。目前較少用「戥」字吧？我就譯為「秤子」，其實「戥子」較正確。
- * (8) chhâi-i，我雖然譯為裁衣、剪裁衣服。但有疑問，也許是一種祭事也不一定？
- * (8) 祖父叫孫子「懷契弟(地)」，小孩叫父親「懷伯」，父母叫兒子「大頭」，因不雅，不重要，又不確實…，我都把它們省略了。
- * (11) kok-ke，是日語「滑稽 kok-kei」，包含幽默之意。
- * (11) 阿霓姊唱懷念「涂為霖」牧師的詩歌。不是「甘為霖」牧師。漢羅本把他改為「甘為霖」，不知為什麼？
- * (11) 「覓官」、「勤官」的「官」字，是早時台灣人對血親之外的婦女，較尊重較有禮的稱呼，不是衙門裡的官。
- * (13) 「阿部」的台語音 = A-phō，是破音字，與「抱 phō」同音，例如 29 章裡：一部書 (chit-phō-chheh 一套書)。部份、部長的「部」 = pō 與「步」同音。
- * (18) kip-sio-á (kip-su-á)，日語「急須 kiu-su」，是餵病人喝藥、喝湯水用的小茶壺，型狀扁扁，壺嘴較長，方便餵躺在床上的病人。後來台灣人把普通煮藥用的陶土製煮藥壺，也稱為「急須仔」。
- * (18) pùn-thâu pùn-bóe，是糞頭糞尾 = 大便的頭尾。
- * (18, 32) bián-kióng，日語「勉強」 = 用功，讀書之意。
- * (21) siū-chhî，日語「受持」 = 負責，擔任之意。
- * (21) ok-hêng，這裡說的是「惡形」(兇的樣子)，不是「惡行」。
- * (22) bîn-tong-chiân，是日語「面當前」，「面當 (tsura-ate)」 = 用行動或說話，向人發洩心中的怨氣。「前 (ma-eh)」，在此是「份額」之意。常常有小偷偷不成，就排泄東西出出氣，叫你難堪，所以「面當前」可以說是：為出氣、埋怨而送給人的東西。
- * (24) tiong-chit，日語「中脊」 = 身高中等，「高脊」 = 身量高。
- * (24) pa-lê-hâu (或巴螺瓦？或鈴噹鼓？)，bô-hoat-chîm，tiáⁿ-mê (鼎冥？)，這些不確知是什麼東西。
- * (27) sài-chîⁿ-siuⁿ，日語「賽錢箱」 = 獻金箱，奉獻箱。
- * (32) Y-O 牧師，很可能是日本人「伊尾牧師」(假名)。當時曾有一位叫 Y-E (伊江) 牧師，在屏東日本人教會牧會，很可能是指他。
- * 漢羅版都把 kap (與、及) 字，寫成「kah」，不知為什麼？！其他還有……，有興趣的人，可自行對照漢羅版。

----- 地名 -----

靜水溪 = 台南永康蜈蚣潭
四維庄 = 歸仁北
牧羊庄 = 舊台南太平境附近
平島街 = 屏東
沙島庄 = 里港
平安小學 = 太平境小學

----- 補充說明 -----

- (1) 本書為上卷，下卷原稿的內容本來已寫到「事必能」訂婚了，很可惜，二戰時為了要「疏開」，鄭溪泮牧師家特地將所有書籍藏在防空壕內保存，不料，後來遇到大水，因而失去了一切！作者的兒子鄭泉聲牧師說，他看過下卷的前面一部分，之後就去當日本兵，待回來時，發現下卷的原稿已報銷了！故此，《出死線》的下卷未能問世。
- (2) 「事必能」原本翻譯為「士必靈」，因「士必靈」的華語發音較接近英語 **Spring** 的發音。然而「事必能」本人鄭泉聲牧師請求改回他從小就使用的「事必能」，因為那是他父親所取、所同意的筆名。
- (3) 台語版中「事必能」的英文是寫 (A Spring voice)，但鄭泉聲牧師說應刪除 A，改為 (Spring Voice) 才正確。
- (4) 2008 4 26 ~ 9 14 國立台灣文學館曾經舉辦「愛·疼·惜：台語文學展—本土母語文學特展」，當時有展出《出死線》的語音檔。另外，台語文學發展史料資料庫、台語文數位典藏資料庫裡也看得到鄭溪泮牧師的 18 個作品（含《出死線》）。